

世界短篇傑作選

她的情人

徐霞村譯

成都復興書局印行

世界短篇傑作選

她的情人

每册定價國幣三元八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述者	徐 霞 村
發行者	復 興 書 局
發行人	穆 伯 廷
印刷者	復興書局印刷廠
總經售處	成 都 北 新 書 局
	電報掛號〇四三〇
分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目次

她的情人

蘇聯高爾基著

筏上

蘇聯高爾基著

一個哈吧狗的信

俄國果戈里著

聖誕節的穢事

俄國杜思退魯夫著

打賭

俄國柴霍甫著

洗澡

法國左拉著

正當慈善

法國神學士著

狗的商學

法國法蘭士著

無動之彌撒

法國巴爾札克著

懸望女

鄉村的武士

「嘴裏生着花的人」

一場巴戲

唐人街的故事

懷托爾斯泰

一團胡

法國比爾路易著

意大利魏爾嘉著

意大利皮藍德婁著

猶太雷辛著

美國費爾士著

俄國蒲寧著

法國貝文著

英國高爾基著

她的情人

俄國高爾基著

我的一位相識曾告訴我以下的故事：

當我在莫斯科做學生的時候，我有一次住在一位名譽可疑的女人的對面。她是一個波蘭人，人們都稱伊做黛利薩。

她是一高碩而健壯的女人，面色黑，兩條又黑又濃的眼眉，一付粗大的臉，好像整斧子砍出來的一般——她的深色的眼睛凶的射人，她的嗓子發聲沈悶；她鄰車夫似的步伐，和那漁婦似的體力，使我有點害怕。我住在最高層樓上，她的

屋子正騰我對門。我若知道她在房屋裏的時候，我就不敢把門敞開。但是她輕易不出門一次。有時我偶然在樓梯上或院子裏遇見她，她總是向我一笑，這一笑我覺得又詭詐又凶惡。有時我還見她喝得醺醺大醉，兩眼朦朧着，頭髮蓬鬆着，可厭地露出她的牙齒。凡在這種時候，她一定向我說話。

「你好麼，先生！」她那可厭的笑聲更增加我對她的憎惡。我本應該改換我的住所，以便免除這些見面和寒暄；但又因為我那個屋子非常舒服，由窗裏可以遙瞰很遠的地方，並且在下面的街道又十分清靜——所以我才忍耐下去。

有一天早晨，當我仰臥在牀上，正想託點事故，以爲告假的理由的時候，我的屋門忽開了，可厭的黛利薩的沈悶的嗓子在門檻上發聲了：

「祝你健康先生！」

「有什麼事？」我說。我見她臉上帶出一種不安的懇求的樣子，這種樣子在她真可算反常了。

「先生！我想求你一件事。你答應我麼？」

我仍然沈默地躺在那裏，自己想到：

「和氣點！……振作振作，我的孩子！」

「我想給家裏寄一封信，沒有別的。」她說，用一種懇求，柔和，而怯懦的

聲音。

「有鬼！」我想道。於是我一躍而起，坐在棹子前面，拿出一張紙來，說

道：

「過來，坐下，說吧！」

她走過來，唯謹唯慎地坐在一隻椅子上，不好意思地揪着我。

「好罷，給誰寫呢？」

「給鮑爾司。加斯普，在斯維加納村，在華沙大路……」

「好，快點！」

「我親愛的鮑爾司……我的乖乖……我忠實的愛人啊，願聖母保祐你！你黃金的心啊，你爲什麼這許久沒給你的悲愁的小鴿子黛利薩寫信呢？」

我幾乎要笑出來。「一個悲愁的小鴿子！」身量有五尺以上，拳頭同石頭一樣，可是比石頭還重，臉上烏黑得像一隻生在烟筒裏。而沒洗過一次澡的小鴿子！我總算竭力忍住了，我問道：

「誰是鮑爾司！」

「鮑爾司啊，先生！」她說，好像因爲我忽略了這個名字而怪我似的，「他是鮑爾司——我的情人。」

「情人！」

「你爲什麼這樣驚訝呢，先生？我，一個姑娘，就不能有一個情人麼？」
她麼？姑娘麼？好吧！

「啊，還不能麼？」我說。「一切的事都是可能的。他同你已經做了幾久的

情人了？」

「六年了。」

「嚇！」我想。「好，讓我往下寫吧……」

我實在告訴你，如果鮑爾司的通信者不是她而是別的女子；我真想與他換一換地位。

「我十分感謝你，因為你這次的費心。」赫爾森向我說，請「一個安。」也許我可以替你做點事吧。呢？」

「不，我也一樣地謝謝你。」

「也許，先生，你的衫或褲要補縫吧。」

她使我羞得面紅耳赤，我簡單地告訴她，我不需她的幫忙。

她便走了。

兩個星期過去了。那是一個哀昏，我坐在窗台上，靜靜地聽着，想來一個方

法消遣。我覺得煩聒不堪；因為外面括着大風，我沒有出門；無聊到沒法的時候，我便從事於自己分析和回憶。雖然這也是愚笨的事情，可是別的事我又不願去做。這時候屋門忽然開了。感謝上帝有人來了。

「啊，先生，你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吧？」

原來是塞利薩。嘿！

「裏事，做什麼？」

「我要求你，先生，再寫一封信。」

「好吧！給納爾司，呢？」

「不是，這次是替他寫的。」

「什麼？」

「我真可惡！這不是替我寫的，先生，我求你饒恕。這是替我一個朋友求的，也不是什麼朋友，不過是一個相識——一個相識的人。他也有一個情人，同

我一樣的名字叫黛利薩。這就是此事的原委。先生，你願意給這個黛利薩寫信麼？」

我不發一言地瞅着她，她的面上現出不安的樣子，她的手指顫動。我在先還莫名其妙，以後我便猜着是怎麼一回事了。

「看哪，我的姑娘！」我說，「也沒有什麼鮑爾司，也沒有什麼黛利薩，完全是你一個人編的一套瞎話。不要再跑來詭譎我吧。我不願意同你有什麼交情，你明白不？」

她忽然奇怪地害怕而昏亂起來；兩脚直戰，不能移動，嘴裏胡言亂語，非常可笑，好像想說一些話而不能說出來。我等着要看是怎個結局，我覺着我明明顯顯地鬧了一個大錯，竟疑惑她要引誘我走入歧途，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先生！」她開口說。忽然，她又搖着她的手走出門去了。我在屋裏心裏非

常不高興。我靜聽：她的房門砰地一聲關上了。顯然這位可憐的少婦已經發怒。

了……我自己思索了一回，便決定到她那邊去，再把她請過來，她願意寫什麼就給她寫什麼。

我走進了她的屋子以後，把全室周覽了一遍。她正坐在桌子上，用兩手支持着她的臉。

「聽我說。」我說。

她由座位上跳下來，兩眼閃射的向我走來，把她的兩手搭在我的肩上，於是她便絮絮地細語起來，或者無甯說，她用她那特別沈悶的嗓子哼吟起來了：

「喂！正是如此。天子也沒有鮑爾司，也沒有黛利薩。但是有沒有，與你有什麼關係？用枝筆在紙上書畫是什麼難事嗎；呃？唉，你麼！你也不過還是一個吃奶的孩子罷了！既沒有鮑爾司這個人，又沒有黛利薩這個人，祇有我自己。你算猜着了，也許於你有好處吧！」

「饒恕我！」我說，她這一套歡迎詞真弄得我莫名其妙，它是怎麼回事呀？

你說沒有鮑爾司這個人？」

「沒有。是的。」

「也沒有黛利薩這個人麼？」

「也沒有黛利薩。我便是黛利薩」

我一點也不明白。我用眼凝着她，想找出我們倆人之中到底是誰弄錯了。她又回到桌子那邊，尋思了一會，又回到我面前，用着兇兇的口氣說道：

「既是給鮑爾司寫信這麼難，好吧，這就是你寫的信，拿走吧！自有別人替我寫。」

我一看，我替她寫給鮑爾司的信正在她手裏。唉！

「聽啊，黛利薩！這都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你找別人替你寫信，而寫完了你

又不寄出去呢？」

「寄到什麼地方去？」

「怎麼，給這位——鮑爾司。」

「天下並沒有鮑爾司這個人。」

「你問怎麼回事嗎？」她說，還有些橫蠻，「天下並沒有這個人？我告訴你吧。她直伸兩臂，好像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並無其人。」但是我要他存在
非。我不也一樣是個人類嗎？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自然……！可是
我給他寫信與任何人都沒有害處……」

又問「饒恕我——給誰？」

「給鮑爾司，自然。」

「但是他並不存在呀。」

「噫！噫！他不存在又有什麼關係呢？他雖不存在，但是他可以假設存在啊！我給他寫信，如同他真存在一樣。黛利薩就是我。他答覆我，於是我再給他寫

……」

我終於明白了。我覺得多們難受，多們喪氣，而且多們害羞啊！在我對面不過三碼遠的地方，竟住着一個人，因為全世界沒人善待她，愛她，便自己發明了一個情人。

「聽啊！你替我寫完一封信之後，我便請別人念給我聽，我於是覺着真有個鮑爾司存在。以後我便求你給我寫一封由鮑爾司給黛利薩——就是我——的信。當這封信寫好之後，他們念給我聽，我又覺着真有個鮑爾司存在。結果使我覺着生活還不致十分空虛。」

「你這個笨貨真見鬼！」我聽了心裏說。

自此以後，照例一個星期有兩次，我寫一封給鮑爾司的信，又寫一封由鮑爾司發黛利薩的信。我寫得很動人……她聽了便用她那沈悶的嗓子哭號。爲要報答我起見——因爲我給她寫了些使她落淚的信，——她便替我縫補襪子袴子和別的大衣上的破綻。三個月以後，她便爲別種緣故被捕入獄。現在她一定是死了。

我的相識者彈了彈他手裏的煙灰，沈思地向上面的天空望了望，這樣結論說：

唔，唔，人類是愈嘗苦味愈向甜的東西追求。我們這些人包在道德的破布裏，隔着自滿的霧看着東西，自信無罪，是不能明白這個的。

許多事都是發生得非常笨，非常殘酷。我們常說，墮落階級啊，墮落階級啊。我真不知道所謂墮落階級到底是誰？第一，他們與我們有同樣的骨頭，肉血，神經。這件事在多少年以前就有人告訴我們了。可是我們却不願去聽。我們果然真的就這像被人道主義所染壞了嗎？在實際上我們也不過是墮落階級，而且，按我所見，很深地墮入自滿和自尊的深淵中了，夠了吧。這件事實在比山都年紀老了，——年紀老得連我們說起來都有點丟人了。實在太老了——是的，實在太老了！

筏 上

俄國高爾基著

黑色的雲彩愈低愈厚了，緩緩地騰過這沉靜的河流。在遠處牠們的邊緣似乎接觸了那急流的，奔流的，滿溢春水的河面。在牠們接觸的地方，好像有一朵縹緲聳天空，攔住了河路。

水流嗚咽地向那塚壩衝過去，似乎又被衝回來，向那彌漫着春夜的濃霧的兩岸梳去。

筏子向前浮動着，前面展着佈滿了黑雲的天空。兩岸被黑暗籠罩着不能看見，好像已被春水的波濤沖入了天空了。

下面的河流向大海流去；上面的天空充滿了濃重而潮溼的密雲。

在這幅滿佈灰色的畫裏，沒有新氣，沒有顏色。

當筏子迅速無聲地沖下時，由黑暗中忽然駛出一隻汽船，煙突裏冒着火星，推進機攪得水花四濺。

汽船愈近，那上面兩個探路燈也愈大愈亮了，桅燈慢慢地搖來搖去，好像正在怒視着黑夜。這是空氣中充滿了激水聲和機器聲。

「抬頭！」一個聲音從筏子上發出來。發聲的是一個胸部寬厚的人。

在筏尾上立着兩個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根長槳，管着筏子的進行。米夏是船主的兒子，只有二十二歲，一個漂亮，柔弱，面帶愁容的少年。謝該是一個齒牙有力，被雇在船上做工的紅髮的農人，他帶着嘲弄的冷笑，露着大的牙齒。

「右靠！」又有一個喊聲從後前的黑暗中傳出。

「讓什麼！我們用不着你告訴。」謝該吼道；用他那寬大的胸部推着棹。「啊！使點勁吧，米夏！」米夏用腳踏住木板，用他那瘦小的手掌把棹柄拉了一下。接着劇烈的咳嗽了一陣。

「使點勁，右靠！你們這倆可詛咒的飯桶。」主人又喊了，他的聲音裏含着憤怒和焦急。

「得啦！」謝該喃喃道。「看看你這好兒子吧。連一根草都折不斷，你還叫他掌舵！你這麼喊是要叫全河都聽見嗎？連一個掌舵的卻捨不得雇。喊破你的喉嚨才好呢！」

末幾個字他說得聽音很大，好像故意要使別人聽見。

汽船很快地駛過筏子，使牠在泡沫衆多的水上搖蕩起來，筏上的木板忽上忽下，木板的柳枝發出淒涼的潤溼的響聲。

汽船上有燈火的窗孔在駛過時映在激動的水上，有如萬點閃閃的金星。但不久就消滅了。

汽船激得在水波底動蕩起來，因此木板也那騾舞起來。米夏被這種動蕩所搖，拚命地抓住了櫓柄，使自己不致跌倒。

「好，好，」謝該笑着說，「你還要跳舞呢！你父親又要罵你了，也許還要給你兩下。那時你便要換一個樣子跳舞了！左搖呀！啊。」

榭茲用他那鋼鐵似的胳膊重重地把櫓柄搖了一下，使牠深深地伸進水去。他是一個高大有力，愛嘲弄人，滿懷惡意的人。他赤着腳牢牢地站在那裏，有如鑲在板子上一樣；他的兩眼直釘在前面，時時預備調轉船的方向。

「你看，你父親正親瑪迦的嘴哩！他們倆真是一對魔鬼。沒羞的，沒良心的！你爲什麼離開他們呢？米夏——離開這兩個叛道豬？爲什麼？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米夏用一種窒塞的嗓子說，並不去看那謝該在暗中描繪他的地方——在那邊可以看出米夏與父親的外形。

「我聽見了，」謝該故意地學他道，冷諷地笑着。「你這可憐的弱鬼！你們這種情形真不錯！」他接着說，見米夏毫不動心，他的膽子更壯了。「那老頭子是什麼東西？他給兒子找了一個女人，又把牠從他手裏奪去。結果連一點事都沒有！老禽獸！」

米夏沈默不語，祇向上游望着出神——上游也有一堵霧牆豎起。這時四方的雲彩都集到中央了，筏子好像正在絲毫不動地停在水中。灰黑色的密雲重重壓在水上，又似乎要攔住牠的去路。

全河像一個無底的深淵，四面圍着參天的高山，山頂又罩着迷霧。

這時的寂靜使人覺得非常氣悶，微波輕輕地打着筏底，好像正在焦急似的。

河水發出如泣如訴的聲音——黑暗中唯一的聲音——愈發顯得寂靜可怕了。「我

「要一點風才好。」謝該說：「不，我們不光要風，還要雨，好風才好。」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裝上他的煙袋。一根火柴劃着了，接着是點煙的聲音。這時有一點紅光發出來，照着謝該的肥大的臉。等火光消滅了的時候，他也隨着隱入黑暗。

「米夏！」他喊。她的聲音雖不如以前那麼粗野，却更帶嘲笑的意味。

「什麼事？」米夏回答。他仍舊目不轉睛地遙望着遠處，好像正尋找什麼。

「怎樣會弄到這步田地呢，伙計？怎樣會弄到這步田地？」

「什麼？」米夏不高興地說。

「你怎麼會結了婚呢？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把你的妻子

娶過來——以後呢？哈！哈！哈！」

「你們吃什麼？喂，喂！」這個由河前發出來的喝。

「罪惡的禽獸！」謝該嘻嘻地喊道；於是又回到剛才的題目：「喂，米夏，

告訴我；立刻告訴我——爲什麼不告訴我？」

「不要麻煩我吧，謝該，」米夏懇求地小聲說，「我已經告訴過你十次了。」

但是他由長久的經驗，知道謝該一定不能饒他過去，於是他連忙說，「唔，我把她娶到家裏——我向她說：『我不能做你的丈夫，瑪迦，你是個健壯的姑娘，我却是個多病的人。我實在無意娶你，但我的父親却強迫我同你成婚。』他整天對我說，『結婚吧！結婚吧！』我不喜歡女人，我說：尤其不喜歡你，你太粗野了。是的——我不願意同你有夫婦的行動。這種是非常討厭的，是一件罪惡。至於兒女——兒女正是上帝給人的懲罰。」

「討厭的，」謝該一面笑一面喊道，「好！瑪迦回答什麼呢？什麼？」

「她說，『我應當怎樣辦呢？』接着她便哭起來了。『你同我爲難有什麼好處呢？我便這麼醜嗎？』她是沒羞的，沒道德的，謝該！『有這樣的身體和氣力，

「還得找公公去嗎？」我回答說：「祇要你願意，你受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總之我不能違我的良心做事。如果我愛你，那就好辦了；但是像這種樣子，那怎麼辦呢？伊凡老爹說，這種事是一項不可赦的罪。我們不是禽獸，是不是？」她仍舊哭着說，「你把我平生的唯一的機會耽誤了！」我很憐憫她。「不要緊，慢慢地就好了。再不然你也可以進尼庵去。」說到這裏，她便罵起我來了，「你是個混蛋米夏，——一個小胆鬼。」

「叫我真高興！」謝該嘻嘻地小聲說，「那麼你會叫她入尼庵嗎？」

「是的，我叫她到尼庵去，一米夏簡單地回答。

「她罵你是混蛋嗎？」謝該提起喉嚨問。

「是的，她這樣罵我。」

「罵得對，我的朋友，是的，罵得對！你真欠打。」接着，他忽然換個腔調帶一種嚴厲的神氣說，「你有什麼權利違犯法律？可是你竟違犯了！凡事都是

有定例，違犯是無用的，連討論都沒有餘地。假使你做時是什麼事呢？你腦袋裏有了邪念了。一個尼庵！愚蠢的傻子！她所願意的是什麼？願意入尼庵嗎？那裏面都是昏頭昏腦的傻子！想想這是什麼事！你既不是魚類，又不是禽獸，為什麼把那姑娘毀了？她現在竟和一位老頭子同住！你使老頭子犯罪了！你破壞了多少法律呀！你這混蛋！」

「法律是在人的靈魂裏。這個法律是人人所應守的。只要不違着靈魂做事，你便做不出壞事來。」米夏點着頭，用一種平和而低沈的聲調回答。

「但是你已經做了壞事了。」謝該憤然說，「在靈魂裏！多麼好聽的話呀！靈魂裏有許多東西。還有幾種是應該禁止的呢。靈魂，靈魂！你必須先要明白她是什麼，我的朋友，然後——」

「不，不是這樣，謝該，」米夏熱情地說，好像說得起勁似的。「靈魂永遠是朝露般的透明。它的聲音藏在我們心靈的深處，很難聽見；但如果我們總聽從

牠，我們便永不會錯誤。憑着靈魂行事正是遵守上帝的意旨行事。上帝是在靈魂裏，所以法律也必在靈魂裏，——靈魂是上帝造的，上帝把牠吹入人體裏。我們必須曉得如何省察自己的靈魂——我們必須毫無情或地省察牠。」

「你們這兩睡鬼！抬頭！」這個聲音由筏子的前頭發出，沿着河岸來。由牠的力量就可以斷定發聲者是一個強健有力而自喜的人，一個生命力很旺的人，他之所以叫喊並不是因為他必應給掌舵者以指導，乃是因為他的靈魂裏充滿了生命和力量，而這種生命和力量又要自由地表現出來，所以牠們便帶着這如雷的聲音一湧而出。

「你聽，那老流氓又在喊哩，」謝該嘻嘻地接着說。他臉上帶着笑容，用刺人的目光向前方釘着。「你看，他們在那一塊該咕咕地真像一對鴿子！你不嫉妬他們嗎，米夏？」

米夏漠然地望着前面那兩個各動的前櫓。那兩個掌櫓者時前時後，常常交叉

成一個黑影。

「那麼說你不嫉妬他們嗎？」謝該又說了一遍。

「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那是他們的罪惡，他們必有報應，」米夏坦然地問答。

「哼！」謝該冷諷地發了一聲，裝上他的烟袋。

在黑暗裏又發了一次紅光。黑暗更密了，灰雲更近河面了。

「你怎會有這麼一種性格呢，自然而有的嗎？但是你可不像你的父親，我的孩子！你父親是個很不錯的老貨。你看看他！他已經五十二了，還能應付這麼壯的女人！雖說如此，她總比穿皮鞋的時髦女子好得多。她愛他，這是不能否認的！她愛他啊，我的孩子！誰也不能羨慕他，他真是一條好漢，——他真是好漢之土！當他工作的時候，那真值得一看，再說，他又很有錢。你替別人多麼恭維他！她真是十全的人。是他也好，你一點也不嫌你父親和母親呢？老安托非沙說

考慮在內，米夏，你替你父親該怎麼辦。那一定要鬧個大笑話呢！我很想看看她怎樣處置他！你母親是一個正當的婦人，有胆量的婦人！她和你父親真可以說是「一對！」

米夏仍舊不語，只倚着槽凝視河水。

謝該也不說了。從筏子前部傳來一陣女子的尖銳的聲，接着一陣比較低沈的男子的笑聲。他們倆的形狀被霧所隔，謝該幾乎看不見了，但是他仍舊好奇地瞅着。那男子的身量很高，兩腿又開立着，手裏拿着一槽，半面向着一個女子！那女子也倚着一個槽，立在幾步遠的地方。她用食指指着他，嗤嗤的笑。

謝該嘆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沉了一會，但不久又說起來了。

「別的先不用說，祇看他們倆——一塊夠多麼快活，——這是很值得一看的！爲什麼我不能有這種事呢？我簡直成了喪家之犬了！假若我有這樣一個女人，我一定永遠不離開她！我要整天的攔着她。若說我愛她，那一點也不錯！我向來

沒有過這種豔福！婦女們可是不喜歡董妮！她是個善於體量人的女人！她是個詭計多端的女人！她想尋味人生啊！你瞎了嗎，米夏？」

「不，」米夏鎮靜地回答。

「你將來怎麼過呢？說句實話，你簡直同木椿一般孤獨！這真是點難事！什麼地方是你去的？在人生疏地的景况中你一定不能營生。你太荒唐了！一個人若不能自立，將成個什麼人呢？一個人有一張嘴，這是個夠受的重擔。你站得住腳嗎？你怎麼辦呢？有鬼，什麼地方是你去的？」

「我嗎，」米夏突然立起身子來說，「我要走開。今年秋天我要到高加索山中去，那麼，什麼事都完了。我的上帝！我若能離開你們就好了！沒有靈魂，沒有上帝的人們！離開你們是我唯一的願望！你們生在世界爲什麼？何處是你們的上帝？他不過是個虛名罷了！你們是靠來督着嗎？你們都是豺狼，一點也不假！但在高加索那地方却有許多信靠基督的人。他們存有愛心，渴欲救世。但是

你們呢——你們都是醜惡的野獸。幸而在那邊還有好人；我看見過他們；他們叫我去，所以我必須去。他們給了我一本聖書說：「讀吧，信上帝的人，我們親愛的弟兄，讀一讀真理吧。」在我讀了牠以後，我的靈魂已被上帝的言語洗刷一新。我要走開，我要離開你們這些貪婪的豺狼。你們整天光會吞吃弱者！讓我咒詛你們吧。」

米夏熱情地底聲說出以上的話來，似乎滿心懷着狂喜的感情。滿心對於這些肉食的野獸含着憤怒，滿心要到那些熱心救世的人們那邊去。謝該受了這下打擊，張着嘴，含着烟袋，半天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會，他才向四圍看了一看，用一種粗暴的聲調說，「有鬼！你怎麼忽然變壞了？你為什麼念那本書呢？那一定是本壞書？唔，死心吧！如果執迷不悟，你的結果一定不堪設想！趁你還沒完全變成野獸，快死心吧！在高加索的都是些什麼人！僧人嗎？什麼人？」

米夏的怒火起得快滅得也快；這時他祇用力使動他的輪，在喉嚨裏喃喃自

謝該等候他的回答，却候不出來。他那健壯的身體被黑夜的可怖的沉靜罩住了。他很想回憶起從前的羨滿的生活，很想用聲音打破這時的寂寞擾動這藏在水中的和那陰慘可怖的雲中的沉靜。——在筏子的前頭有一種生命力使他欣然欲動。

在前面，他時時聽到一陣陣的歡笑聲和呼聲這些聲音好像帶着春天的暖氣與黑夜的沉靜抗衡，惹起人的情緒的欲望。

「祇要你抓得緊，米夏，你一定可以再從老頭子那邊把她奪回！喂！」謝該接着米夏搖着橈說，他在沉靜中實在忍不住了。

米夏倚着橈立着，擦一擦額上的汗。

「今天晚上汽船很少。」謝該接着說，「我們這麼半天才過了一個鐘頭。」

米夏沒有意回答，便自語道：「這是因為還不到時候。這季也不過剛起頭

……我們快到喀山了。……伏爾迦河水真急，可以沖走一切東西。……你爲什麼還這樣站着呢？怒了嗎？喂，米夏！」

「什麼事？」米夏用怒惱的口氣說。

「沒事，奇怪的東西；但是你爲什麼不說話呢？你總是尋思。不要做這種事吧！尋思是有害於人的，你真自做聰明！你整天尋思。不知你其實是個傻子。哈！哈！」

謝該很得意自己的高見。咳了一聲，沉默了一會，嘯了一個曲子，然後又接續發揮他的主旨。

「尋思？那是賣苦力的人的事嗎？看看你的父親，他一點也不尋思，但是他仍舊活在世上。他愛你的妻子。他們倆都看你好笑，你這自做聰明的傻子！這是真的！你聽聽他們！撕碎他們！我相信瑪迦已經有了小孩子。不要怕，小孩一定不會像你。他一定是個健壯的孩子，同西蘭一樣！但是仍舊是你的兒子呢！哈！」

哈！哈！他要叫你父親！其實你不是他的父親，你是他的哥哥；他的真父親乃是他的祖父。這真有趣！怎樣一個敗倫的家庭啊！但是他們倆實在是一對高大夫妻呢！對不對，米夏？」

「謝該——米夏——種悲哽的聲音說，「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請你不要撕碎我的靈魂，不要火烙我了。不要管我吧！千萬不要再說啦！看在上帝和基督的面上，我求你不同我說話：不要攪啦！不要吸乾我心裏的血！否則我便下水去！那便是你的罪，一項大罪，我幾失掉我的靈魂了；不要逼我了吧！因上帝的緣故，我請求你！」

黑夜的沉靜被着這尖銳而不自然的悲哽擾動了；米夏倒在筏上，好像被雲彩裏發出來的霹靂打倒了。

「怎麼回事？」謝該吼道，看着他的伙伴在筏上打滾，如同被火澆了一樣
「好一個奇怪的人！你應該早告訴我呀，如果有什麼！有什麼十分！」

「你已經苦痛我半天了。這是何苦呢？我是你的仇敵嗎？」米夏又嗚咽起來了。」

「你真是個奇怪的孩子！一個古怪的人！」謝該聽了又怕又氣，叫嚷着說，「我怎麼知道呢？我萬想不到你會這樣。」

「那麼你要明白，我要忘却這件事！永遠忘却！我的羞恥，我的苦痛。你真是一個殘忍的人！我一定要走開，永遠不回來！我實在忍不住了！」

是的，不要胡想了吧！」謝該喊，又帶着蔑視的口氣大聲罵了一句，以加重他的話。但不久便氣餒了，好像不取看見他面前將要發生的慘劇；雖然如此，他仍舊不得不去看明白牠。……

喂！喂！我在叫你們！你們聾了嗎？」西蘭發出了叫喊了。「你們在那裏說什麼？你們在那裏說什麼？往前！往前！」

西蘭似乎很喜歡叫喊，很想用他那充滿力量和健康的低沈的嗓子，一聲一聲

地打破河上的沉靜，擾動溫潤的空氣，傳到米夏身旁。米夏站起身來，把胸部靠
在檣上。謝該一面用盡平生的力量回答他的主人，一面在喉嚨裏咒詛他。

這兩種聲音打破了黑夜的沉靜，佈散於空氣之中。有的時候牠們合在一處，
同角聲似的，且不久又尖銳起來了，在空中振蕩着，漸漸地向遠處傳佈，——終
於消失。

沉靜又上來了。

月光穿過雲彩瀉在水面，映出如鱗的光芒。但不久就被雨氣所掩了。

筏子仍舊在沉靜中順流而下。

二

西爾像鐵砧似的站前檣的一旁——他穿着紅色的襯衫，戴着領子，露出他那
粗圓的頸子和有毛的胸脯。一撮灰色的頭髮掛在他的額下，頭髮下露出一雙灼灼
的黑眼，他的袖子捲到肘上，每當盪槳的時候，胳膊上便露出青筋。他微微地彎

人腰，注意地望着前方。瑪迦站在數步遠的地方，帶一種自滿的神氣，睜着她的愛着的魁偉的身體。他們倆都在想自己的心事。他遙眺着遠處，她的一舉一動都按着他那多鬚的臉上而定。

「那一定是個漁火，」他轉過頭來說。

「對了，我們也正在走哩，啊！」她滿滿地吁了一口氣，使勁搖了一下槽。

「別累壞了自己，小瑪迦，」他說，看見她也拿起槽來熟練地搖了一下。她是一個又圓又胖的婦人，一對黑而亮的眼睛，一雙紅色面頰；赤着足，祇穿着一件緊貼在身上的溼裙子，露出她的身體的外形。她轉過臉來，歡然微笑地說：「你太留心我了，不要緊的！」

「我只會吻你，不會關心你，」西蘭聳了一下肩說。

「那可不行！」她漫然地回答。他們倆都沉默了，用一種慾望的眼神互相

着。

河水在筏子下面潺潺地響着。在右岸上，遠遠傳來一聲鷄鳴。筏子輕輕地搖擺着向前走動，前面的黑暗已有點亮了；連黑雲都顯出牠們的輪廓，不像那麼陰慘可怕了。

「西蘭，你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嗎？我知道，我敢打賭。米夏正向謝該抱怨我哩，謝該真咒詛我們哩！」

瑪迦焦急地觀察西蘭的臉神；——在聽了她的話以後，他的臉變得頑硬可怕了。

「好！」他簡單地說。

「好，算了吧。」

「如果算了吧便沒有可說的了！」

「別生氣！」

「同你生氣嗎？我倒很想同你生氣，可是我辦不到。」

「你愛瑪蓮吧？」鍾不聲不響地靠在他兩身上。

「辯證麼？」西蘭加重說，向她伸出兩臂。「得啦，別同我開玩笑吧！」她同貓似的捲了捲身子，重新倚在他的身上。

「我們又要錯方向了，」他小聲說，吻着她的嘴唇。

「起來！他們從那邊可以看見呢！」她把腦一仰，掙扎着要脫身，但是他用一隻胳膊摟住她，一隻胳膊搖船。

「他們可以看見我們？讓他們看見吧！我唾他們！我犯罪了，是的，我也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必有報應。但是你仍舊不是他的，你是自由的，你屬於你自己。他在苦痛，我知道。我怎麼樣辦呢？我的地位是快樂的嗎？真的，你不是他的妻子。但是都無關緊要，在我這種地位，我可覺得好受嗎？在上帝面前這不是個可怕的罪惡嗎？這是罪惡啊！我都知道，可是我都做了！因為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們一生祇有一次戀愛——我們說不定哪天就死。哦，瑪蓮啊！倘若

我晚一個月叫你和米夏成婚，這些事使不曾發作了。精神在安雅羅莎剛一死的時
候，我使向你提婚，那就妥當了。在法律上也妥當，不犯罪，不丟人。這是我的
錯處，這錯處使損失我五年，或十年的壽命。這種錯處使一個人早死地變為老
人。

你堅決而鎮靜地說出以上的話來，臉上帶出來敢幹神氣，好像預備要為戀愛
的權利交戰。

「現在沒有了，不要自尋苦惱吧。我們把這事說說不止一次了。」
馮迦微語說，輕輕地從他手中親身，回到她的椅旁。

他起先很快的用力前後使動他的椅，似是要借此除胸上的重担。忘却自己
的煩惱。

天慢慢地亮了。

雲彩卻失去了牠們的重量，慢慢向四方散去，好像要勉強地給日光留出地方

。河面不像那麼震盪了，吧嘍斜織的星光。

「前幾天他向我說到這事。」父親，「他說，『這不是我倆的絕大的羞恥嗎？放棄了她吧！』他指的是你。」西蘭微笑着解釋說，「『放棄了她吧，』他說，『回到正道上來。』」我的親愛的兒子，「我說，『如果你想留住你那張皮，趕快給我滾開！否則我非把你扯破不可！否則我就要你的命！我一起起我是你的父親就發愁！你這弱鬼！』他震悚起來了。」父親，「他說，『我有什麼錯嗎？』」你兩姑且我說，「因為你礙我的事，女性的東西！你有錯，因為你不能自立：沒生氣地東顧，腐敗的東顧！如果你真有錯，別去尋覓難能你服，但是儘量做不到。尤會受別人的憐憫，可憐的畜生！」他祇是傻哭。啊，瑪迦，這是多麼沒有出息的事！假若別人處在這種活潑裏，他總一定會覺身由是是蘇們却說處處是蘇們，牠弄緊呢！」

「這句話怎麼講？」瑪迦說，害怕地揪着他。他却冷冷不動地抽氣。

「沒有什麼！他死了就好了！沒有別的意思。如果 he 死了，那——那是多麼好的事啊！那時什麼事都好辦了！我要把我所有的田地都送給你娘家，堵住他們的口。他們倆便可以到西伯利亞或別的地方去。假若有人問我。『她是什麼人呢？』我的妻子！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弄一張執照，我們要在鄉間開一個小鋪，一塊過日子。我們要在上帝面前贖我的罪惡。我們要補助別人！這可以安慰我們的良心。不是這樣嗎？」

瑪迦

「是的，」她揉揉地嘆了一口氣說；她閉着雙眼，好像正在沉思。

她們默沉了五分鐘，驟作聲。

「他很多病，也許不久就會死的。」過了一會，西爾說。

「請上帝叫他快些好！」瑪迦祈禱似的說，在胸前做着十字。

春天的日光破開一層一層的雲彩，在水面照出美麗的五色。微風一吹。整個

自然界都感動了，活躍了，微笑了。雲間的青空漸漸被日光照暖的河水。筏子向前走着，把雲影留在背後。

雲影都聚在一塊，不動地懸在天空。好像要逃脫春天的暖日；因為日光滿含着熱烈的歡喜，正是牠們這些風雲的徵候的仇敵。

在前面，天空變得淨潔明亮了。沒有什麼暖氣的，光輝耀目的晨日穩穩地美麗地從金紫的河波中升起，騰至澄藍的天空。左右顯出褐色的高岸，沿岸都是綠林，以及露珠閃爍的青野。在空中盪漾着土地的氣息，青草的香味，和松樹的清芬。

謝該和米夏赫靜靜地站着，但他們臉上的表情還不能被後的人們看見。

西爾直直地走着瑪迦

她彎着身子冷冷地倚她的橋上。她用做夢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一種神秘而有魔力的微笑露在她的唇邊。——這種微笑能使一個醜陋的婦人可愛。

「抬頭，孩子們：向前，向前！」西蘭用全肺的力量喊，他覺得胸中有一個強烈的衝動。

四周的一切經他這麼一喊都震動了。由兩岸發出很長的回聲。

一個哈叭狗的信

俄國果戈里著

我穿上了我的舊外衣，拿起了我的雨傘，因為外面正落着大雨。街上二個人都沒有。我只看見幾個披着肩巾的女人和撐着雨傘的老板。陰角沒有比個高等陪般的人，除了一位像我一樣的科員。我在一個十字路口見了他，我對他自己說：「啊哈！不，我的朋友，你不是去上班去；你是在追着你前面的女人，看她的蹣跚。」我們這些科員們都是怎樣一羣畜生啊！我們像一切官僚一樣壞。一見女人帽子就要跑過去。當我正在這樣想着時，我看見一輛馬車在我所經過的那個鋪店門

前停住了，我立刻鬆轡牠了；牠是我們主任的馬車。「但是他萬不會出來買東西的！」我想，「這一定是他的女兒。」我停住了脚步，貼住了一面牆。一個從者開了車門，她便小鳥般地跳出來了。她是怎樣用眼向四周環視的！天保佑我！我完了！她爲什麼在這樣大的雨裏還要出來呢？而人們還說女人不愛奢華！她並沒有看見我，而且，的確地，我也是故意要躲起來，因爲我的外衣上有許多泥，而且也是老式。現在的外衣都有深的領子，而我的外衣却只有兩片小領子；而且布也不好。她的哈叭狗並沒有在門關上以前進去，因此便被屏在街上了。我認識這條狗；牠的名字叫美吉。過了一會，我忽然聽見一個小聲音叫，「早晨好，美吉。」怎麼！見了鬼，這是什麼意思！誰說的這句話？我向四周望，只見有兩位打著傘的太太，一個年老的和一個年輕的，——但她們却走過去了。忽然我又聽見，「啊，不要臉。美吉！」見鬼！美吉和那兩位太太的狗互相嗅起來了。「我說，」我想，「我一定吃醉了！」然而吃醉酒在我却是千載難遇的事。「不，

「斐爾，你誤會了。」我明明地聽見美吉說。「我這幾天……汪，汪，汪，汪……我這幾天……狂，汪，汪……有了病。」

「你看，你看！當初聽見這兩個哈叭狗說人話時，我真是非常驚訝。但過了一會兒，等我把牠想過一遍以後，我便不再驚訝了。世界上這種事的確很多。聽說在英國曾有一條魚用一種奇異的語言說過兩個字，有許多學者費了三年的工夫研究牠的意思，然而仍舊沒有明白。而且我還記得報紙上也載過一段新聞，說有兩匹牛到一個鋪店裏去買一磅咖啡。但是當美吉說，「我給你寫了信，但是保爾沒能幹送去」時，我却驚訝了。妙哉！如果我這輩子曾聽見說狗會寫字，就讓我失了薪水吧！這真使我驚訝。不久我便開始看見聽見別人從沒見過聽過的事實了。」

「我要跟定這哈叭狗，」我想，「看看牠到底是什麼東西，牠想些什麼。」

於是我便落下我的雨傘跟定那兩位太太。她們沿着高羅科瓦雅大街轉入米即斯先

斯加雅大街，接着又走進一個木匠鋪，末了才走到克羅西金橋，在一所大房子門前立住。「我認識這房子，」我對自己說；「這是梯維那可夫的房子。」多大的
一個怪物！裏面簡直不知道住了多少人……如此多的客人和女僕；至於我的那些
同事們，他們都像狗似地擠在一塊！我有一個善於欺騙的朋友住在這裏。這幫
位太太走上了第五層。一好了，「我想，」我現在暫時不進去，但我却要記住這
地方，有機會就幹。」……

到了下午兩點鐘，我便動身去找斐倫爾，預備去問他。我最怕聞白菜味，而
米耶斯先斯加雅大街上所有的小雜貨店却偏偏喜歡牠；於是，在離每家院子某種
距離的地方，我總要掩住鼻，竭力地快跑。再加上那些發死的工匠又從他們的鋪
店裏放出一些油煙，街上簡直沒有讓人走路的地方。當我走上第六層樓，拉完了
門鈴時，裏面走出一位姑娘來，她並不難看，臉上帶點雀斑。我認識她；她正是
那天和那位老太太一同走路的那位姑娘。她的臉上微微地一紅，問道：「有什麼

事？」我回答，「我要見見你們的哈叭狗。」那姑娘呆了；我立刻看出她呆了。這時那條狗也吠着跑出來了。我要捉住她，但這個小鬼頭却差一點沒把我的鼻子咬下去。然而我却望見那屋角上的狗。啊！這正是所愛的。我走到牠跟前，掀開乾草，於是大喜過望地，我找到一包紙片。看了這個，這可憐的狗就先在我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接着，知道那些紙片已到了我的手裏，便開始向我哀噉語聲起來。但是我却說，「不，我親愛的；再見吧！」便一溜煙跑了出來。我想那姑娘一定以為我是瘋子，因為她那時實在受驚不小。

當我回到家時，我本想立刻就從事讀這些信，因為我的目光在燭光下是不大的。但馬卜拉這時忽然有了揩地板的念頭。這些蠢老婆總是不擇好時候收拾房間。於是我使出門散了一個步，借着想一想這件事。現在我總算能夠找出其中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背景了；這些信一定能夠把一切都洩告給我。狗是一種聰明的動物；牠們明白所有的政治關係；那麼，無疑地，關於牠的主人的

「我這話是從經驗而說，雖然我很少見聞我們房子以外的世界。我的生活過得平定而且快樂。我的女主人——爸爸叫她素菲——非常愛我。」

啊——啊！不要心慌！不要心慌！靜些！

「爸爸也常撫摸我。我的茶和咖啡裏都加奶油。啊，我親愛的，我必須告訴你，我真不明白保爾幹在廚房裏啃的那些大骨頭裏會有什麼趣味。只有禽類的骨頭，只有骨髓沒有被人吮去過的骨頭，才好吃。把許多種醬汁攪在一起倒是個好辦法，只要裏面沒有什麼亂七八糟的菜果；但把麵包搓成小團丟給狗吃，這却是最壞的事。有些紳士坐在桌子上，他的手說不定摸過多少齷齪東西。可是他仍舊用手把麵包搓成一個小團，把你叫過去，塞在你的嘴。拒絕是失禮的事，因此你就得吃牠——自然滿心厭惡，但你總得吃牠。」

這些狗屁都是些什麼鬼話！就彷彿牠們找不出什麼更好的話來寫似的。讓我

們看看記錄吧，牠是牠還會有轉機。

「我很願意把我家裏所發生的事都告訴你。我已經對你提過素非稱爲爸爸的那位主人了。他是個非常古怪的人。」

啊！終於有了！是的，我早知道。牠們把一切事都用歐邁的眼光來看。讓牠們看看牠們怎樣論爸爸……

「奇怪的人！他從來不說話。但是在一星期以前，他却不住地問歐邁，歐邁我能得到不歐邁呢？」有一次他還問我，「你以爲怎麼樣，美吉？我能得到不歐邁呢？」我一聽也不明白，因此我使嗅了嗅他的皮鞋，走錯了。於是美吉親愛的，一個星期之後，爸爸便興高采烈起來。每天早晨都有穿制服的紳士們走來歐邁他。吃飯的時候他也比平常高興多。

啊，那麼他是有野心的啊！我必須注意這個。

「再見，我親愛的！我現在必須停筆。明天我再把他寫完。」

「唔，早晨好；我又來了。今天，我的女主人，素菲——」

啊，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些關於素菲的事了。哦！

見鬼！——不要心慌，不要心慌！讓我們往下看：

「我的女主人素菲今天是大忙而且特忙，她是預備到一個跳舞會去。我很喜歡她能出門，因為她出了門我就可以給你寫信。我的素菲非常愛去跳舞會，雖然在每次穿她跳舞之前她差不多總要在胸前畫一次十字。素菲每次總要在早晨六點鐘才從他們那裏回來，回來時她的臉色永遠是這樣白瘦，我立刻就曉得他們全夜都沒給這可憐的女孩子什麼東西吃。我承認我這樣簡直過不了。如果我吃不到紅燒山雞和小雞翅膀，我——我就真不知道怎樣好了；我也喜歡鹹布丁。但紅蘿蔔，燕窩，或蘆菜却是壞東西。」

怎樣一篇奇突的文章啊！一個人一看就知道牠不是人類寫的；牠開頭的時候倒是正確適當，但末了却總脫不了狗氣。讓我們再看一封吧。這封倒彷彿很長。

嗎——並且沒有註明遊日子。

「啊，我最親愛的，我是這樣感到春天的將近啦！我的心跳着，就好像渴望着什麼似的。我的耳邊永遠有歌聲，使我常常翹起一隻腳來，立在一個門邊聽半天。我要告訴你，我有許多求婚者。啊！假如你知道他們中間有些走多麼討厭的！有時還有一條粗大的雜種的看家狗，簡直笨得發死，——你可從牠臉上看出——在街上擺來擺去，自以為他是個重要人物，而且人人都注意他。一點也不！我一點也不注意他，正如沒有看見他一樣。此外還有一條可怕瘋狗，也常常停在我窗前。假使他用後爪立起來（這是大概這個俗東西辦不到的事，）他一定會比索非的爸爸——他可以算一個高人，而且也很肥——還要高一個頭。這個混蛋簡直一點也不知分寸。我向他吼，但他却一點也不注意；他連眉都不皺。他伸着舌頭，垂着耳朵，在窗戶爬望，——就像一個下等的農夫似的！但是，我親愛的，你以為我是不理一切懇求的嗎？啊，不！假使你聽見那位從離外跳進來的野門青年

啊！他的名子叫特雷索。哦，我親愛的，他的嘴是多麼好看喲！」

見鬼！放屁！竟有東西把這優美話放在信裏！給我一個人吧！我要看一個活人；我所要求的是可以滿足我的靈魂的精神食糧，而所得的却是這種東西！讓我再看一頁吧；也許牠會好一點。

「素菲正坐在棹前縫一個什麼東西，我是向窗外望着，因為我愛看來往的行人。忽然一個僕人進來說，「戴卜羅大到。」「請他進來！」素菲叫了一聲，便跑來抱住我，「哦，美吉，美吉！假如你知道他是誰就好了；一位侍從武官，黑黑的臉兒，一對這樣的眼睛——非常黑，像火一樣亮。」接着她便跑回她的屋子。過了一會，那侍從武官進來了，帶着黑鬍子。他走到鏡前，整了整他的頭髮，回顧室內。我吼，在我的地方坐下，不久素菲也進來了，臉上非常快樂。他立正。她鞠躬。我假裝什麼都不注意，走到窗前向外面望着，但我却把頭略向一面偏着，預備偷聽他們的談話。啊，我親愛的，他們所談的都是些什麼狗屁喲！他們談

怎樣一位太太在一個跳舞會裏出了錯，丟了魂；接着就是一位在袖子上有一個大皺紋，名子叫波布甫的人怎樣像一隻鷺鷥，幾乎跌倒；接着就是怎樣一位叫黎子娜的女人以為她自己的眼睛是藍的，而其實却是綠的——等等。我真不懂。我親愛的，素非在戴卜羅夫身找出什麼好處。她爲什麼這樣迷他呢？」

這一個，我覺得，其中一定也有不對的地方。戴卜羅夫簡直這纏纏她，這是不可說的事。接着怎麼樣呢？

「真的，假使她喜歡這侍從武官，我覺得她也可以這樣地愛那位坐在他爸爸辦公室裏的科員。啊，我親愛的，假使你知道他是多麼可怕啊！完全像一個口袋裏的烏龜。

還是那位科員呢？

「他有一個最特別的名子。他永遠坐在那裏修理筆頭。他的頭髮很像乾草。爸爸有差事都叫他跑，不叫聽差。」

我相信這小畜生是在指我。可是我的頭髮真像乾草嗎？

「素非一見他就忍不住要笑。」

你扯謊，你這該死的狗！多麼一篇討厭的文章！就彷彿我不知道這是出於羨妒呢；就彷彿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陰謀呢。這老頭子對我有不適當的痛恨，現在他竟用各種方法來害我——每一步都害我。唔，我再看一封就不看了；也許我可以把這事情弄得水落石出。

「我親愛的斐岱爾：請你饒恕我這樣久沒給你寫信。我近來陷入一種絕對沉醉的狀態了。有些作家說，愛情是第二生命，這是完全真實。而且我們家裏近又生了很大的變故。那位侍從武官現在每天都來。素非對他傾心若狂。爸爸也快樂。我甚至聽格利郭里說——他是揩地板的，永遠愛自言自語，——他們不久就要結婚了！因為爸爸是急於想使他的女兒嫁給一位將軍，一位侍從武官，或一位師長的。

見鬼！我不能再讀了。一位侍從武官或一位將軍！我也願意做一個將軍，但並不是爲的妻向她求婚等等——不，我願意做一個將軍，不過祇想看看他們怎樣裝起他們的架子和神氣，擺起他們的官氣，然後告訴他們說，我把他們看得一個小錢都不值。這真討厭，該死！

我把這位小蠢狗的債，扯成碎塊。

聖誕節的故事

俄國杜思退益夫斯基作

那是一個聖誕節，在我入「死室」以後的第二個聖誕節。囚犯人們都放假一日，以慶祝這個節令，並且都停止了工作。其實不工作並非什麼很大的恩惠，因為工作倒底比思索好些，一個人在兩手不忙的時候，除了思索還有什麼別的事呢？若所想到的是往時的回憶時，有什麼比思索更可怕？當思想把牠的重量壓在人心上的時候，誰能逃脫牠的痛苦？

在那個聖誕節，獄裏十分寂靜，八人都用輕細的嗓子小語，似乎唯恐打破這

寂靜，這寂靜中只有他們的筷子，一移動便發出鏘鏘的聲音——它們好像正在啓示他們：他們的不幸仍要繼續，老是繼續……要有多久？沒人知道、沒人記得清。但是可以說，當然，要直到死神來救他們脫去這灰色生活的重担。

囚犯人們照舊有城裏仁慈的人們送來的禮物——這些仁慈的人，盼望能將自己的快樂，分一點給他們——他們被帶到禮拜堂去，得一頓比平常豐富點的飯。吃完這頓飯，他們便沒有別的事可做了。祇有聚在一塊，在一間大室裏儘量地互相戲謔：這間大室，除去他們在室外的時間，是他們睡覺的地方，也是他們相聚的地方。除了守兵掛在向院子的門上那閃閃的燈外，黑暗完全籠罩着他們，一種非人世的黑暗，暗示在他們各人靈魂裏，都藏着一種難受的思想，暗示他們中間有些個無辜的罪人。

這些囚犯，剛丟去了一會行動上的管束，使東倒西歪地躺在夜間睡覺的大木台上了；同時有一個人輕輕地拉着斷了兩根絃提琴，又有一位對別人講說聖

誕節的故事。這人便是梯莫菲，我們都叫他「賊」，他說他從來沒有像在獄裏這樣快活，因為這裏至少有吃的，有穿的，有屋頂在上面遮着，有那在他冒險和犯罪的生活期中所沒有的幸福。梯莫菲在獄中被尊為英雄。他殺過人，但他却會作許多搶劫的案子，他本身還沒入獄的時候，他的名聲早已先來了。所以他一來便立刻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他者是活潑，老是快樂，他也會引人高興，他有無數的關於過去生活的故事——即在入獄以前的幾年生活，年數我已忘了——他對眼前的命運很覺滿意，守兵都喜歡他，因為他從沒被人察覺一次不服從，或不規則的行爲；然而，無論在囚犯中間，或是在司鎖者中間，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就是最好讓梯莫菲自己隨便，不要干涉他。若是惹了他，他會……他便會變成不和氣了，我們都深知「不和氣」三個字在獄裏的意義。

當我正望着周圍的禿頭，心裏盤算着應該做什麼的時候，一個深切的歎息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個歎息是從一個坐在稍遠地方的人發出來的，他的別號叫「傳

子伊利亞」，他還是個新來的。這還是他在獄中的第一次聖誕節。他的別號之所以加給他，是因為他把什麼事都看成不關緊要，又因為他能啞然地受指揮，不但受守的指揮，並且也聽從同伴的許多使喚。他們虐待他，把他當作一個做雜務的人，把別人恥於做的事都給他做，如同拿水罐等事。他大概有三十多歲，又短又胖，瞎了一隻眼，一付滿生深麻子的面孔。他挨過罵，受過挖苦，但從沒聽見他抱過怨，反過嘴，他全數承受，就如分內的事一樣。這就是他所以得「傻子」這別號的原因，至少也是原因的一部分。最先給起名的便是梯莫菲。你知道，別號是獄中的常事，也是犯人們好喜的，這也許是由於守兵祇死板板地用號頭呼喚他們的原故罷。伊利亞也不是例外，每當他聽見他們叫「傻子，」你在那裏呀？」的時候，他總是露齒苦笑。

但是在這個聖誕，傻子伊利亞，據我看來，竟與別的時候大不相同，因為他竟嘆息起來，這是我從來沒聽見過的。這嘆息聲中是含有如此悽慘的悲愁，以至

打動了我的輕鬆的心弦，觸起一種久未發生的隱痛，我向他移近一點，問他有什麼心事，那知更使他特別地傷心起來。

「呵，鴿子，你不能明白，」他回答說，「我正在想我的瓦西亞，我的小山羊。現在瓦西亞究竟怎麼樣了啊，瓦西亞現在在什麼地方呢，這是我唯一願意知道的事。如果有人告訴我瓦西亞在那裏，瓦西亞是否快樂，是否受人善待，我便沒有別的事再向上帝或他的聖使者祈求了！」

「瓦西亞是誰？你願意告訴我嗎？」我問道，並且預料瓦西亞一定是他的兄弟或情人的名字。

他向我瞅着，用一種驚訝的口氣答道，「怎麼，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瓦西亞是我的小山羊。」

我仍然不明白，但又不願使這位可憐的人悲傷，他乃是在真正的不幸中，我便問他是否願意給說說瓦西亞的歷史。

「今天乃是聖誕節啊，如果將你的故事向一個同情於你的人發洩出來，也許可以減輕你的悲傷。」我又加上說。

他又嘆了一口氣。

「唉，小鴿子，你怎能明白？但你的心還不錯，告訴你也許於我有益吧。」
說時，我看見一滴眼淚從他那隻單眼裏落下，流到他的頰上。

「我給你說罷，小鴿子。」他末了說，「雖然我以前沒給別人說過，我也告訴你：人的說話和死亡都有定時的。你要知道，小鴿子，我是從來沒有母親的。我被我們鄉裏一個禮拜堂的掘墳者發現在一隻籃子裏——我還是才幾天的嬰孩！那時他正爲那天早晨剛死的一位婦人掘墓。這位掘墓的人，是個良善的人，他把我抱回家去。就在當日下午，有位牧師給我施了洗，並給我起名叫「伊利亞」，因爲那天正是先知伊利亞的日子。既沒人知道我的父母是誰，自然人們要猜想我的母親是未嫁的女子；我之所以被棄多半是因爲羞愧的原故。我長大之後，別的

孩子都譏笑我，揭露我的短處，有時竟使我忌恨他們。雖然如此，我仍然快活；你不要想我是不快活，其實並不如此。據慕者固然是個良善的人，他的妻子也是位良善的婦人，伊照料我，給我食物，又給我做了些衣服，並且也不怎樣打我。後來到我十歲的時候，上帝賜給他們一個女孩子。我很愛她，覺得利害。她叫阿尼希，當她母親到田去工作的時候，總是我哄着她，抱着她，搖她，替她趕去臉上的蒼蠅。等她會行走了，也是我攜着她。有一天，一條狗，因為她惹弄了它，想咬她，我便趕快閃到她前面，你看，小鴿子，這塊就是狗咬的，」說着，他把襯衫的袖子捲起，使我們看見在胳膊上的一塊深的疤痕，「阿尼希便是我的世界；在我二十歲時，她正十歲，我常把她放在膝上，向她說等她長大以後我一定娶她。有一天被一個鄰人聽見，告知了我的義母，她便罵了我一頓，警戒我不要向她說這類的話，恐怕把錯誤的觀念輸入到她的腦海裏，因為她是永遠不會做我妻子的。但是我仍向她不斷的說，不過留心不使人聽見罷了。我實在想阿尼希將

來一定要傾心於我的。」

有一天，在田中辛苦地做完活之後，歸途忽然遇有大雨，把我淋個透溼，於是便生起病來，請來的醫生說我得了天花，他把我帶到縣裏的醫院去。病好之後，我的面龐變成了今天你看見的這個模樣，並且右眼也失了明。我不是任何女子，願加青眼的東西了，這是我遠能自知的。所以我回家以後我不再向阿尼希龍我要娶她的話；我一心一意地使她愉悅，使我對她有用。我積了一點錢，給她買了一件聖誕節的禮物——一隻小山羊，因為她在山谷裏見了非常羨慕。它（山羊）是個雪白美麗的小動物，我們都叫它瓦西亞。我照料它，餵它，所以阿尼希不須費事，祇在高興的時候拿它玩玩而已。」

他停了一會，單眼裏充滿熱淚，問我道：「我使你太不感興趣吧，小鴿子？」

「不。不，往下說」我答道，那時我正聽得十分有勁。

「唔，光陰如箭，阿尼希不久長成了；青年人都在她周圍徘徊，婦女們也紛說不久便有人娶了她，她成了那地方的美人。福馬是一個店主人，爲金谷之至富，他常同她在一塊，每次收穫節，也總是他同她跳舞，我十分不高興，因爲我深知福馬是個游手好閑的懶貨，他會同些姑娘們做出許多醜事，事後却又總借點詭計脫身。我竭力勸阻她，可是她一點也不聽，後來她竟翻了臉，說除非我不再談論福馬，否則她就永遠不同我交談。我看出她完全變了。她再也不愛惜瓦西亞了，再也不撫摸它，玩弄它了。可憐的瓦西亞當時已是很老的山羊，它似乎察覺出這種情形，在它引不起她的注意時，它現出如此悲慘的神氣，使我不得不把它抱起來安慰一番。於是我同它在一塊兒痛哭起來，當時兼還足以自慰的，就是世界上尚有一個關心我的人（山羊），而我對它還算有用。

「覺得自己孤零零存存世間是件可怕的事啊，小鴿子，我却偏偏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一天，阿尼希走來告訴我，她將在四旬齋以後同福馬結婚，那時我覺得

若沒有瓦西亞在旁，我真要跑到河邊自己淹死。

「唔，時光飛近，夏季已過，收穫的莊稼都搬回家去，於是阿尼希便同福馬結婚了。阿尼希跑來向我顯示她的新娘的裝飾，在胸前掛着一串紅色珠子，頸上束着一條美麗的紅巾。福馬也因新婚而買了一雙新皮靴和一件新水紅的襯衣。誰見了誰都說他們倆是一對佳偶。在阿尼希往她丈夫家裏去以前，她又到我們面前一次，說要把瓦西亞留下託我照管：她說話的樣子，好像表示她同我說話便賜了我不小的恩惠似的。或者她原意如此，誰知道呢？」

「唔，小鴿子，我以後便很少見她，祇有瓦西亞是我的唯一的寶貝。我的小羊駒！它不嫌棄我的獨眼和麻臉。我們倆常常同睡在馬房裏的乾草上；它把頭枕着我的肩膀，用舌頭舐我的臉，在那個當兒我很快活，小鴿子，因為我可以幻想阿尼希正在吻我。」

「唔，這種情形還沒有多久，」他接着道，聲音有點顫動，「就到了那一天

那天阿尼希回到家來，向我說他要把瓦西亞帶回去，帶到她自己的小舍去，以便同在幼時一樣的拿它撫玩。當時我知道，她與福馬過得不像她所預期的那麼快活，可是這也不夠成爲索嬰瓦西亞的充分理由，因爲除了這個小動物之外，沒有東西可以使我忘憂。我求她給我留下這隻小羊，我說她不懂怎樣餵養它，我說瓦西亞已經是個老羊，她的功夫和耐心不能供其所需。一切我能想到的我都說盡了，勸她留下這隻動物，但是她一點也不聽。我說到瓦西亞是她留給我的唯一紀念品的時候，她竟大笑起來。她冷笑着說，要瓦西亞的人乃是她的丈夫，她要把它帶去給她丈夫！」

「於是，小鴿子，一件我從來沒想的事情忽然臨到了。我倆摸著了一把平常砍柴用的斧子——我把阿尼希殺了！」深悽的嗚咽使他那強碩的軀體顫動起來。

「傻子，啊，你這傻子，你在什麼地方呀？」一個聲音從屋子的第一頭喊出，犯人在那邊顯得十分洪亮，此時他們各人身世的悲傷早已被奧菲的故事減消

了許多。

「傻子，傻子，你在什麼地方呀？」又有一個叫起來了，「過來，把 Pot. 28 給我倒乾淨。」

「來了，來了，」伊利亞應聲道，趕緊跑去照辦，嘴裏還喃喃道：「瓦西亞！誰能告訴我它現在怎麼樣了呀？它在什麼地方呀？」

打 賭

俄國柴霍甫著

一

是一個黑暗的秋夜。一位年老的銀行家正在他的書室裏來回地踱着，腦子裏回憶着十五年以前他所開的那個宴會。宴會有許多講究人物，也有許多有趣的談話。在許多問題之中，他們談到了死刑。來賓中有不少的學問家和新聞家，大多數都不贊成死刑。他們覺得這是一種陳腐的懲罰手段，不合基督教的國來，而且也是不道德的。其中有幾個主張死刑應該用永遠監禁代替。

「我不和你們同意，」主人說了。「我自身自然經受過死刑或永遠監禁，但如果一個人對於一件事不是不可以預測，那麼，在我的意見是死刑比監禁還人道一點。死刑立時可以把人殺死，監禁却要慢慢地殺死。比如現在有兩個劊子手，一個在幾秒鐘之內把你殺死，一個却在幾年之內才能把你殺死，那個是更人道的呢？」

「他們都是一樣地不道德，」一個客說，「因為他們的目的都是取人的生命。國家不是上帝。即使他有這種心思，牠也沒有權利把這不能復還的東西取去。」

衆人之中有一個律師，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當大家問他的意見時，他說：

「死刑和永遠監禁是同樣地不道德；但如果讓我在二者之間選擇，我當然要選第二個。活着總比不活好。」

接着便發生了一個激烈的爭辯。銀行家那時年紀還輕，皮氣也大，忽然發起氣來，把拳頭在桌上一拍，對那年輕的律師喊道：

胡說。就是我給你打二百萬的賭，你也不肯在一個地窖裏住五年。

「如果這話當真，」律師回答「不要說五年，就是十五年也虧。」

「十五年！就是這樣吧！」銀行家叫，「諸位，我賭上二百萬。」

「同意了。你賭二百萬，我賭我的自由。」律師說。

於是這個粗野可笑的打賭便成立了。銀行家那時正有幾百萬的財產，驕傲而且任性，這很使他高興。在吃飯的時間，他又開頑笑似地對那律師說：

「醒醒吧，青年人，等會就太晚了。二百萬在我並不算一回事，而你却有失去三四年你的最好的光陰的危險。我所以只說三四年，因為你是萬不會支持到三四年以上的。而且，不幸的人，你也不要忘記，自願的比被迫的還要難受啊。只要你一想到你有逃走的權利，你的全功便盡棄了。我可憐你。」

銀行家在室裏踱來踱去，回憶起這一切，問他自己說：

「我爲什麼要打這個賭呢？有什麼好處呢？律師失去十五年的生命，我擲掉二百萬。這就能使人們相信死刑是比永遠監禁好，或是壞嗎？不，不！一切都是妄言無用。在我這方面，這不過是富人的任性；在律師方面，完全是爲金錢。」

他又接着想到那晚上以後的事。他們決定律師在極嚴的監視下受監禁，在銀行家的花園裏的一所房子裏。他們圖意在監禁期內將他禁止出室，見人，聽見人聲和接受信件和報紙。他可以有一個樂器，可以讀書，可以寫信，可以飲酒吸煙。由雙方的同意，他可以從一個特別造成的小窗裏默然地和外界交接。一切需用品，書，音樂，酒，只要他從窗子裏遞一個條子，就可以無限量地收到。他們的合同訂得非常詳盡，監禁必須絕對嚴厲，律師必須絕對從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起一直在那裏住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點止。只要他稍

犯某個條件，只要他在屆時以前早兩分鐘逃走，銀行家就可取消他給二百萬的義務。

在監禁的第一年裏，從他所寫的紙條看來，這位律師是可怕地感到孤寂和無聊。從他的房裏日夜發出鋼琴的聲音。他拒絕酒和烟。「酒可以引起人的慾望」他寫道。「沒有比獨飲美酒這件事再使人難受的。」而煙呢，煙又可以染污他房裏的空氣。在這一年裏這位律師不住地要有趣的書；複雜的愛情小說，愛情的或幻想的故事，喜劇等等。

到了第二年，鋼琴的聲音便聽不見了，這位律師祇是一味地要古書。在第五年音樂又聽見了，這位囚徒又要酒。據那些看守他的人說，在這一一年之內他整天祇是吃，喝，倒在床上。他常常打呵欠，憤怒地和自己談話。書也不看。有時在半夜裏他忽然坐起來寫字。他常常寫得很久，到了早晨便把他所寫的完全撕掉。而且，有許多次有人還聽見他哭。

在第六年的後半，這位囚犯忽然熱烈地研究起方言，哲學，和歷史了。他最如此猛進地研究這些科學，以至銀行家所買的書大有接應不暇之勢。在四年之間他們給保送了六百本書。當這種熱情正在焚熾時，銀行家便接到了以下的條子：

「我親愛的打賭者。我現在要用六國方言給你寫這一句話。請你把他拿給專門家去看看。讓他們讀一讀如果他們在裏面找不出一個錯誤，就請你在花園裏放一聲鎗。聽見鎗聲，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工夫沒有白費。各時代和各國的天才所用的方言雖然不同，但在他們心中却燃着同樣的火焰，啊，你知道我是多麼快活呀，我現在已經能夠明瞭他們了！」囚犯的願望滿足了。由銀行家的命令，花園裏放了兩鎗。

後來，在第十年以後，這位律師便不動地坐在那裏，整天只讀新約。一個在四年之內把幾百本書都看過了的人現在竟費一年的工夫來讀這本易解而又不厚的書，銀行家覺得這很奇怪。新約接着便換了宗教史和神學。

在他的監禁的最後兩年，這位囚犯讀書讀得奇怪地多。有時他忽然努力於自然科學；有時他忽又念起拜倫和莎士比亞。他常寫條子叫同時送進一本化學，一本醫學教科書，一本小說，一本哲學或神學的論文。他的讀書好像一個人在沈船後的一堆的木塊間游泳。因為想救自己的命，便一時抓這塊，一時抓那塊。

二

銀行家回憶起這些，想道：

「聊天十二點鐘他就要恢復他的自由了。照合同，我必須給他一萬萬。如果我給了他，我就完了。我使要永遠破產了。……」

十五年以前儲例有幾百萬，但現在却連自己都不敢說他是錢多於債還是錢多於錢。股票交易所裏的賭博，冒險的投資，和即使年老都不能免的疏忽，已經漸漸把他的事業毀掉；這位無懼的，自信的，驕傲的實業家現在已變成了一個忐忑於市價的漲落的平凡的銀行家了。

「這該咒詛的打賭……」老人喃喃地說，失魂地搖着頭……「這個人爲什麼不死呢？他只有四十歲啊。他來把我所有的錢都拿去，結婚，享福，在交易所裏賭博，而我却要變成一個羨慕別人的乞丐，每天要從他聽到這同樣的話：「我的生活的快樂都是靠你得的。讓我幫助你吧。」不，這太難了！逃開破產和受辱的唯一道路——只有叫這個人死。」

鐘聲敲過三點。銀行家靜靜地聽着。全家的人都熟睡了，只可以聽見衛子外面的乾枝在冷風中嘯叫，他悄悄地把那十五年沒開過的鑰匙從保險箱裏取了出來，穿上他的外衣，走出了房間。花園裏又黑又冷。天落着雨。刺人的寒風在花園裏振抖着，使樹木不能安定。雖然他竭力睜大他的眼睛，他仍舊看不清地下，看不清那些白石像，看不清那花園房，看不清那些樹木。他走到花園房的附近，立着脚步，叫了看守人兩次。沒有回答。顯然看守人已經找地方避雨去了，現在已在廚房裏或花房裏睡熟了。

「如果有勇氣達到我的意旨，」老人想，「他們一定先要疑心到看守人身上的。」

他在黑暗中摸着了石級，進了花園房的門，接着便向着一條狹窄的甬道走了兩步，劃開一根火柴。沒有一個人。只有一隻沒有被具的床立在那裏，還有一隻鐵鑪隱在那黑暗的屋角。囚人犯住室的門上的封印還沒有動。

當火柴着完時，老人便興奮地戰抖着，從那小窗子裏向室內窺視。

囚人犯的房裏正燃着一隻獵燭。囚人犯自己坐在桌子上，只有他的背，他的頭髮和他的手可以看見。桌上，椅上，以及桌下的毯上都散着展開的書。

五分鐘過去了，這位囚犯却仍舊不動。十五年的禁監已教會他靜坐了。銀行家用他的指尖在窗子上敲了兩下，但囚犯仍舊毫無回答的動作。於是銀行家便小心地把封條撕下，把鑰匙插入鎖中，腐鏽的鎖發出一個可怕的吼聲，門啾然地響了。銀行家預料他要聽見一個驚呼聲和一陣脚步聲。三分鐘過去了，門後仍舊如

以前一樣寂靜。他下了一個決心，走了進去。

桌前坐着一個人，簡直不像個活人。完全是個骷髏，緊張的皮膚，長長的卷髮，參差的鬍子。他的臉色是黃的，帶着土色的黑；兩頰凹進去，背脊又長又窄，那隻扶着頭的手是如此的瘦細，簡直叫人不忍去看。他的頭髮已經帶了灰色，誰看見那削瘦的老面孔也不能相信他是四十歲。在桌上，在他那垂低的頭前放着一張紙，上面用小字寫着些什麼。

「可憐的鬼」，銀行家想，「他已經熟睡了，大概正在做着發財的夢吧。我只消把這個半死的東西提起來往床上一擲，用枕頭悶他一會，那就連最掏心的檢查恐怕也不給找出什麼痕迹了。但是，在這以前，讓我們先讀讀他這裏所寫的吧。」

銀行家從棹上把紙條拿過來，念道：

「明天半夜十二點我就可以恢復我的自由，可以和別人交擾了。但是，在我

離開這個房間重見天日之前，我覺得我必須有幾句話給你說。憑我的良心，憑上帝的臨鑑。我要對你宣佈我恨惡自由，人生，健康，以及你那些書中稱爲幸福的東西。

「我勤勤地研究人生已經有十五年了。十五年中我的確沒有見到世界和人，但從你的書裏我已飲了香酒，唱了歌曲，愛了女人……而且還尊美麗的女人由你的詩人的神力的天才造出來的，像雲一樣地飄渺，在深夜聽我，用細語給我述說神奇的故事，使我頭腦沈醉。在你的書裏我爬上了地 *Erz* 和 *Mont Blanc* 諸山的山頂，從那裏我望到太陽怎樣在早晨升起，怎樣在傍晚用一種紫色的金色染着天空，大海，和山峯。我從那裏望到閃電怎樣在我頭上擊打雲彩；我望到綠的森林，田野，河流，潮汐，城市；我聽到了海神的唱歌，我聽到了獵神的吹笛；我摸到了替上帝傳聖旨給我的那些小鬼們的翅膀……在你的書裏我入過無底的深洞，做過奇蹟，焚過城市，傳過新的宗教，征服過所有的國度。

「你的書給我智慧。人類經了多少世紀所創造出來的思想都已結晶於我的腦殼裏了。我知道我比你們任何人都明白。」

「然而我恨惡你的書，我很惡世上一切幸福和智慧。一切都是空虛的，薄脆的，幻覺的，像海市蜃樓一樣騙人。雖然你是傲驕，智慧，美麗，死神也是一樣地終要把你從地球的面上擦去，如同一個小老鼠一樣；你們的子孫，你們的歷史，你們的天才不轉瞬也將像溶石一樣和這地球同被焚毀。」

「你瘋了，你走錯了路。你把謊話當做真理，把醜當做美。假如忽然蘋果樹和橘子樹上不生果子而生些蝦蟆和蜥蜴，玫瑰花忽然發出馬汗的氣息，你一定也歎為奇異。我對你這以天地為交易的人也是一樣地奇異。我不想瞭解你。」

「為表示我對你視以為命的東西恨惡起見，我將放棄我以前曾夢為樂園的二百萬。為取消我對牠們的權利起見，我將在正當時刻的前五分鐘離開此地，打破合同。」

讀完之後，銀行家把這張紙放在桌子上，吻了吻這位奇人的頭，開始哭泣了。從來，即使是在交易所輸了很大的款，他都沒有這樣痛恨他自己。回到家裏他便倒在床上，但焦急和眼淚使他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晨，那可憐的看守人慌慌地跑到他家裏來，告訴他他看見那住在那裏的人已從窗子裏爬出，走出大門，不見了。銀行家立刻帶了僕人走到花園房證實他的逃走。爲免無謂的謠言起見，他便從桌上把這張紙拿了起來，走到家裏，把牠鎖在保險箱裏。

洗 澡

法國左拉著

我要給你一千個機會，妮南，讓你去考證，去發明，去想像：這是個真的故事，雖則有點可怖，有點離奇。你一定知道，那位年輕而美麗的男爵夫人阿德琳會發過誓——不，你一定猜不着：最好還是讓我把這事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吧。

哈阿德琳現在竟一力要再嫁了！你一定懷疑，是不是？你說除非在米斯尼魯——羅巴魯六十七哩遠的地方——沒有人能相信這種故事。也許你要發笑；然而禮節終要舉行的。你想，阿德琳自二十二歲便做了寡婦，並且素日厭惡男子，怎麼竟要結婚呢？她的丈夫是個高尚的人，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因為長壽多

病，終於夭折。這兩個月的結婚生活倒她害怕了。她也宣說她已經受夠了罪了。但是她現在却又要結婚。我們對此事當作何種感想呢？

阿德琳的命運實在太壞了。這種遭遇真難預料。你猜她要嫁給誰？

你一定知道畢達夫，她所深惡的那個少年。他們倆每見面必要以難看的顏色相加，以俏皮的謔語相諷。唉，可憐的人呀！你萬想不到他們最後在什麼地方相遇。——我知道我應該把這事從頭至尾對你講一遍。今天早晨下雨，讓我把牠分章敘述。

那別墅離杜耳斯有六哩遠。從米斯魯我可以望見牠那隱於叢林中的屋頂。人們都稱牠睡美人別墅，因為從前有個主人要娶他一個婢女，把她幽禁在這所別墅裏。我想這地方一定是她的芳魂出沒之所，因此全別墅有一種愛的香氣。

如今住在別墅裏的「睡美人」是M伯爵夫人，是阿德琳的一個姑母。三十年

以來她每年都到別墅來過冬。在大氣好的時候，她的姪兒姪女們便輪流地來陪她半個月。阿德琳是至時必到的。不但如此，阿德琳還特別喜歡這所別墅——這片傳說中的荒墟——雖則在樹林中牠已經被風雨打得零落不堪了。

年老的伯爵夫人吩咐過，無論是紋裂如網的天花板或是壓在樹上的樹枝，一概不許觸動。她愛看牆上的樹葉一年比一年長厚。她常說這建築比她自己還結實，其實呢，有一部分已經倒在地上。房子都是路易十五時代建的，牠們都像那時候的戀愛似的不能延年。灰縫都裂開了，地板都腐爛了。連壁龕裏都生了綠苔。園子裏發出來的水氣使全別墅都充滿新氣，新氣中含着昔日的溫存的馨香。

園子大有侵入住宅之勢。台階的根前和石級的縫裏都長出了小樹。能走馬車的路祇有一條，然而馬車夫仍舊要下來牽着纜繩。左右是青青的矮林，有幾條小路交叉其間；牠們都被樹葉蓋得非常黯暗，一個人必得用手撥着荒草才能行走。有的地方有巨木倒下，堵住去路，有的地方樹葉間露出天空，好像一口青碧的井

綠苔在枝上生着，林子裏黑暗得如同掛幕；野蟲的鳴聲，小鳥的婉歌，都使這座小林生色不少。每當我去拜訪伯爵夫人的時候，我總不禁要打幾個寒噤，因為林中常發出一陣陣的冷風，吹到我的頸後。

但是在別墅的左邊，在花園的盡頭，却有一角特別美緻的地方，滿地的嬰粟花長得兩人一般高。在樹林的後面有一個石洞，春藤帷幕似的遮住洞口，藤蔓一直盤延到草地。石洞被這些東西遮住，由外面看來也不過是個壁洞，在牠的深處立着一座石膏的愛神，他的手指是在他的口裏。這位可憐的孩子祇剩一隻胳膊了，右眼上生了一撮綠苔，使他成一個半瞎的人。他帶着一種殘廢者的苦笑，好像正在看守那位死在一世紀以前的女子。

泉水滑溜地由洞流出，聚在洞前的一塊溼地上，然後又分路流入落葉堆中。這是個天然的池子，周圍樹木成蔭，中間反映着天空。池裏生着蘆葦，水面浮着水菱的圓葉。林子裏除了動聽的泉水聲外，別無聲息。有時一個水蟲在池邊浮動

；有時一個金絲雀飛來飲水，小心翼地生怕溼了牠的細爪，樹葉每一發聲，便有一陣小風吹皺池面，好像一個仙女在昏絕中瞬動她的眼睛。從石洞的暗處，石窖的愛神發出一種恬靜而舒暢的空氣，佈滿了這片美麗之處。

二

每當阿德琳來陪她姑母半個月的時候，這片荒蕪的園子便要整理一下。狹窄的小路也砍寬了，好使她的裙子得以通過。她這季來時帶着三十二口箱子，都是用人背來的，因為火車不能穿過樹林。如果牠進了森林，我敢說牠一定出不去。

並且你也知道，阿德琳是個很古怪的人。她是同我們倆不能相合的。每到尼院的時候，她總要起些常人認為可笑的感想。我恐怕她的來乃是裏滿足自己的奇怪的欲望，並不是專誠來問候她的姑母。每當她來了之後，她的姑母便安然地坐在椅子上，把全別墅都交給她，讓她在裏做她的怪事。在這時一切都聽她管理。那麼在她滿足了這欲望之後，她便可以安然地過一年。

在這半月之中，她好像這園子裏的仙子。有時有人看見她在梳妝台前顯露她的花邊和絲結。有時她搽上粉，戴上顏裝，打扮得同綉巴都的侯爵夫人一樣坐在園中最荒僻的地方的草地上。又有的時候，有人看見有一個漂亮的少年在小路上散步。我恐怕那少年就是這位瘋魔的太太。

從地窟一直到頂間，她都走過了。她常常搜尋最偏僻的地方；用她的纖手捶敲牆壁，或用她的鼻子在四處聞嗅。有時她佇立在石級上，有時她出神於茶几堆裏，再不然就把耳朵附在牆上靜聽，或者在煙囪前凝視，好像要爬進去看一看。當她找不着她所找的東西的時候，她便跑到花園裏去散心——花園裏有高的嬰粟花，黑暗的小路，和葉間的透光的空隙。她整天的搜尋，整天地仰着腦袋，好像正在聞嗅那溫柔的香味。

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妮南，在這所樹木很多的別墅中有一種愛的氣息。因為從前有位姑娘會幽禁在牠裏面，所以四壁現在還存着餘香。有如一個盛過紫羅

蘭花球的衣箱。我敢說，阿德琳的行爲所以如此奇怪，都是由於這種香味在她的腦中鼓動。當她吸了這愛的香味而不能自禁的時候，她便冒着月光跑到這片神仙之地，盼望有過路的騎士來驚醒她的迷夢，並同她接吻。

她一覺得疲倦的時候，就攜着小凳子到林子裏去乘涼。在最熱的天氣，她總要到林中的水池裏洗一個澡。洗澡就是她的休息。她如同水裏的仙子一樣，在泉水裏得到莫大的美感。當她讓衣服自動地脫到地上而踏入水中的時候——她這時的态度非常安適，好像一個在孤中找安慰的獵神——石膏的愛神向她微笑了。她裸着身體，祇有水菱在腰間圍着，連小魚看見都要醉迷。她慢慢地洶動，白色的肩膀露出水面，好像一隻鴨子在水面展着翅子。水的冷度給她一種特別的美感。如果沒有那斷臂的愛神在對面向她微笑，她就可以說絕對安適了。

有一晚上她竟冒着洞裏的可怕的黑暗，一直鑽到洞底，企着兩腳，把耳朵附在愛神的嘴邊，聽他說些什麼。

「最可驚的，當這季阿德琳到了別墅的時候，她看見屋達夫——那個高的少年，她的對手，——已經佔了別墅中最好的臥室。看那個樣子，他大概是若M夫人的二個表弟。她於是發誓要趕他出去。她大胆把箱子解開以後，到各處去問長問短。自此有一星期的工夫，屋達夫祇吸着雪茄，沈默地從窗口裏望着她的一舉一動。即是到了晚上，他們中間也無有口角和爭執。他的舉止非常文雅，於是她便放下心去，以為他不過是一個多嘴的人罷了。他仍舊吸他的煙，她仍舊在園子裏東敲西那，在池子裏洗她的澡。

她每次洗澡總要在半夜裏，當人人都睡了之後，未洗之先，她尤其要看屋達夫是否已經吹了他的蠟燭；然後她才悄悄地鑽下樓梯，好像要同情人幽會似的，恨不得一時鑽進冷水去。自從她知道別墅裏已經有了一個男子，她便常常要打寒慄。倘若她在這時一開窗子，或者從樹葉後看見了她的肩膀，那便怎麼辦呢？

當她在池內翻江倒海地戲水的時候，當月光照在她那和裸體似的裸體上的時候，感到這一層她便毛骨悚然。

有一晚上她在十一點鐘下了樓，這時全別墅已經入睡有兩小時了。今晚她覺得特別胆大。她在少年伯爵的門外聽了一會，似乎聽了他的鼾聲。聽了一個打鼾的人！這使她愈發厭惡男子，使她愈發渴望那濃睡の池水所給她的快感。她站在樹下一件一件地脫下她的衣服。今晚特別黑暗，月亮剛才出來，她那白色的身體在岸上閃閃地好像一棵幼年的白楊。一陣陣的涼風從四面吹來，在她的兩肩接了許多熱烈的吻。她被這氣顛得有點疲倦了，所以十分安嬌，同時又因充滿了熱烈的快樂，不禁在地上跳躍起來。

月亮慢慢地升上來，已經照着池水的一角。最可怕的，在這月光的池面上，她竟看見了一個人頭在那裏歇着她。她急忙跳下水去，使池水浸了兩管，連頭部，似乎要擊還有皺紋的巾巾遮住她的腦部。然後才用一種驚慌的聲音問道：

「你是誰呢？」你在那裏做什麼。」

「是我，夫人，」伯爵鎮靜地回答。「不要恐慌，我在洗澡。」

西

可怕絲沈沈充滿了園中的空氣。在水面上祇有一個一個的水泡，從阿德琳的廣旁優優放出來，到伯爵的頰邊消滅，而發出輕微的聲響。伯爵鎮靜地揮一隻手來，似乎要抓住一根繩條，幫助自己出水。

「不要動！我命令你不要動！」阿德琳用一種害怕的聲調道。「走回去，快走回去！」

但是，夫人，」他走到水深至頸的地方說「我已經在水裏過了一小時了。」

「那沒有關係，先生，我不能讓你出去，你要明白。我們必須等一等。」

可憐的伯爵夫人幾乎要發狂了當她說等一等的時候，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地爲

什麼說，她的心田已經被這可怕的事件擾亂了。但達夫却欣然微笑。

「但是，」他又提議道，「如果把身子轉過去——」

「不，不，先生。你沒看見月亮嗎？」

實在的，牠這時已經升到頭頂，而完全照見這個池子了。牠的光輝非常好看。水池在樹木圍繞中反映着月光，宛似一面鏡子；池畔的蘆葦和水荇則好像用畫刷和墨水繪成的陰響。點點的繁星，穿過了樹枝，映在水面。水流帶着一種低沈的聲音，在阿德琳的背後流過。她試向洞中望了一望，看見那石膏的愛神正向她微笑，好像已經知道了這事的結局。

「月亮嗎？當然，」伯爵細語說「但是如果把身子轉過去——」

「不，不，一千個不。我們必須等亮過來。你看，牠正在走哩。候牠走到那棵樹的後面，樹影就可以遮上我們了。」

「但是牠一時走不到樹後呢！」

「啊！至多三刻鐘。那不要緊。我們必須候一候才行。等月亮爬到樹根，你纔可以出來了。」

伯爵本要反對，但是他剛走到水深至腰的地方，他便發出一種十分尖銳的叫聲，他於是不得不走回來，使水達到自己的頸部。他倆都站着激烈地交談。他們的腦袋——男爵夫人的頭上有一雙令人難忘的眼睛，伯爵的頭上有一副美麗的鬚髮，——都露在平靜的水上，相距一碼上下。看齊的愛神在他那春藤的簾子後面笑得更厲害了。

五

阿德里亞諾已經投身於水菱叢中了。當她在冷水裏定住了心而決意要一小時的時候，她才發現池水是澄清澈澈的；她可以看見她的兩足。同時月亮也好像正在戲水似的，映出萬道曲折的光線，如同透明的金液。也許伯爵已經看見她的兩脚了；倘若他已經看見了她的全身，那便怎麼辦呢？——於是她用水菱趕快把身

子遞住，然後又拉過水面的圓葉來，做了一個寬的扇巾，打扮好了之後，她才放下心去。

伯爵却把這事看得非常淡薄。因為沒有樹根可坐，他便改為跪式；池水一直達到他的領下，好像一個埋頭於理髮館的水盆裏的處，他爲此事不致十分可笑起見，便和男爵夫人閒談起來，竭力避免一切關於這難堪的情形的話。

「今天真熱，什麼水。」

「是的，先生，十分熱人。幸而在這一片有樹木的地方還好些。」

「自然。我們的姑母真是個好人，不是嗎？」

「實在是個好人。」

隨後他又聽到冬天要舉行的賽馬和跳舞。但阿德琳起始有點涼了。她疑惑自己已在岸上的時候已經被伯爵看見了。這件事不但可怕而且重要。她想那時月亮還沒有出來，樹底下很黑。她又記得那時候她是站在一棵巨橡的後面，那棵橡樹一定

能遮住她，但在事實上說，伯爵誠然是個討厭的人。她恨他，願意他被泥滑倒，淹在水裏。那時她一定不去伸手救他。當他看見她走近的時候，他爲何不喊一聲，說他正在洗澡呢？這問題已弄得很明顯了，使她不得不說出口去。當他正講最近的衣帽的式樣的時候，她不禁發問了。

「我那時不知道是你，」他回答說。「說句實話，我那時簡直嚇壞了。我見你全身都是白的，我還以爲隨美人出葬了呢，你就是那位幽禁在這裏的姑娘，——我嚇得竟喊不出來了。」

六

半小時以後，他們已經變成很好的朋友了。阿德琳想自己在跳舞會裏既不怕穿短褲的衣服，這時當褲子可以露出肩膀。因此她就把手子露出來，把使她不舒服的水菱扯開。接着她又伸出她的兩臂，她的模樣好像一個水裏的餛子，露着頸部，赤着兩臂，穿着樹葉做成的長袍，緞子的衣尾似的在背後曳着。

伯爵漸漸地溫存起來了。他經她的允許向外走了幾步，爲的是找一個樹根。他的牙齒起始相碰了，他高興地望着月亮。

「嘿！牠在慢慢地走哩。」

「呃！不對，牠在飛哩。」

她笑了，接着說：

「我們至少還要候一刻鐘。」

於是他便小心地乘飛而行，向她宣言。他說出他如何愛了她兩年之久，並且說，即使有的時候似乎惹弄她，不過因爲他相信這癡癡比那無味的應酬話好些。阿德琳漸漸焦急起來，急忙把水菱拉過來遮上頸部，並且把手縮進水去。由外面看來，祇能看見她的鼻尖；月亮照在她的眼上，使她覺得十分目眩。她看不見伯爵了。猛然聽見一陣拍水的聲音，水花濺在她的唇上。

「請你不要動吧！」她說，「請你不要走動，行不行？」

「我並沒有走動，」伯爵說，「我是滑倒了。去！我愛你！」

伯爵「在極其痛苦要動，伯爵轉過身說，我總必須等月亮走到樹後才行。」

原來，那筆毛筆與伯爵的鼻尖；月亮照到伯爵的頭上，伯爵覺着十分自如。伯爵不見伯爵相見伯爵在樹後了。伯爵的愛神不禁失笑了。伯爵，並且把手讓給水去。由於面鏡，伯爵的頭封以平添水鏡，不覺因為伯爵五年十一月八日關於北極高我些。

伯爵出對小心伯爵乘張而行，向伯爵宣言。伯爵出對伯爵回變了伯爵手之人，並且

「伯爵至少該要對一吸氣。」

伯爵笑了，對伯爵：

「別！不怪，伯爵乘張。」

「別！別！別！別！別！」

伯爵不齒談故伯爵了，伯爵高興此聲響民亮。

伯爵漸漸此聲響來了。伯爵眼神此聲響向長去了幾米，伯爵是這一個樹林。

正當善惡

法國法朗士著

「明星報」的創辦人，「國家評論」和「新時代」書報的政治欄，文學欄的編輯，奧特，在請我接入他的編輯室後，便坐在深大的臂椅裏向我說道：

「我的好馬多，請你給「新時代」的專號寫一篇小說罷。三百行專寫社會的文字。要一點帶上等社會的色采而能使人生興趣的東西。」

我向奧特說我不長於這類的文字，至少也非如他所指的，但無論如何，我是預備要給他寫一篇的。

「我希望，」他說，「你的題目是：給富人看的故事。」

「我却寧願作篇：給窮人看的故事。」

「我的意思也是如此。一篇能激發富人對貧民生憐憫心的故事。」

「這正是我所反對的。我不求富人對貧民有什麼憐憫心。」

「真奇怪！」

「這不奇怪，這正是科學的。我以為富人對窮人生憐憫心正是給「人類平等」以莫大恥辱和戕賊。設若你要向我對富人說幾句話時，我就向他們說：留著你的憐憫罷；他們用不着它。爲什麼單有憐憫心而無公平心呢？你們一定早打算好了，而且早算清了。這並不是情緒上的問題。這乃是經濟上的事情。如果你們想借你的賙濟延長他們的窮困，延長你們的富庶，你的同情淚豈能掩飾你們的賙濟的害處。「你必須物歸原主啊，」如在梅拉得長老講道後那律師對審判官說。你們賙濟貧民正是要避免「物歸原主。」你們施捨以少數金錢正是要保存大宗的

產業，以便你們晝夜的死守。沙基斯的暴君之所以把他的戒指投入海中，也是因為同樣的原故。但報果之神（Zeus）並不收受那點錙銖之餘。這隻戒指終於被一個漁夫發現於魚腹，奉回暴君。波力克拉提後來把他的財產完全失掉……」

「你在說笑話哩。」

「我不是在說笑話。我是要使富人明白，他們是爲討便宜而仁慈。他們的慷慨費不了多少錢，不過爲了堵上債主的嘴而已。這不是正當交易的辦法。這意見說不定於他們有用哩。」

「這就是要爲增加銷路起見而要發表的意思！一點也不是，我的朋友，一點也不是！」

「你爲什麼必要人們對於窮人的態度異乎對富人利有弊的人呢？對於富人和有勢者他欠他們多少？還多少？若不公當然就不還。此即所謂誠實。如果他要誠實，他應當同樣待窮人。你不要以爲富人什麼都不欠窮人的。我不信那位富人作

如是想，正因為所欠太多，所以意見便有不同。於是誰也不急於解決這個問題了。大家都想模糊過去。誰都知道自己欠別人的債。不過因所欠之數不清，所以暫時調濟一點以圖混過。這就是所謂慈善事業，有益於社會的事業了。」

「但是，朋友，你的話中沒有常識。或者我之爲社會主義者還甚於你呢，不講實際的。救濟人民雖困苦，延長人民的生命，改革些不公平的事情，已的結果。一個人做好事也不過是做到一部分，並非事事都能即刻改善。如的小說能感動一百個富讀者，使他們樂於調濟，那也是件不小的成功。漸漸下去。貧民的命運或能變得好過一點。」

「使貧民的命運好過一點就好了嗎？沒有窮便沒有富，沒有富就沒有窮，二者相因而生。我以為窮人的情況不但用不着改善而且還應該加厲。我不願意鼓勵富人去調濟貧民，因為他們的調濟是有毒的。因為他們的調濟是利於己而有害於受者的，因為富庶本身便是慘酷的，不能裝仁慈的假惺惺。你既要我勸富人做著

小說，我當向他們說。「你們把窮人當做狗，餵養他們正是要他們咬人。你們養的貧民都是資產階級的獵犬，向貧民吠逐。你們的賙濟祇限於那些有求於你們的人。工人並不向你們求什麼，他們也不受你們什麼。」

「但病人，老者和孤兒呢？……」

「他們自然有權利活着。即是爲他們的原故，我也不去激發富人的憐憫心，我要訴諸公平。」

「完全是理論上的空談！我們回到現實來罷。你給我寫一篇小說，同時你也可以提倡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現在是很時髦的主義而且是很高尚的主義。自然，我指的並不是革斯得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堯厄的社會主義。我所指的乃是穩健的社會主義，如反對集合主義者所倡的。最好你的小說裏來上幾個青年人。我還打算加入幾幅插畫，因爲讀者都歡喜有趣的圖畫。千萬要寫出一位年輕的女郎，嬌媚的女郎。我想一定不難做到。」

「是的，不難。」

「你能再加一個小掃烟筒者嗎？我有一幅現成的設色畫，畫着一位年輕的女郎在馬得蘭石階上調濟一個小掃烟筒者。我們正可乘這機會把它用上……那時天氣非常嚴寒，大雪正下個不住；美麗的女郎正把一個「蘇」丟在掃烟筒者手裏，你明白不？」

「明白。」

「你祇按着這主旨發揮就行了。」

「我來發揮，這位小掃烟筒者真是感激若狂，忽地撲過去，把女郎的紛頸緊摟。可巧她是林諾梯伯爵的女兒。他吻了一下，立刻在這女郎頰上印了個煤烟的圓影。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影，又圓又黑。他真愛她啊，愛梅（她的名字）對於這種誠懇的，磊落的愛情焉能不動心……我想這意思也夠動了。」

「是的，你定能做到。」

「你既鼓勵我，我就住下說罷。問了那富麗的豪後，她懶得洗臉。這是她平生第一次懶得洗臉；她願意保留住頰上的唇痕。同時小掃烟筒者也隨她開了門口。癡心妄想地佇立在這年輕美麗女郎的窗下。……行不行？」

「自然，自然。」

「我再接續說罷。第二天早，當愛海還在她的小床上躺着的時候，她見小掃烟筒者由烟筒裏慢慢下來。下來後什麼都沒有表示，他一直向女郎撲去，給她印上許多煤煙的圓影。我忘記對你說了，他也是非常俊美的少年。他正在狂喜的時候，不提防却驚動了伯爵夫人。她於是嗚嗚呼救起來。但他好像中了魔似的，既沒看見也沒聽見。」

「我親愛的馬多啊……」

「他好像中了魔似的，既沒看見也沒聽見。伯爵聞聲慌忙跑進屋來。他的貴族派頭向來是不小的。他抓住這小掃烟筒者的將部，提起來，把他帶出窗外。」

「我親愛的馬多……」

「我要趕快結束才好……九個月以後，小掃帚高着使高地位貴族小姐結了婚，這就是正當慈善的結果。」

「我的馬多，你拿我開心的時候也夠久了。」

「一點也不是開心。我必須說完才行。小掃帚筒看娶了林雷梯小姐之後，便做了教皇伯爵，但不久又因為賽馬破了產。他現在是孟蘭地方蓋特街上的屠商。他妻子替他照料鋪子。賣燈子的價目是八十法郎一個，分期交納。」

「我的馬多，你這故事一點也沒有意思。」

「你聽啊，我的奧特，我方纔說的其實是拉馬丁 *Chu'e b'un Ange* 和梵宜的 *Loa*，無論如何，它總比你那些使人落淚的小說好些，那些小說使不和善的人自信為和善，使不做好事的人自信做了好事，使人信仁慈為易事，而實則仁慈

乃是世上最難的事。我的小説是含有深意的。並且它是樂觀的，有善結局的。因為，在蓋特街上她的鋪子裏，她找到她所求不到的娛樂和幸福。假若她要嫁給一個外交家或官僚的話。我的編輯先生，請你回答我這句話：你願意把我的「正當慈善」登於「新時代」上嗎？……」

「你是正經地問我嗎？……」

「我十分正經地問你。如果你不要我的小説，我就把它在別處發表。」

「什麼地方……？」

「比較高等的雜誌。」

「我請你去發表罷。」

「你看着罷。」

狗的哲學

法國法朗士著

一

人，獸，和石頭愈走近愈大，到我跟前就大得不成樣子。我却不是這樣。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般大。

二

當我的主人把將要放到自己嘴裏的食物給我丟在案下的時候，那不過是引誘我，如果我受了引誘他就可以打我。因為我不相信他會爲我的原故而奪他自己的

幸福。

三

在牠的鼻孔裏味是香的。

四

當我臥在我主人椅後的時候，他可以使我溫暖。這是因為他是一個神。在壁爐的前邊有一塊熱的石頭。那塊石頭是神聖的。

五

我有意思我就說話。從我主人的口裏也發出同樣的聲音來表情。但他的意義並沒有我用聲音表出的那樣清楚。我發出的每個聲音都有一個意義。從我主人的口裏常發出許多沒用的雜聲。領略主人的思想是難的，却是必需的。

六

吃是好的。吃完了更好。因為在旁邊等着要搶你的食物的敵人又是變又

快的。

七

一切都流來流去。只有我是不動的。

八

我是萬物的中心：人，獸，物件，對我好的和對我壞的，都排在我的周圍。

九

在睡眠裏像可以看見人，狗，馬，樹，快意和不快意的形體。當你醒來的時候這些形體就消滅了。

十

（反省）我愛我的主人波耶雷，因為他是有力而且可怕的。

十一

因之而被打的行爲是壞的行爲。因之而受撫摸或獎勵的行爲是好的行爲。

十二

到了晚上鬼怪就住在房子的四處。我吠，爲的要警告我的主人把他們趕

出。

十三

(祈禱)啊，我的主人，波耶雷，勇敢之神，我崇拜你。當你可怕的時候，你應受讚美。當你和善的時候，你也應受讚美。我膝屈於你的腳下：我舐你的手。當你坐在你的大桌上多量地吃的時候，你是十分偉大而十分好看。當你從一片木柴上打出火來，把黑夜變成白天的時候，你更是偉大而且好看。把我留在你的家裏，把每個別的狗都摒之於外。還有你，廚子安息里克啊，良善而偉大的神靈，我怕你，我敬你，爲的是你好多給我些東西吃。

十四

一個對人求憐而對畜到主人那裏的人物毒視的狗，所過的生活是不幸而無定的。

十五

一天，從一個破的水缸裏——那是裝滿經過客廳挑來的水的——水流到光潔的板上來了。那個污濁的水缸大概要換一棍子吧。

十六

人有開一切門的神力。我自己却只能開很少的門。門是一些不肯服從狗的大人物。

十七

想知道你對於人做得對不對是不可能的。你必須崇拜他們而不求明瞭他們。他們的智慧是神祕的。

十八

狗的生活是充滿了危險的。如果他總想逃脫受苦，他就得永遠防備着，在吃飯中甚至在睡覺中。

第十九 雖然人總對我不理不睬，但我總想求他。

（懇求）「恐懼」啊，尊嚴而慈悲的「恐懼」啊，神聖而佑人的「恐懼」啊，請你常常附住我，請你在危險中充實我，那麼我就可以避去有害的東西，免得當我撲到仇敵身上的時候，我因不小心而受苦。

二十

世上有一些被馬在街上拉的車子。他們是可怕的。世上還有出氣很響的自動的車子。他們也是可怕的。衣服襤褸的人是可惡的，頭上頂着籃子或圓桶的人也是一樣。我不喜歡那些大聲叫喊而在街上追逐的孩子。世界真是充滿了有害而且可怕的東西。

一個僕人永遠而僕人主人永遠而主人，一個主人永遠而主人，一個主人永遠而主人。

無神者之撒彌

巴爾扎克原著

邊雄大夫——一位在科學上貢獻過一個很重要的生理學的理論的醫生，一位雖然現在年紀還很輕，早已被列為巴黎學派（全歐洲的醫生都敬視的醫學中心）的名人中間的醫生——在專攻純醫學之前，曾習許多年外科。他的初期的研究是在一位法國，最大的外科醫生的指導之下做的，就是那像風雨雷電似地穿道科學界的著名的戴斯布蘭。連戴氏的敵人都承認，戴氏的死已經把一種不可言傳的外科方法埋在他的墳墓裏了。正如各項天才一樣，他是沒有承繼人的；他把一切隨身帶到這世界上來，又隨身帶走。外科醫生們的榮譽有如像拾人們的榮譽，也隨

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存在，人一不在，他們的才能便不復爲人所注重到了。伶人們和外科醫生們。還有那些唱歌者，以及那些用技巧來增加音樂之力的樂師們，都是短時間的英雄。戴斯布蘭本身就可以證明這些暫時的天才的命運的相同。他的名字，昨天還那樣震耳，今天便幾乎被人忘却了，此後牠將僅留在特殊的範圍裏，永無出頭之日。要使一個學者的名字越出他的科學的領域，而侵入人類的普通，歷史，不是須要一些空前的條件嗎？戴斯布蘭，有那種廣泛的知識，可以使一個人成爲一個世紀的動字或形容字嗎？戴斯布蘭生了一副神眼：他用一種先天的或後天的直覺看透了他的病人和那病人的病，這種直覺使他抓住那特殊的個人的病象，使他注意到氛圍的情形和氣質的不同，而決定了動手術的準確的時間，鐘點，分秒，爲了和大自然步驟相同起見，難道他曾研究過人體和大氣中供人呼吸，或是人地中供人配製的那些元素間的不斷的關係嗎？難道他是用那成居誰那

（註一）的天才的推測力，類觸力來行他的手術嗎？不管怎樣吧，他總算把他自

已造成了人體的內行，他能從「現在」看透了牠的過去和未來。但是，他可曾集各種科學於一身，像希波克立察（註二）加蘭（註三）和亞里士多德麼嗎？他可曾領導着一個學派走向一些新的世界嗎？沒有。即使我們承認這位人體化學的觀察者善於古星術——這就是說，知道混合中的元素，生命的原因，生命以前的生命；並且從牠的配合中知道牠將來的情形——不幸他的一切也是個人的；在他活着的時候，他被利己心把他與世隔絕，而在今日，他的利己心又消滅了他的榮譽他的墳墓上沒有銅像對未來訴說一般天才們所追求的那些祕密。但也許戴斯布蘭的才能正是他的信仰的一部份，所以他是沒有死亡的。地球的大氣層在他看來只是一個有生殖力的袋子；他把地球看作一個有殼的雞蛋，因為不能斷定上古是先有蛋還是先有雞，於是他就既不承認蛋殼也不承認蛋。他既不相信人性以前的獸性，也不相信人性以後的靈性。戴斯布蘭並不懷疑，他肯定。他的坦白的，純粹的無神論與大多數的學者——他們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然而却都是頑固的無

神者，頑固得使一般信仰宗教的人不能相信天地間會有這種人。——的無神論相同。一個從年紀很輕的時候就習慣於解剖人體；——在牠有生命以前的，有生命的期間，有生命以後——搜遍了牠的一切組織，而找不到那個在宗教理論上佔着重要的地位的唯一靈魂的人，當然不會有別樣的意見的。他承認人有一個大腦中樞，一個血液中樞，而前兩者可以互相代替，所以在他死的前兩三天，他相信聽覺對於聽的作用並不是必要的，視覺對於視的作用也不是必要的，太陽神經系可以在不知不覺中代替牠們；戴斯布蘭既然在人身找到兩個「靈魂」，便用這個實證事實了他的無神論，雖然這對於上帝的問題仍舊沒有解決，據說這大正如許多大天才一樣，——上帝宥恕他們吧！——至死不悟。

這位偉大的人物的一生，用那些急於要消滅他的名譽的敵人的話來說，是有許多毛病，倒不如說是顯然的矛盾。一般忌才的人或淺薄的人從來看不清那些才智高的人的行爲的動機，總是隨便抓住一點微末的矛盾處，提起公訴，造出些

個臨時的罪名來。假使，過些時，他們攻擊的人成了功，用因果的關係來證明，他們的前隊的誣謗仍舊會有一部分存在下去。所以，在現代，當拿破侖把他的鷹翼展到英國去時，他便被當時人所攻擊，他們用一八二二年（註四）來解釋一九〇四年和布龍尼港內的平底船（註五）。

說到戴斯布蘭，他的榮譽和科學知識既是無懈可擊，他的敵人們只好拿他的古怪的脾氣和他的性格做把柄。不過他也真有英國人所謂 *eccen tricity* 的那種特質。有時他穿得非常講究，像悲歌詩人克萊比龍（註六）一樣，有時却是非常不修邊幅；有時人家看見他坐車，有時人家看見他步行。有時粗魯，有時又和氣；在外表看來似乎又狠心又吝嗇，但他却能夠在他的老師們亡命的時候把他的財產獻給他們，而他們也真用過些日子，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受別人的互相矛盾的判斷。雖然他爲了獲得一般醫生所不應冀望的靈米謝勳章，會在宮庭裏從他的衣袋掉一本時髦的書出來，但在心裏他却會冷笑的，他對人類有一種很深的憎惡，因

爲他已經把他們處處都看透了，而且無論在最嚴肅的行爲裏或最卑鄙的行爲裏，他都抓住了他們的真面孔。一個偉人的性格常是敢當的。假使在這些巨人中間有一個人才能比見識高，那麼他的見識至少也比那僅被人稱爲「有見識的人」廣泛得多。一切天才都有一種直覺。這種直覺也許是專對某一種專門問題而生的；但是一個既能看清一種事情，當然也會看清別種事情。那被一個由他救活的外交官問：「皇帝怎麼樣了？」而回答：「倖臣現在既已經活轉來了，那位真正的人也快了」的醫生，一定不僅是一個外科醫生或內科醫生，並也是一個大智者。所以，一個對於人性有親切而耐性的觀察的人，一定會覺得戴斯布蘭的過分的嬌情是應該的，而且也一定會相信，正如戴斯布蘭自己一樣，他可以成爲一個大政治家，正如他之成爲大外科醫生一樣。

在戴斯布蘭的時人對於戴斯布蘭一生所認爲異樣的事情中，我們現在特選出最有意味一件，因爲在故事尚未尾我們可以找到他的動機，而且可以替他洗刷許多冤

在戴斯布蘭的醫院裏的所有的學生中，何拉司·邊維是最和他合得來的一個。何拉司·邊維在進入勞特居醫院之前，是一個醫科學生，住在一個拉丁醫的一個名字叫佛格公寓的窮公寓裏。在那裏，這位可憐的青年受過許多奇窮的苦痛——這些苦痛有如一個燃鍋，許多大才的青年都從這鍋裏純潔而清廉地走出來，彷彿一些鑽石，雖經任何震動，也沒有絲毫損傷。在他們那無羈的熱情之火中，他們把性情鍊得非常正直，而且因為不斷地用上法來克制自己，他們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去對付一般天才們所應遇的那種爭鬪。何拉司是一個直爽的青年，在信義的問題上從不會取巧，說話總是痛痛快快地，既肯為朋友當他的大衣，又肯為朋友犧牲他的時間。他是一個不計較受辱是否相抵的朋友，因為他知道他所受的一定會比他施的多。他的大多數的朋友都對他有一種私心的敬仰，這種敬仰是被一種和善的美德所引起來的；而且有許多人還懼怕他的勸責。比如邊維疏

屢遭些好處的時候絲毫沒有眩耀的神氣。他既不是一個清教徒，也不是一個宣
教士當；他勸人的時候，他也罵街賭咒；而到了相當的時機，他也會儘情大笑一
場。他是一個好同伴，像大兵一樣不會矯情，又痛快又坦白——並不像水手，
因為這年頭的水手都是狡猾的外交。——正如一個無事不可對人言的青年一樣，
他走路時總是揚着頭，心裏沒有一點牽掛。總之，何拉司一是個有許多奧萊斯特
的比拉德（註七）（這個年頭的債主們簡直就像古代的女閻王（註八。））他帶
着一種高興的心情來擔負他的貧困，這種心情也許就是造成勇氣的最大的成分
；而且，正如一切身無長物的人，他拉的債也很少。像駱駝一樣地頭腦_{清楚}，像
牡鹿一樣地機靈，他的思想和他的行為都是同樣地堅定。自從那位著名的外科
醫生（攬戴斯布蘭——譯者）認清了那些使何拉司_{英雄}被他的朋友們所重視的
美德甚至弱點之後，邊雄一生的幸福便開始了。當那位臨診學的主任講師把一個
青年放在他的保護之下時，這一年，正如人家所說，就算「登上鏡」了。戴斯布

蘭每次到富室去的時候總帶着邊羅做他的副手，在那裏，幾乎每次都有幾禮金落入這個弟子的錢袋裏，而且在那裏，這位外省青年不知不覺地知道了許多巴黎生活的祕密。在門診的時候，他總是叫他留在他的書房裏，給他辦事做；有時，他叫他陪一位有錢的病人到鑛泉去洗澡；總之，他簡直替他開闢了一個職業，因此過了不久，這位專科的外科醫生居然有了一個參謀了。這兩個人，一個在地位上和學問上都已登峯造極，錢又多，名又大；一個是無名小卒，既沒有錢又沒有名——竟成了寮友了。偉大的戴斯布爾什麼事都告訴他的助手；這位助手一看就知道某某婦人曾否在他老師旁邊的椅子上坐過，或者曾否在那裏在書房裏的，戴斯布爾所睡著名的榻上坐過；他對於這偉大的人物的半獅半牛的性格——這性情後來在這位偉大的胸中愈來愈發展，終於使他心臘擴張而死——知道得非常清楚，他研究過那種忙迫的生活中的古怪處，那種可鄙的貪吝中的計劃，那藏在學者身內的政治家的希望；他可以預先看出埋在那顆心——這顆心與其說是

青銅製的，不如說是鍍了一層青銅。——裏的那僅有的情感所受的欺騙。

有一天，邊雄告戴斯布蘭說，有一個聖雅各醫的可憐的水夫，因為疲倦和窮困病得非常利害；這個可憐的奧維納人（註九）在一八二一年的冬天除了馬鈴薯之外什麼都沒有吃。戴斯布蘭立刻把所有的病人都丟開，也不怕把馬累死，由邊雄隨着，飛馳到這可憐的人那裏，親自把他運到著名的邵布阿（註十）在聖丹尼城廂時建的那個療養院裏去。他每天跑去治這個人；當他把他治好之後，他又給了他些錢，叫他買了一匹馬和一輛水車。這個奧維納人有一個特別的脾氣。當他的朋友們有一個生了病時，他總是立刻把他帶到戴斯布蘭那裏，對他的恩人說：「我決不讓他到別人那裏去。」戴斯布蘭雖然脾氣很壞，在這種時候却總是和那水夫握握手，對他說：「把他們都帶來吧。」於是他便這位甘達山（註十一）的兒子住在勞特居醫院裏，在他留院的時間對他盡心照護。邊雄有好幾次注意他的主任對於奧維納人，尤其對於水夫們，有一種偏愛；但是因為戴斯布蘭把勞特

居醫院的職務看作一種義務，這位學生也就不覺得這中間有什麼特別可怪了。

有一天，當邊雄在早晨九點鐘穿過聖蘇比斯廣場的時候，他發現他的老師正走進那教堂。戴斯布蘭那些平原是離開他的馬車遠一步都不肯走動，這時却是步行着，偷偷摸摸地潛入那小獅子路的教堂門，彷彿是進一個不名譽的房子似地。這位深知他老師的意件，而且自己也是一個極端的加般尼主義者（註十二）的副手，自然而然地好奇心所驅使，也潛入了聖蘇比斯教堂。進去一看，邊雄一驚非同小可，原來那位偉大的戴斯布蘭，那位對大使們毫無戀愛之意的無神者，——因為他們經不住解剖刀，而且既不瘦管病人又不患胃炎，——那位大無畏的喪神者，竟恭恭敬敬地跪在那裏，你猜跪在什麼地方；跪在聖母小堂裏，正在聖母面前聽一個彌撒，接着又付彌撒費，濟貧捐，態度始終像他動手術的時候一樣嚴肅。

想來他總不是來研究聖母的產子問題的吧，邊雄說。他的驚訝是大得沒

有過了。假使我在聖餐節看見他執着天樽的流蘇，那不過是個玩笑罷了？但在這一個時候，獨自一個人，沒有一個人看見，這就耐人尋思了！

英雄不願意使人誤會他是在偵察羅特居醫院的第一個外科醫生的行動，因此他便走開了。可巧戴斯布蘭那天請他吃飯，不是在家裏，是在一個飯館裏。在黎和和酪乾之間，邊煮用了很巧妙的方法把話鋒轉到彌撒方面去，把繩比作一種儀，一種滑稽劇。

而且這種滑稽劇所流的血比拿破侖的所有的戰役，比布魯塞（註十三）的所有放血器還多！戴斯布蘭說。彌撒是教皇們臆造出來的一種儀式，產生的時代至早也在十六世紀之後，牠的根據就是 *Hoe est coprus*（意即「此即聖體」）爲了制訂聖餐節，從前的人不知流了多少血！羅馬想藉這個節日的制訂宣示牠在聖餐是否基督的血肉的問題——這教義的分裂曾使教會紛亂三世紀——上的勝利。都魯斯、伯爵和柯爾比人的戰爭（註十四）就是這件事的尾盤。佛多亞人

和阿羅比人都不肯承認這個新制度。

總之，戴斯布蘭很忘形地發洩出他的那些無神者的狂語，說了許多福爾泰式的笑話，——或者，說得確當一點，戲擬了一大套引言（註十五。）

——嚇！邊雄心裏說，今天早晨的那位信徒又跑到那裏去了？

他沈默着；他疑心自己在聖蘇比斯教堂裏看見的不是他的主任。戴斯布蘭用不着對邊雄撒謊；他們倆相知得太清楚了；他們在一切嚴重的問題上，都已經交接了意見，對於一切系統都客觀地討論過，把牠詳細考察着，或者把牠們用懷疑之解剖刀解剖着。

三個月過去了。邊雄已經把這件事放在一邊了，雖然牠已深深地刻在他的記憶裏了。在那年，有一天，勞特居醫院的一位醫生在邊雄面前拉住戴斯布蘭的路膊，彷彿要問他一句話。

——你到聖蘇比斯教堂去什麼事？他說。

——去看一位膝頭上生骨疽的教士，是安古萊姆公爵夫人託附給我的，戴斯布蘭說。

那位醫生對這個答辭滿意了，但是邊雄却不能。

——啊！他那裏是到教堂是看膝頭生病的人去了，他是去聽他的彌撒去了，這位助手心裏說。

邊雄決定監視着戴斯布蘭；他把看見他進聖遜比斯教堂的日子和時刻記住，決定翌年同日同時再去一趟。看能否再捉到他一次。假使他再去，這麼他這種有週期的禮拜是值得作科學的研究的，因為在這樣一個人物身上，他的思想和行爲之間就不應該這樣直接的矛盾的。第二年，在上述的日子和時辰，邊雄——他是時已不復是戴斯布蘭的助手了——看見這位外科醫生的馬車停在杜爾儂路和小獅子路的拐角上，他的朋友從裏面下來，很神秘地沿著聖遜比斯教堂的牆走着，又在聖母壇前聽了他的彌撒。絕對是戴斯布蘭！那外科主任，在平日的無神者，那

偶然的信徒。這件事的情節愈不愈麻煩了。這位著名的學者的有恆的精神增加了他複雜的性。威斯和蘭出來之後，邊雄走到那出來收拾小堂的東西的監守，問他這位先生是否常來。

——我來這裏已經二十年了，監守說，二十年以來每年總有四次來這裏聽彌撒；這彌撒是他設立的。

——他設立的！邊雄一面走開一面說。這和聖母懷孕一樣神祕，光這件事就可以使一個醫生對一切事情都懷疑了。

此後，邊雄醫生雖然是威斯和蘭的朋友，却好久都沒有機會和他談到他生活中的這件怪事。即使他們在診病的時候或是在交際場中相遇，他們也很難找到那種使兩個朋友得以腳踏著爐架，頭靠着椅背，互相談心的機密而清靜的時候。最後，又過了七年，在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之後，當人們正擁到大主教的府裏去的時候，當民主的熱情正驅使着他們起那些在房屋之海裏像閃電一樣地放着光的鍍金

十字架都毀了的時候，當反教的空氣和大混亂正充滿了街衢的時候，邊雄也發現戴斯布蘭走進聖蘇比斯教堂。邊雄也跟了進去在他的身邊坐下，但是他的朋友對他既沒有什麼表示又沒有什麼驚訝之狀。他們一同聽了那特設的彌撒。

——你可以把你這反常的行為的理由告訴我嗎？當他們走出教堂時，邊雄對戴斯布蘭說。我已經有三次發見你來聽彌撒了——你！你要把這神祕的事實的理由告訴我，把你的意見和行為中國這種顯明的矛盾向我解釋明白。你不信有上帝，然而你作彌撒！老師，你非答覆我不可。

——我正像大多數的信徒一樣，他們外表上非常虔誠，其實心裏却像你我一樣，是無神者。

接着便對某某幾個政治上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可以在本世紀供給我們作一本莫里哀的偽君子的續集——大肆諷刺。

——我所問的並不是這些個，邊雄說，我想知道你剛才所做的這件事的

理由，慾爲什麼捐設那個彌撒。

——說老實話，我的朋友，戴斯布蘭說，我現在既然已經到了墳墓邊上了，也無妨把我早年的生活向你說說。

——在這個會兒，邊和那偉大的人正走到回風路，巴黎最糟的街道之一。戴斯布蘭攢着一座巴黎所常見的那種方尖塔似的房子——房子有一個側門，通着一路首道，首道的盡頭有一個歪扭的扶梯，一種暗光照着，這種暗光的名字非常恰當：「苦難之光」——的第六層樓。那是一所淡綠色的房子，底下一層住着一位木器商，每層都似乎住着一種不同的貧困。戴斯布蘭很有力地舉着他的胳膊，對邊說：「我在那上邊住了兩年！」

——我知道那地方，達德茲曾在那裏住過，我在青年時代差不多每天都來，我們管牠叫「偉人罐子。」後來呢？

——我剛才所聽的這樣的彌撒就與我住在達德茲所住過的那個樓頂間裏時所

發生的一些不幸關係；就是現在有一縷衣服在一盆花上懸掛着的慘狀屋子。我早年的生活是這樣的苦，邊雄，簡直我可以和任何人比他在巴黎所受的艱難。我什麼都忍受過：餓，渴，沒有錢，沒有衣服，沒有靴鞋和襯衫，一切最難受的貧困。我曾在那「偉人罐子」裏噓過我的凍僵的手指，我真願意和你一塊再去看一下。我曾在那裏工作過一個整個的冬天，看着我頭上冒熱氣，看對我的呼吸在空氣裏散漫着正如你在一個嚴寒的日子看見的馬的呼吸。我真不知道一個人從什麼可以得到助力來抵抗這種生活。我是孤立無援，既沒有錢來買書也沒有錢來付我的醫學教育費；我沒有一個朋友；我的易怒的，陰沉的，不安的性格害了我。沒有人肯從我的易怒的性情裏看出一個從社會的底層爬到頂上來的人所遭的艱難和困苦。但是——我可把這話對你說，因為在你面前我用不着隱瞞——我確實有善心和好意的根性，這種根性永遠是那些在貧困的泥濘中跋涉了許久，而有力量爬到任何頂峯上的人的天賦。我從我的家庭，從我的政鄉除了一點貧薄的津貼之外

，什麼都不能得到。在那個時候，我在早晨所吃的只是小獅子路的一個麵包店所賤賣給我的——因為牠是頭一天晚上，或頭兩天晚上烤出來的——一個小麵包，我把牠泡在牛奶裏吃，我的早餐只費兩個蘇（註十六）我每隔一天才在一個公寓裏吃一頓正式的飯，飯費是十六個蘇。這樣，我每天只花九個蘇。你當然會知道我對於衣服和鞋要怎樣地關心！我不知道我們將來被一個同伴發現他們的鞋開了線，或是聽見我們的大衣裂了口的時候是否像我們現在這樣難為情。我當時除了白水之外，什麼都不喝。我對於咖啡店有一種最大的敬慕。左比咖啡店在我睛目中是一塊福地，只有拉丁區的呂居呂斯（註十七）才配去。我時常對我自己說，我這一輩子，會有一天在那裏喝一杯奶油咖啡，玩一次骨牌嗎？我把貧困在我心裏所引起來的忿怒都放在我的工作裏。我竭力去獵取積極的知識，以便獲得一種巨大的個人價值，使我將有朝一日逃出我的卑微的環境時，對於我所達到的地位可以稱職。我所費的油比麵包多；在那些堅苦的夜晚，我對於燈光所花的錢比我

的食料多。我的奮鬥是悠久而強烈的，我沒有一點安慰。我引不起別人同情。要交朋友，就得和那些青年人混在一塊，就得有幾個錢同他們一塊喝酒，就得同他們往學生們常去的那些地方常跑！我什麼都沒有！在巴黎沒有一個人能瞭解什麼是「什麼都沒有」！每當我貧困被人家看出來時，我就覺得我的喉嚨收縮起來，這情形往往使一個病人覺得有一個球從食道裏升到喉頭。後來我曾碰見過許多一生下來就有錢的人，他們因為從來沒有感到過缺乏，竟不知道這個公式：一個青年比犯罪等於一百個蘇比X。那些鍍金的混蛋們對我說「那麼你為什麼要欠賬呢？你為什麼訂下這個重的負擔呢？」他們使我想起那位公主，當她知道人民都缺乏麵包時，却說：「他們為什麼不買雞蛋糕呢？」我真願意看看那些抱怨我手術費太貴的闊人，有一天一個人住在巴黎沒有錢，沒有行李，沒有一個朋友，沒絲毫的信用，不得不用他的五個手指工作度日，他將怎麼辦呢？他將怎樣對付他的飢餓呢？邊那，即使你有時看見我到薄無情那就是因為我把從前所受的苦歸

到在上流社會裏遇見過幾千次的無情和自私去；再不然就是因爲我想到了恨惡，嫉妬，和誹謗在「成功」和我之間所築的那些阻礙，在巴黎，當一部分人看見你把腳蹬在凳上的時候，馬上便有幾個人來抓住你的衣服的後襟，幾個人把馬鞍上的皮帶弄鬆，讓你摔下來把腦袋摔破；這個把你的馬掌取下來，那個把你的鞭子偷走，那跑過來用手槍打你一下的還是最不陰險的。我的孩子，以你這樣的才分，你不久就會知道那些庸俗的人對一個能力較高的人所作的那種可怕的，無盡止的戰爭了。假使你有一天晚上輸了二十五個路比，第二天人家就咬定你是個賭徒，而你的最好的朋友也要說你輸了二萬五千佛朗。你頭痛一下，人家便說你是個瘋子。你發一下脾氣，人家便說你難交。假使你把你的精力都集中起來對付這些侏儒的軍隊，你的最好的朋友們便喧嚷你要咬吞一切，你有必要佔上風，要專權。總之，你的好處都要成爲你的缺點，你的缺點都要成爲你的惡德，你的惡德都要成爲你的罪惡。假使你救了一個人的命，人家便說你的本意是要害死他；假

使你的病人好了，人家便說目前雖然好了，與將來却不利；假使他沒有死，他將來也得死。只要你跨一下，你就爬不起來。不管你編什麼話說，不管你怎樣說明你的權利，你總不免是個刻薄人，是個難惹的人，是個不讓青年人上進的人。所以，朋友，假使我相不相信上帝我更不相信人。你在我身上還看不出一個與每人所誣罵的戴斯布蘭完全不同的戴斯布蘭嗎？現在別讓我們跑野馬啦。且說我那時住在那所房子裏，正拚命地用着功，爲的是好通過第一次考試；我身邊一文不名。你知道，我那時已經對了一個人說「我非投軍不可了」的那種最後的極端了。我只有有一個希望，我正等着一箱襯衣從我的故鄉運來，那是那些老姨母老姑母送給我的，她們因爲不知道巴黎的情形，以爲她們的姪子每月花三十佛朗可以整天吃山珍海味，所以僅想到了你的襯衣，箱子運到時！我正在學校裏；運費要四十佛朗。那管門的人，一個住着一間平房的德國鞋匠，替我付了這筆錢，把箱子暫了，我在聖日爾曼查馬路和考學院路漫步了許久，總想不起一個計策把箱子取出來

先不付那四十佛朗，等我賣了那些襯衣再付。我在這種事情上的蠢笨使我明瞭我除了外科之外不能做別的職業，一切在較高的範圍中活動的敏銳的腦筋都缺乏這種產生權術和計劃的詭計多端的精神；他們的天才是偶然的；牠們不用去「找，牠們只去「碰。」末了，當我晚上回到寓中時，我的鄰人，一個姓布吉亞的水手，一個聖福勞（註十八）地方的人恰巧也在那個時候進來。我們中間的交情也不過像任何兩個同住在一層樓上，每天彼此聽見睡覺，咳嗽，穿衣服的聲音，而終於彼此習慣下來的房客一樣。我的鄰人告訴我，房東因為我欠他三個月的房租，已經對我下逐客令了；我第二天就得滾蛋。他因為職業的關係，也受了驅逐。那天晚上是我平生最難受的一夜。「我從什麼地方去找一個搬運夫來搬我那可憐的家俱和我的書呢？拿什麼錢付那搬運夫和車夫呢？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流着眼淚把這些無法解決的問題一遍一遍地說着，彷彿瘋子們背他們的口頭語似地，我極着了。困貧有他的聖神的睡眠，充滿了美麗的夢。第二天早晨，當我正吃著

我那碗牛奶捲餅包時，布吉亞走進來用很壞的法蘭西話說：「學生，我是一個可憐的人；我是一個聖福勞醫院裏出來的孤兒，既沒有父親又沒有母親，也沒有錢結婚。你也沒有多少親人，也沒有人談心吧？聽着，我在下邊有一輛貨車，是我按每個鐘兩個蘇貸來的，牠可以裝得下我們倆的所有東西；假使你願意，我們可以一開去找個地方住，因為我們已經被這裏趕出來了。世界上的事畢竟不一定都是如意的啊。」「我知道，我的好布吉亞，」我對他說。「不過我現在有一件為難。我在下邊有一箱襯衣，可以值一百愛居（註十九，）用這筆我可以付清房東和我欠管門人的錢，但是我現在沒有一百蘇。」「哼！我倒有幾個子兒，」布吉亞很高興地回答，拿出一個油污的舊皮錢袋給我看。「存着你的襯衣吧。」布吉亞替我付了三個月的房錢，付了他的房錢，又還清了管門人。接着，他便把我們的家俱，我的襯衣搬到他的貨車上，推着牠穿過大街小巷，在每一個掛着招租牌子的房子前面都要停一下。我呢，我的職務是跑上去看看那出租的地方與我們

相宜不相宜。一直到晌午，我們還一無所獲地在拉丁區裏徘徊着。價錢是我們的最大的阻礙。布吉亞向我提議在一個酒鋪裏吃午飯，我們把貨車停在酒鋪的門口。到了傍晚我在商業夾道。羅昂大院，在一所樓房的頂上，屋瓦下面，發現了兩間被一個扶梯隔開的屋子。我們每人每年只消花六十佛朗的租金。於是我們便住下了：我和我那貧苦的朋友。我們在一塊吃飯。布吉亞。每天賺五十蘇左右，已經有一百愛居上下的存款了；他不久就可以實現他的野心，買一輛水車，買一匹馬了。當他發現了我的真情時，因為他能用一種狡猾的手腕和一種善意的態度來勾引出我的秘密，這種善意一直到現在想起來都使我動心——他便暫時放棄了他終身的野心。布吉亞從二十二歲便在街上做小買賣；他這時居然爲我犧牲了他的一百愛居。」

說到這裏，戴斯布蘭握緊了邊維的膀子。

——他給我錢，叫我預備考試！這個人，朋友，知曉我有一個使命，和我的

智力上的需要比他的需要重要。他照管我，他管我叫「孩子」他借給我錢買書，他有時輕輕跑進來看我工作；總之，他用一種母親的關心，用一些衛生而豐富的食物來代替我一向所吃的那貧的食惡物。布吉亞年紀大約在四十左右，相貌很像中古時代的市民。前額很高，頭部很可以讓一個畫家當作一個斯巴達的立法官的模型。這位可憐的人感到他的心裏充滿了潛伏的摯愛；他從來沒有別人愛過，除了一隻在不久以前死去的鬆毛狗；他時常向我談到牠，問我據我想教會不肯答應作彌撒安慰牠的亡靈。他說他的狗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牠隨他到教堂去有十二年之久，從來沒有吠過一次；牠總是閉着嘴聽風琴，很安靜坐在他身邊，那樣子使他相信牠正和他一同祈禱。這人把他的全部的摯愛集中在我的身上；他把我看做一個患難中的人；他變成了我的最關心的母親，最細心的恩人，總之，他是那種無利的美德的代表。當我在街上碰到他時，他總是很會意地對我望一下，充滿一種意想不到的莊嚴；於是他便彷彿什麼都有担負似地走着；他似乎很高興看見

我身體康健，衣服整齊。他遵行爲，可以說是愚夫的忠誠和愚婦的愛情的昇華。吉吉亞替我做夢，他在夜間於一定的鐘聲把我喚醒，替我楷燈罩，拭我們的地板；既是好父親，又是好僕人，而且像一個英雄姑娘一樣乾淨。他管家正在菲洛佩門（註二十）一樣，他親自鋸我們的劈柴；他在一切操作上面都帶出他那特有的單純，同時却也保持着他的尊嚴，因爲他似乎明白他的目標可以使一切都莊嚴來，當我離開這好人到勞特居醫院去做助手時，他想到再不能和我住在一起了，心裏真不知道多麼悲痛；但是他還勉強自慰，希望積些錢爲我作論文，而且叫我答應他在放假的日子去看他。吉吉亞很以我爲榮，他愛我是爲了我也爲了他自己。假使你翻開我的論文，你一定可以看到牠是獻給他的。在我做助手的最後一年，我已經積了一點錢，替這位高貴的奧維納也買了一匹馬和一輛水車，以償還我欠他的一切。他發現我破費了許多錢，非常生氣，然而一方面看見他的希望實現了，又非常高興，他一面笑一面罵我，望着他的馬和水車，抹着眼淚說：「真

糟！啊！多好看的車！你不該這樣做的……這匹馬真和一個兔維納人一樣壯實。

「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動人的情景。布吉亞堅決地要把你在我書房裏看到的那隻鑲銀的外科用具箱替我買來，對於我，牠還是我平生的最寶貴的東西。布吉亞雖然對於我的初期的成功高興得發狂。他却從來不露一字，一點痕迹表示；「這個人全靠我！」然有沒有他我早已被貧困制死了。這位可憐的人爲我害了他自己；他整天只吃露抹麵包，爲的是叫我有咖啡支持我的夜工，他病倒了。我整夜地陪着他，第一次我把他救住了，但是過了兩年他的病又翻了。雖經最仔細的照料，最大的醫學努力，他仍舊是不行了。連國王都沒有受過他那樣的看護。是的，**邊雄**，我用過許多從來沒有用過的法子來從死神手裏把這個生命奪過來。我願意叫他活下去，使他看到他一手所造的成績，讓我替他實現他的願望，讓我滿足那充滿了我的心的唯一的感激之情，讓我撲滅那一直到今日還灼着我的火焰！

——布吉亞，**羅斯布蘭**雖然非常激動，停了一會說，我的第二個父親，死在

我的懷裏了。他將這囑裏把他的一切都留給我，這遺囑是他找一個代書人寫的。日子是我們搬到羅昂大院去住的那一年。這人的信仰像賣炭的人一樣虔誠。他愛聖母正如愛他的妻子一樣。雖然他自己是一個熱心的天主教徒，他對於我的無宗教的態度却從來沒有批評過一個字。當他病危時，他求我竭力設法使他得到教會的援助，我叫教堂每天爲他作一個彌撒。他時常在夜間向我對他的將來表示恐懼。他怕他一輩子過得還不夠聖潔，可憐的人！他從清早工作到晚上。假使宇宙間有一個天堂，誰還比他更配入天堂呢？他像聖者一樣地受了臨終的聖禮，他的死也配得上他的生。除了我之外，沒有人送他的殯。當我把我這位唯一恩人安葬在土裏之後。我便尋思我應該怎樣報答他。我記得他是沒有家庭，沒有朋友，沒有妻，沒有孩子的。但是他信上帝！他有一個宗教的信仰。我有權利和他爭曠；他曾很羞怯地向我談過作彌撒安慰死者的話。他並沒有想把這個責任放在我的身上，因爲他想那禮就等於要我報答他的好處了。當我剛有財力設立一筆基金時，

我便把那筆應有的錢交給蘇比斯教堂，在那裏每年作四次彌撒。因為我所能貢獻給布吉亞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滿足他的虔誠的願望，每到一季的開始，做彌撒的那天，我總要帶着懷疑者的信仰祈禱：「上帝啊，假使你有一個地方安置那死去的完善的人，請你想着布吉亞；假使他有什麼要受的苦痛，請你把他的苦痛給我，使他得以快快地進入那所謂天堂。」這個，朋友，就是一個意見像我這樣的人所僅能說的。上帝一定是一個好漢子；他一定不會生我的氣。我敢向你發誓，假使有人能使布吉亞的信仰進到我的腦子裏來，我情願把我的全部財產給他。

邊維是在戴斯布蘭的最後一次病中看護戴斯布蘭的，現在他不敢肯定這位著名的外科醫生死時還是個無神者。一些信神的人都認為那位窮苦的奧維人會替他開天上的門，正如他從前開那門上寫着「獻給母國有功的偉人們」的塵世上的廟堂一樣。

(註1) 居維耶 (George Cuvier 1769—1832) 法國人生物學家。

(註二) 希波克拉德 (Hippocrate)，古希臘名醫。

(註三) 加蘭 (Galen) 古希臘解剖學家。

(註四) 一八二二年是拿破崙死在聖海倫島的日子。

(註五) 一九〇四年，拿破崙在波龍尼港造了許多兵船，預備征英國。

(註六) 克萊比雷 (Prosper Crebillon 1674—1762)，法國悲歌詩人。

(註七) 奧萊斯特 (Oreste)，古希臘傳說中的人物，亞迦曼農和克利堂

內斯特兒子，他和比拉德 (Pylade) 兩人的友誼是千古美談。

(註八) 女閻王即羅馬神話中的 (Furies) 亦即希臘人的 (Erinyes) 是地

母的幾個女兒，專掌懲罰人間罪惡，譯者因為她們的職務與中國

閻王相近，且中國民間對於債主也叫閻王，所以這樣譯。

(註九) 奧維納 (Alvergne)，法國古行省，在今甘達省 (Cantal) 地。

(註十) 布都阿 (Anlorine Dudois) 法國著名的外科醫生，生於一七五六

(註十一) 甘達山是奧維納區的主要的山。

(註十二) 加殺尼 (George Cadogan) 十八世紀法國著名醫生。是個激烈論無神論者。

(註十三) 布魯塞 (François Broussais) 十八世紀末法國名醫生，對於生理學有很大的貢獻，不過他治病最愛放血，所以治死許多人。

(註十四) 一二〇九年，教皇英諾森三世因法國阿爾比 (Albi) 附近的人民另立教派，下諭征討，血戰了二十年，阿爾比人被壓平。

(註十五) 引書 (Le iateur)，爲 Pigeau-Lebrun 所著，出版於一八〇三年，是一個攻擊天主教的小冊子。

(註十六) 蘇 (Soc) 法國舊日的錢幣單位，值一個佛郎的二十分之一，

即五個生丁。

(註十七) 呂居呂斯 (Lucius) 羅馬大將，以豪著名。

(註十八) 聖佛勞 (saint Flour) 是奧維納區的一個主要的城。

(註十九) 愛居 (ecc) 法國古時單位，約值三佛郎。

(註二十) 菲洛佩門 (Philopomeno, 33 89 BC)，綽號「最後的希臘人」，曾設法使希臘統一，抵抗羅馬的侵入；至於與鋸劈柴有什麼關係，譯者查不出。

——選自世界文庫

絕望女

法國比耳路易著

這工人的住所包含兩間屋子和一個非常小的廚房，但兩間屋子都容不下兩個床。第一間屋子裏住着父親母親和最小的孩子。第二間屋子裏放着另一隻床給兒子和小女兒：十九歲的由利安，十四歲的白爾代和十歲上下的細萬尼。

大家都已經了一個多鐘頭了。洛愛內爾教堂剛打過十點。月亮和黑夜的輝煌而濕冷的空氣從敞開的窗子裏落進「小孩子們」的房間裏。三個人都在一頭輪着由利安把背轉回那睡在床邊的小妹妹，只見白爾代正直挺挺地對着她的哥哥，

胳膊托着頰，眼睛大睜着。

由安則撫了撫她的腿；

「你不睡嗎？」

她神精質地說：

「你呢？」

他凝視了一會她的眼睛，接着，用他那溫柔的手握住她的膝頭：

「你在想他嗎？」

她冷諷道：

「你呢，你在想她嗎？」

用一隻肘支撐身子，他慢慢地把頭抬起來，帶着愛憐的神氣，帶着一個成了人面知道初戀的意義長兄的神氣，望着她。白爾代咬住牙齒不說話，把席邊拿在手裏，橫掃地掃着懸織入黃草辨中的黑絲的流蘇。

「可憐的了頭」，他接着說，「可憐的小了頭，你知道你一月以來已變了多少？你夜間不睡，白天不吃，既沒有血色又沒有健康。這能長久嗎，這種生活？」

她很坦然地回答：

「大概不會吧。我明天就自盡。」

在一時之內他只是攙住她的肩膀，戰抖地用兩臂抱着她；

「你要……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瘋了嗎？」

起初她祇是一味地抱着頭，像怕被人批頰似的；接着，忽然臉色一變，她終於忍不住兩頰一縮，流下眼淚，這就是她在室內的寂靜中嗚咽着低聲說出來的：

「是的，我要自殺，由利安是的，我要自殺。……人們將不再聽到我的消息」

這對於白爾代將算一個痛快了結，而且媽也可以甘心了，因為我是如此壞

，據她說，如此下流。……然而上帝一定知道這話是不對的，我并没加害給誰，

即使我那小朋友……我一定要清燒白殺，我不能再受了，我的一生裏不該太多了……自從我一出世，我就整天挨打，時時挨打，受最利害，最利害的話……我每天總是做十二個鐘頭的工，我竭我所有的力量賺錢，可是到了星期六，當我把本星期的四個佛郎五十生地帶回來時，媽沒有一次不說這不夠償我所吃的和所穿的……好！當我變成一個死屍的時候，我就誰也不欠，一切都好了。明天我就到希尼島去，在那只消一滑就下去了，這比跳水又容易得多。我已經決定了，由阿安，明天在「認屍所」再見吧。」

阿安知道這極大的傷心一定還有別的原故。他把他的妹妹用兩手抱起來，等自己的情緒冷靜了些，就在她的耳邊說：

「那麼約翰呢？」

「嗚咽更加重了。」

「我的小約翰啊，我的小約翰啊，她哭着，「我的好約翰啊！」

「得啦，告訴我吧，白爾代，現在你必須通通都說出來；你們是從幾時認識的？」

「從上月十四。」

「是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

「孟巴拿斯大街。」

「怎樣認識的呢？」

「在一個長凳上。」

於是，一句跟一句，慢慢地，費了很大的勁，他才把這個要自滅的小動物的秘密完全知道了。

「約翰」是個十六歲的工人，剛滿了學徒期，是個好工人，如果你有信她的話。（他有各種的美德）一種巴黎所特有的巧合——她能在三百萬人裏把兩個愛

人合在一塊——使他和她見了面。她覺得她很溫柔，她對他也是似心若狂，他們

立刻就達到了一種極度的熱情，把兩個孩子造成了悲劇中的人物。

這位青年人對這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一點也不使誘惑的手段，像整天追在她後面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的孩子似的。他很像誠懇地向她求婚，正如巴黎人民中那些已到獨立做工的年紀，而不到成人的年紀男女孩子的求婚一樣。這意思就是，他已對她要求同共生活，互相持家，發誓永遠相愛。接着他便開始每晚到工廠來接她回家，爲的是一方面和她在路上談話，一方面還不致耽誤她的時間。他們一直談到他們要租的房子，他們將來的預算。他每天可以得四個佛郎，她每天可以得七十五生地；這已夠安安定定地生活，即便加一個小孩也可以了。有一兩次他們祇是到一個荒鄙的街區，在大牆後面互相廝近，用嘴唇在嘴唇上親一會，但這已夠破壞當晚的睡眠了。

有一次，他們在那裏，一時不小心，竟被她區中的一個鄰人窺見。她母親很快地曉得了；此後的情形就留給你想吧。這可憐的女孩子一直挨了二十分鐘的打

而且，每打一下，她的母親還用罵妓女或罵當時最下等職業的人的話罵她一句。從那天以後，她每晚總是親自到工場去接她女兒，一路上抱怨着她耽誤了她的工夫；這便使白爾代和約翰突然分開了。

由利安聽着這絕望的女孩子一面說着，回憶着，一面哭，嘴唇顫動着，好像一柄將死的女人，各處都是淚，枕頭上，襯衣上，床單上，滿膊胳膊滿手。

對口裏嚷着自殺的小姑娘們，申芬，愚哄，用話或武力來恐嚇本是最好的方法。但利安却深明白他妹妹的皮氣：他知道是沒得到就能辦到的，在人生裏從沒走兩條路。

「你還可以見他，」他說，「我相信你。明天就可以見他，而且還不止祇見一會。和他逃走罷，我的白爾代，你們一上貝兒維爾他們就找不着你們了……」

帶着重新的希望了聽了這話。

「不能再見了啊。……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他會寫信給我寄到工場。……他以為我又有了別的愛人，因為我已有十五天沒法和他見面了。……他對我說他今晚在希尼島等我到半夜，如果我不去，他明天就要到聖意梯安納去替他叔叔做工去了。……我今天晚不能離開此地，但明天我却還要到那裏去，在他等我的地方死了我也甘心。」

由利安跳下床來！

「你還不立刻穿上衣服！在這裏多留一天少留一天就有這樣大的關係嗎？有一點還沒打呢。你可以在五分鐘內收拾好。我不願意你這麼晚獨自一個在雅羅路上走，我也要和你同下去，我的小子，這樣就沒有人敢向你說便宜話了。」

白爾代，又驚又喜，立刻從床上滾下來，跑到椅子上拿起她的襪子，她的襪帶，她的襯衣，她一盞也不放鬆她的哥哥，而且時時地揉着她的眼，揉了左眼又揉右眼；一半固然為乾眼淚，但主要的却是要看清，要明白：她的由利安是否在

取笑她，自己是否真能出走，離開，不再自殺，不再苦痛，而將用全力去造人生的快樂。

她呼喘着，慢動着；一種輕淡的微笑使她的兩脣欣樂地張着。她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穿上襪子之後，她又把牠們脫掉去，取別的，從衣櫥取出她那漂亮的襯衣和新的短褲。在穿上衣服之前，她又拿一塊溼的海綿，從頭到腳，把身上淋了一遍，然後又用塊手巾揩乾。她在一個抽屜底裏會藏了一個罐的米粉；她把牠擦在鼻尖上，前額上，和頰上。她的頭髮呢，現在！她竟把牠忘了。只消用手攆掠兩三下，她的頭髮便散了，她是這樣快地梳牠，以至竟拉掉四十根頭髮。鐵針和簪子是放在鹽火台上的，一切很快地便都弄好，插定，蓬起，梳光，弄凸了。她穿上她的禮拜日的裙子，她的新漿的藍花的上衣，她的皮帶和紅領帶，接着便是她的皮鞋，她的草帽，她的傘，以及她所有的一切。

你還沒收拾好嗎？」她對他說。

他用不了多大工夫。

「他懂她。」

當他們推開房門時，她看見她的小妹妹細萬尼仍舊在床上側臥着，什麼都沒

把她弄醒。

「可憐的萬尼啊，」白爾代低着頭說。「我離開這裏只有她是我不能捨的。」

你呢，你肯來看我嗎，由利安？我們可以向郵局寫信吧？……但是，當媽看見我

逃走了時，她會對你說什麼呢？你將一輩子聽不完！」

「我也不回來了，」由利安更傷心地說。「你剛才的話對的。假使你想吓他

，我也想。」

「啊，」細萬尼說，「我剛才的話對的。假使你想吓他，我也想。」

「你剛才的話對的。假使你想吓他，我也想。」

「你剛才的話對的。假使你想吓他，我也想。」

「你剛才的話對的。假使你想吓他，我也想。」

鄉村武士

意大利魏爾嘉著

儂紀亞大娘的兒子安荷杜。馬加，自從當兵回來以後，每天下午總要穿着他那意大利步兵的制服，戴着他那頂如同一個帶着金絲雀籠坐在案前的算命先生一樣紅帽子，在方塲上擺來擺去。女孩子們，常她們把鼻子藏在肩巾裏去作彈撒的時候，都渴望地望着他；頑童們蒼蠅似地在四周嗡嗡。他身邊帶着一隻笛子，上面一個意大利王的騎馬像，像活的一樣；他在他的褲子背後劃他的火柴，劃的時候總是擰着一隻腿，彷彿要踢人似地。但是，雖然如此，安吉羅老爹的羅拉仍

舊沒有在彌撒裏或樓台上露面，因為她已經和一位從里可笛亞來的人訂了婚，這人是一個車夫，他的馬廐裏有四匹從索丁諾買來的驢子。起初當突利杜初知道這件事的時候，見了鬼！他恨不得要把那個從里可笛亞來的人的心挖出來！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祇是到這位美人的窗下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罵人的歌都唱了出來，以洩他的忿怒。

「儂紀亞大娘的突利杜沒有別的事做嗎？」鄰人們問，「怎麼他整晚上都像一隻無家可歸的麻雀似地唱呢？」

末了他終於碰見了羅拉，她正拜了位難聖母回琴；看見了他，她的臉既不轉白也不轉紅，就彷彿沒有別的事似的。

「看見你真是福氣！」他對她說。

「啊，突利杜大哥，他們告訴我你是月初回來的。」

「他們還告訴了我別的事呢！」他回答。「你真的要同車夫阿爾斐歐結婚嗎？」

？

「假如那是上帝的意思！」羅拉回答，把手帕的兩角在她的領下拉直。

「都是上帝的意思——你愛怎樣做就怎樣做——都是上帝的意思——讓我從這樣遠回來看這些好把戲，羅拉姑娘！」

這位可憐的小伙子竭力想顯出勇敢的樣子，但是他的聲音已經沙了；他用一種搖動的步法走到這位女孩子後面去，他的帽穗在他的背上跳來跳去。她，在她的良心着，看見他這樣悲哀，確實有點難受。可是，她却不肯用好話來哄他。

「聽着，突利杜大哥，」她終於對他說，「讓我回到我的同伴中間去罷。她們將說什麼呢，假如她們看見我和你在一塊？」

「對了，」突利杜回答說。「現在你正要同有四匹騾子的阿爾斐歐結婚，讓別人說了閑話是不大合適的。在另一方面，在我當兵的時候，我的母親可憐的女

却不得不把我們的推磨的驢子和大道旁的那塊小葡萄園賣去。現在貝爾達已經不再推磨了。你也不會再想起我離開之前，我們在那臨着院子的筒子裏談話，你送我那塊手帕的時候了。——天知道我在她上面流了多少眼淚，走到那麼遠，連我們的鎮名都聽不見。好，別了，羅拉姑娘；讓我們好好地脫離，完結我們的友誼罷。」

羅拉姑娘同那位車主結了婚；禮拜日，她在樓台上出現，兩手放在胸前，顯示着她的丈夫贈給她的所有的金器。克利杜繼續地在那條窄街上走來走去，笛子放在嘴邊，手放在袋裏，帶着一種漠不關心的神氣，尋着姑娘們；但是，在內部，一想到羅拉的丈夫竟有那許多金子，一想到她走過的時候她竟裝做沒有看見，他便覺得被嚙一樣地痛心。

「我要洽洽在她的眼底下要她一下，這個寶貝！」他喃喃道。

在阿爾斐歌大哥的對面，住着種葡萄的柯拉老爹，人家說他是像一條豬一樣

地富，家裏有一個女兒。突利杜曉了許多舌，費着許多事，終於得雇用，開始到他的家裏去，向那個說甜密話。

「你爲什麼不把這些好話向羅拉姑娘說去呢？」桑達回答，

「羅拉姑娘是一個太太了？羅拉姑娘現在嫁了一個大王了！」

「我是不配嫁大王們的！」

「你值一百個羅拉；我認識一個人，當你在那裏的時候，他就不肯去與羅拉姑娘，甚至她的聖者。因爲羅拉姑娘連替你拿鞋都不配！都不配！」

「當狐狸可以獲到葡萄的時候——」

「他說：你是多麼美麗啊，我的小葡萄球！」

「阿！你這兩隻手啊，突利杜大哥。」

「你怕我吃你嗎？」

「我既不怕你也不怕你的聖者。」

「聽，你的靈魂是從畢哥笛亞來的，我知道！你有好門的血統！我可以用我的眼睛吃你！」

「用你的眼睛吃我罷，這樣倒可以免得剩下渣子，但是同時替我把這捆木柴拿起來罷。」

「我替你把這所房子拿起來可以！」

她，爲了免得紅臉，便把手下的一塊木頭向他擲了過來，僥倖沒有打着他。

「讓我們快點罷，因爲說空話是當不了事的。」

「假使我有錢，我一定找一個你這樣的妻子，桑達姑娘。」

「我不要像羅拉姑娘一樣，嫁一個大王，但是當上帝送一個人給我，

有我的嫁奩。」

「我們知道你有錢，我知道啊！」

「假如你知道，那請你快點，因為爸爸要回來了，我不願他有見我在院子裏。」

父親開始做出歪臉來，但女兒却裝做沒有看見，因為這得意大利步兵的帽穗已經搖動了她的心，整天在她的眼前跳躍了。當父親把突利德德出門去的時候，女兒便開了窗子，整晚上地和他交談，以至附近沒有一個人不拿這件事作為談資。

「我爲你要發狂了，」突利杜說，「我失去了睡眠和胃口。」

「說罷。」

「我願意做國王的兒子來愛你！」

「說罷！」

「憑了聖母，我可以把你當麵包一樣吃下去！」

「說罷！」

「啊！君子一言，」

「啊；我的媽！」

羅拉每天晚上睡在一盆紫藤籬而聽，臉上變得又白又紅，終於有一天來找突

利杜。

「如此說來，突利杜大哥，老朋友就不再互相招呼了嗎？」

「但是啊！」這位青年人嘆道，「能招呼你真是福氣呀！」

「假如你有心來呼我，你是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的！」羅拉回答。

突利杜是這樣屢次地回去拜她，以至連桑達都注意到了，當他來的時候她便砰然地把窗子關上。當這位意大利步兵走過時，鄰人們都用一個微笑或一個頭的動作互相指出他來。羅拉的丈夫是帶着他的騾子赴遠集去了。

「禮拜天我要去懺悔去，因為昨天晚上我夢見了黑的葡萄。」羅拉說。

「隨牠去罷！讓牠去罷！」突利杜勸道。

「不，現在復活節快要到了，我的丈夫會問我爲什麼不去作懺悔呢。」

「啊，」柯拉老爹的桑達喃喃地道：當她在羅拉正跪着洗罪的懺悔所前等着她的班的時候，「憑我的靈魂，我決不送你騎羅馬去贖罪！」

阿爾斐歐帶着他的騾子，載滿了錢回來了，並且帶回來一件過節穿的新袍子送給他的妻子。

「你真應該替她帶禮物回來，」他的鄰人桑達告訴他說，「因爲當你不在家的時候，你的妻子侮辱了你的家風。」

阿爾斐歐是一個把帽子戴到耳朵上的車夫，聽見了這種話，他就像被刺了似地變了色。「見鬼！」他叫，「假如你沒有看對，我就不留你的眼睛來哭！連你和你家裏的人！」

「我是不慣於哭的！」桑達回答。「就是當我用這兩隻眼看見紀亞大娘的突利仕夜間走進你妻子的房子時，我也沒有哭啊。」

「好，」阿爾斐歐回答。「多謝。」

突利杜，因為現在車夫已經回來了，便不再在白天到那條小街去，只在一個小酒店和他的朋友們一塊解悶；到了復活節前夜，他們在桌上一同吃臘腸。當阿爾斐歐大哥進來時，祇從他向他望時的那種樣子，突利杜就知道他是爲了那件事來的，於是他便把叉子放在盤子上。

「有什麼差遣嗎，阿爾斐歐大哥？」他說。

「不敢麻煩，突利杜大哥。我有許多日子沒見你了，我打算同你談談你知道的那件事。」

突利杜起初原打算敬他一杯酒，但阿爾斐歐却把牠用手推開了。

於是突利杜立了起來，對他說：

「我在這裏，阿爾斐歐大哥。」

車夫用他的手臂抱住了突利杜的頸子。「假如明天你肯到甘基里亞的印度無

花果樹林裏，我們便可以談談那件事，鄰人。」

「請你在天亮的時候在大道上等我，我們一同去。」

說完這些話，他們便交換了挑戰的接吻。突利杜狠狠地咬了一下那位車夫的耳朵，使他可靠地不會爽約。

朋友們都沈默地離開了獵場，伴着突利杜回家。儂紀亞大娘，可憐的女人，每天晚上總要等到夜深。

「媽，」突利杜對她說，「你還記得，當我當兵去的時候，你相信我將永不能回來了嗎？給我拉一個同那時一樣的吻罷，因為明天我就要出遠門了。」

還不到天亮，他便拿了他去當徵發兵的時候在乾草裏藏的摺刀，向甘基里亞的印度無花果樹林出發。

「聖馬利亞呀！你這麼忙要到那裏去呀？」羅拉低聲說，嚇壞了，當她丈夫要離開家裏的時候。

「我到附近去，」爾爾斐歐大哥回答：「但是對於你，最好我是永遠不要回來。」

羅拉，穿着她的小衣，便在床脚上祈禱起來，把具南丁諾神父替她從聖地帶來的念珠按在唇上，背誦出牠所能容的所有的 Ave Marias 來。

「阿爾斐歐大哥，」突利杜開口道，當他陪着他那沈默而帽子戴在耳朵上的同伴向樹林裏走了一程之後，「正如一樣地真，我知道我是錯了，我應該讓你殺死。但是在我到這裏來之前，我却看見我的老母親，借口照料雞房，起來看我走，就彷彿有什麼觸動的，因此，正如主一樣地真，我要殺死你，免得使我的老太哭。」

「好，」阿爾斐歐大哥回答，脫下他的背心。「我們要鬥得兇一點，我們兩個人。」

兩個人都是勇敢的刀手；突利杜中了第一刀，剛剛中在胳膊上；當他回敬的

時候，他也重重砍了一下。中在對手的身上。

「啊，突利杜大哥你真存心要殺我呀！」

「是的，我這樣告訴了你；現在我已經看見我的老人在鷄房裏，她似乎永遠在我的眼前。」

「睜開你的眼吧！」阿爾斐歐大哥對他喊道。「因為我要好好地回敬你一下。」

一面站定了勢子，曲着身子，把左手撫在使他痛楚的傷口上，肘部幾乎觸了地，他快地抓起了一把土向他的仇人的兩眼擲去。

「啊！」突利杜吼道，迷了眼，「我是死定了。」

他向後面拚命跳了幾步，打算救他自己；但是阿爾斐歐大哥又趕上在他的胸前給了個第二刀，在喉嚨上給了一個第三刀。

「看哪！這是你沾辱了我的家風的回敬。現在你的母親可以不必去麻煩那些

鷄了。」

突利杜用手在空中摸索了一會，在印度無花果樹林中間摸索了一會，接着便像一塊石塊般地倒了下來。血沸騰地在他的喉嚨裏流着，他連「我的媽」都說不能喊了。

「嘴上生着花的人」

意大利皮藍得婁著

人 物 五

「嘴上生着花的人。」

「一個顧客」



在對話中，有兩次，一位憂鬱的婦人，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頂垂着烏羽的舊帽子，在街角上出現。

一條小路，旁列樹木；一些電燈的光在枝葉間閃現着。兩旁是幾所隱着一條大街的房子。在左面的房子裏，一家破陋的整夜開門的咖啡店，在旁道上擺着桌椅。在右面的房子前邊，一個街燈在燃着。在咖啡店的兩面牆——牠們是一面對着大街一面對着小路——的角上，也燃着一個街燈。時間剛過半夜。隱約地，時時有曼多林的聲音從遠處送來。幕開時「嘴上生着花的人」正坐在一個桌子上沉默地望着「顧客」，「顧客」正坐在一個鄰近的桌上用一根麥桿吸着一杯冰凍香草。）

「嘴上生着花的人」啊！——我正要說呢。……那麽，看來你是個好皮氣的先生了。……你誤了你的火車嗎？

「顧客」，祇差不到一分鐘的工夫。我走到車站——牠還在那裏——剛開走！

「嘴上生着花的人」，你應該跑着追上去啊！

「顧客」 我想我應該。這是謊謬的，我知道。假使我身上沒有堆滿那一打紙包，多少——嚇！比一匹馱貨的馬還不如！……啊，這些女人們！……派了一件差使又一件差使——簡直沒完——下了汽車之後，我簡直費了二三分鐘的工夫才把我的手指穿入那全數紙包的繩子裏！一根手指上掛兩包！

「嘴上生着花的人」 我倒願意在那時看見你呢？……假使我是你，你知道我要怎樣做。我一定把那些該死的東西留在汽車上！

「顧客」 可是當你回到家裏的時候呢——呃？……怎樣對付那老婆子——以及我的姑娘們——還不用提那些鄰居！

「嘴上生着花的人」 讓他們去嘶叫吧……那一定可以使我高興——一定！

「顧客」 大概你不知道同一堆女人在鄉下過暑假是什麼樣子哩！

「嘴上生着花的人」 啊，我想我知道……真的，我這樣說，因為我的確知道

……（一停）她們卻說她們是不用享福的！

「顧客」你以為這就完了嗎？照她們的意思，她們鄉下是省錢去的。……可是，一到了那荒鄙的地方，那地方愈是難看，愈是醜陋，她們愈是要把她們的禮拜日的行頭通通穿起來。啊——女人呵，我親愛的先生！……但是，無論如何，穿戴總是她的職業啊！……「下次你到城裏去，親愛的，我願意你到「某某」鋪店去一趟。然後，如果你不介意，親愛地在回來的路上——不麻煩，真的嗎？——你可以到我的裁縫那裏跑一趟，並且——」……於是就這樣說下去了！

……「但是我總能在二個鐘頭之內把這些都做完呢？」你說。……「啊，那容易，叫一輛汽車！」……最糟的是，忙完走，我爲把我這城裏的高所的高的鑰匙忘記帶來了。

「嘴上生着花的人」——唉——那才好呢！……於是——

「顧客」——我把那堆包裹丟在車站上的包裹室裏。接着我便到一間飯館裏去吃晚飯。

。接着，爲了平自己的氣，又跑去看戲。……熱嗎？……「熱」字簡直不夠形容！出來之後，我對自己說：怎麼樣呢？……已經半夜了……而下趟火車又要到半夜四點鐘才能開。……只有三個鐘頭可以打個盹。……不上算。……所以我便跑到這裏來了！……這地方不關門吧，我希望——

「嘴上生着花的人」從來不關門，這地方。（一停）那麼你把你那些包裹留在包裹室裏了——呢？

「顧客」爲什麼不呢？很保險，是不是？都捆得很好呢！

「嘴上生着花的人」不——不——我不是那個意思。……（一停）捆得很好，呢？啊，我想也是。目下鋪店裏的伙計們都能把一件包裹包得像貓一樣快。（一停）他們的手是多麼快啊！……這裏是一條雙層的紙——粉紅的有着曲折的線條——啊，真好看！……她是多麼光滑啊！你幾乎願意把你的臉放在上面去受那涼的感覺！於是他們把牠拉到櫃台上，要多漂亮有多漂亮！於是他們把你

的衣服放在牠的中間，通通是精緻地摺好了的。第一步，他們把手翻過來，把紙的一邊豎起來。接着他們便把另一隻手按下來，又——他們是多麼巧妙而且漂亮啊！他們摺出一個條子——一個不需要的條子——祇是爲好看！接着，先是在一面，後是在另一面。他們把紙的四角摺起來，做成兩個三角。接着他們便把這有角的一面翻過去。……接着他們使用一隻手去摸繩子。……他們只拉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寸不多，一寸不少——不等你有工夫贊嘆他們的靈巧，他們早已替你捆好了！……於是你的包裹便算成了，有一個小圈可以穿在手指上！

「顧客」啊哈！……你倒彷彿曾經很仔細地看着過鋪店裏的店員們做事呢！

「嘴上生着花的人」我嗎？……嚇！……我有一個時候會整天看着他們。我簡直能用一個鐘頭站在一個鋪店前面向那陳列窗裏面望着！這可以幫助我忘掉我自己。……我簡直覺得彷彿真啊……我願把自己變做那塊綢子——那條麵包

——那卷紅的或那條藍的絲帶，當那些洋貨鋪裏的姑娘們把牠用軟尺量過之後……：你會注意過她們這時便怎樣做嗎？……牠們先把牠們姆指和食指上繞一個S字，然後才把他包起來！……（一停）我看着一個男子或女人把包裏掛在手指上或挾在腋下從鋪店裏走出來。我一直看着他們走到看不見影子……心裏想像着——慳！……我所想像的那一切啊！……你連一半都不能猜到！（一停。接着又陰淡地，深思地，彷彿對自己說着似地）。但是對我有好處——至少有一點好處。

「顧客」好處？真有趣。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嘴上生着花的人」啊——這可以使我把自己纏在——在我的想像中，我的意思是——把自己纏在生活上——就彷彿一棵葡萄樹纏在一個鐵的鐵條上一樣。（一停）。啊……我從來不讓他休息一刻——我的想像！我固執地要把他纏在生活上——纏在別人的生活！不是屬於我所認識的人的。——不。我做不到

「我是感到的人。那種使我有點憂心。就彷彿覺得有點不合似地。呢？」

「不，我總在別人的生活上一——陌生人的，可以使我的想像自由地漫遊的

——但是也不是任性地，你要明白——啊，不是！……反之——對於一切在他

們身上看到的東西都加以重視！你簡直不知道他有什麼結果！有些人我一直侵

入他們的內在生活。……比如，我可以看見這個人的家。我住在裏面。……漸

漸地便在那裏非常習慣起來——一直注意到——我說，你知道每家都有一種他

所特有的隱約的氣味？你家裏有一種氣味，我家裏有種氣味。但是在我們家裏

，自然，你們並不注意——因為他就是我們的生體的氣味——明白吧！啊——

我可以看出你已經同意了！

「顧客」是的。因為——唔——你一定很快樂——總是想像着這些東西！

「嘴上生着花的人」（反省了一會，倦然地）很快樂？我？

「顧客」是的。……我想——

「嘴上生着花的人」，很快樂！……我應該說！……告訴我——你曾找過一個好醫生沒有？

「顧客」 我嗎？……沒有。爲什麼？我從沒病過。

「嘴上生着花的人」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在一個醫生的診所裏，你會注意過病人坐着候班的診室嗎？

「顧客」 啊，是的。……我有一次帶着我的女兒去見一個醫生。……她的神經有點不對——

「嘴上生着花的人」 我並不是在盤問你，你要聽……我說的是那些候診室。……

……（一停）你會注意過嗎？——一張舊式的黑馬鬃的沙發……幾把墊椅，永遠配不成對……一兩張臂椅——嚇——打鼓貨——隨便在什麼地方找來的。放在那裏給病人坐。……更不提那房子，你要知道。……醫生呢——嚇……爲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他中一個精緻，舒服，時式的客室。……

「假使你把那客室裏的椅子搬一個到候診室裏，你想牠將怎樣吵啊！……你不也和他們一樣地需要家俱嗎？」好的，合適的貨色——不太漂亮——總得經用。因為牠是要被各種來找醫生的的人用的。我真不敢說……當你那次同你的女兒一塊去到醫生那裏去的時候——你會注意你在等候時所坐椅子嗎？

「顧客」——說句實話，我……我沒有！

「嘴上生着花的人」——自然你沒有——因為你那時沒有生病。……（一停）但是即使病人也不常注意——他們只願留心他們的毛病了。（一停）然而，有時有些病人又小心地望着他們的——隻手指在那油漆的椅臂上團團地畫着字母和數目。他們是在沉思。他們並不真看。（一停）但是，當你離開醫生之後，當你重新走過修診室的時候，你瞥見你幾分鐘以前——急着要知道些關於你的神祕的病的意見的時候——所坐的那把椅子，牠給你的是怎樣一種奇怪的印象啊。立在那裏——空着，冷着，等候有人——無論什麼人——來坐在上面。（一停）

我們在談什麼？——哦，是的。我記起來了。我們從想像裏所得的快樂——你猜我是怎樣會想到一個在一個醫務候診室裏預備給病人們候班的椅子的？

「顧客」——是的，的確——

「「嘴上生着花的人」——你明白嗎？——我也是一樣不明白。（一停）事實是，有些心理上的聯想——啊，事情和事情之間相差以千里計——是我們各人所有的，牠們被考慮，經驗，心理習慣規定出來，是這樣地個人，以至如果人們在講話的時候不避免牠們，他就要永遠不能互相明白。有時沒有東西比聯想更不邏輯。（一停）但是牠們的關係也許就是這樣——有趣，呢？你以為那些椅子可以快樂嗎？在那裏想像着誰將坐在牠們上面等着見醫生？他將有什麼病？牠將到什麼地方去？他診完之後做什麼？……一點也不快樂！有這樣多的病人來，都要坐在牠們，可憐的椅子們的身上！……可是——我在生活中的職業也同牠們差不多。一時忙着這件東西，一時忙着那件聖西。現在又是你……快樂

嗎——相信我吧，想到你所讀的火車——你所留在鄉下的家庭——你所得的一
切煩擾——我——點快樂都得不到。

「顧客」我遇到了許多煩擾，我可以告訴你！

「嘴上坐着花的人」可是，你應該謝謝上帝你沒有比煩擾更壞的事情！（一停）
（有些人，你曉得，比這壞得多了！（一停）我正對你說我需要把自己的想像
讓在別人所過的生活上。然而用我所特有的方法——沒有快樂——甚至有一
點真的興趣——祇是，的確——是的，正是這樣——說正確一點，祇是去感受
他們所遇見的煩擾。……祇是去使自己能夠明白人生是怎樣蠢，怎樣傻，讓別
人不必再去想什麼法子脫離牠！（陰沉地怒起來）要來證明是很費事的，你曉
得。我們必須有許多辯論和證明——有許多我們所不得不殘酷地自覺的舉例
——因為，我親愛的先生——我們也不十分知道是怎樣——牠却在那裏——在
那裏——我們都可以感到，每人都可以感到——扼住我們——扼住這裏——扼

住我們的喉嚨——給我們一種苦痛——給我一種永遠不能滿足的——永遠不能消滅的生存的渴望。因為我們了刻刻過着的生命是這樣匆忙——是這樣一個悶氣的東西——牠簡直永遠不讓我們嘗到牠的滋味。生命的味道是在過去，牠永遠像一件什麼東西似地留在我們心裏。我們對於牠的樂趣是來自那裏——來自那些把我們纏在——纏在什麼上？——說正確一點，纏在那些蠢事——那些煩擾——那些愚蠢的幻覺——那些乏味的願念上的回意。是的——是的——現在這點小愚蠢——這點小煩擾——小？——爲什麼小？——即使這是個大的不幸——是的，先生——過了四年，五年，十年之後，誰知道對我們是什麼味道呢？誰知道這是什麼樂趣呢，攪着牠的眼淚？生命啊——上帝！生命啊——我們一想到要失去牠的時候——尤其當牠祇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的時候——（說到這裏，一個婦人，穿着黑衣，在右面的街角上現出來。）……我說——你看見那狗嗎——我的意思是，在那邊——在街角上？你看見了那個女人嗎？唉！她又

走了。

「顧客」一個女人——在哪裏？……是誰？

「啃上生着花的人」你沒看見她嗎……她現在走了。

「顧客」一個女人？……

「啃上生着花的人」我的妻子。……是的。……

「顧客」啊！……你的妻子！

「啃上生着花的人」（靜了一會之後）她自不轉睛地釘着我。……有時，你知道，我覺得幾乎要上起火來給她一脚！但是那又有什麼用呢——究竟？……她就如同你到家的一條喪家的狗一樣。……頑硬！……你愈踢牠們，打牠們，牠們均愈踢你的腳後。（一停）這女人對我的行動你簡直不能想像，先生！……也不吃飯——也不睡覺——祇是白天晚上跟定我——像那樣——遠遠地！……我願意她稍微注意一踏她的外表！至少，常把她的衣裳刷刷是辦得到的。……還

有她戴的那頂舊帽子！……她的樣子與其說像個女人不如說像個攸布的假人……
……唉！……那塵土！——白色的塵土已經蓋滿了她的頭髮上——還有這裏，前額上……還不到三十四歲就那個樣子！……（一停）有時我對她是這樣發狂——你簡直想不到！……我冒起火來——於是我便走向過去，幾乎是對她的臉叫
「——癡東西！癡東西」……我用手搖她的身子！……沒有！——她完全忍受，祇是站在那裏望着我，眼睛……眼睛……啊——我那時恨不得把她扼死！……但是不——她等我走遠——於是又跟起來！……（說到這裏，婦人的頭又在街角出現。看！——看！……她又來了！……看見她沒有？——你看見她沒有？

「顧客」 可憐的東西！

「嘴上生雀斑的人」 可憐的東西！……嚇！……你知道她要我做什麼？她要我安安靜靜地坐在家具，在那裏她可以用她那最溫存而且親熱的小心來撫我哄我

！……每間房裏都井然有序……每件傢俱都擺在適當的地方，漆面都揩過擦過。……寂靜……死似的寂靜……打破的祇有餐室裏那架祖父留下來的鐘的打聲。……嚇……這就是她對生活的觀念！……阿——我就讓你說吧。這不是近乎謊謬嗎？……謊謬？——簡直是野蠻，我不如說。……一種吃人的殘酷！你想，先生，假使當時阿維贊古城或麥新納城的房子知道地震要在幾天之內把牠們吞下，牠們還能照着全城建設委員會的決定，馴服地立在那月光之下嗎？……不行啊，先生！——雖然牠們是磚石，牠們也要設法找兩條腿跑開呢！還有那些住住裏面的人們，如果他們知道什麼要發生，知道他們在幾天之內就要死，你想他們還能不晚照常睡覺嗎——精緻地摺好他們的衣服，把他們的鞋放在門外，然後舒舒服服地鑽到他們床上的潔白被具裏去？……你想他們能嗎？

「頭客」但是，也許你的夫人……

「嘴上生着花的人」等一等。……如果死，先生，是和那些常在你的衣箱上爬

的奇怪的，厭人的蟲子一樣……譬如，你現在正在旁邊上走着路……一個人忽然向你走過來，止住你，然後，小心地伸出兩個手指，對你說，「對不起，我可以替你把牠彈掉嗎？」……於是他使用那兩個手指把那蟲子彈掉！……唉！……那就好了一……但是死並不像那些厭人的蟲子。許多人在你身邊走過，但是沒有一個人注意什麼。他們都在沉思着明天或第二天他們要做什么事。……現在，我，親愛的先生——看！（他站起來）請向這面走一步——（他把「顧客」拉到一旁，一直走到街燈的亮處）看！……我要給你有一點東西。……看見這個紅點嗎，在我的鬍子底下？——很好看的紫色，是不是？……你知道他們叫他什麼嗎？——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就像一句詩一樣——Epi-helsoma（1）——……Epi-helsoma——……自己念一遍，你就注意出她是多麼好聽了！——Epi-hioma——……但是死啊——你明白——死啊！……死從我身邊走過，把這個花放在我的嘴上——「一個紀念品，我親愛的先生！留着她

吧——不要錢！……過幾個月我就要來的！」（一停）現在，請你告訴我，先生——有這樣一個花生在嘴上，我能不能安安靜靜地坐在家裏，像那嬌女人所要求的……（一停）我對她叫——「是的——是的！……你不是要我吻你嗎」……「是的——吻我吧！」她說。……你知道她前天怎麼做？她拿了一個針刺破她的嘴唇，然後抓住我的頭打算吻我——吻我——吻我的嘴唇……因為她要同我一塊死，她說！……

（一）皮上病，一種很利害的病。

（一停）瘋女人！（接着，憤然地）但是我却無論如何不肯坐在家裏！我願意站在各處，看着鋪店的窗子，贊嘆着櫃台上的店員們的敏捷！……因為，你明白，如果我讓自己只關上一刈那——我就要發狂！……我簡直可以抽出一隻手，鎗來打死一個一點於我無害的人！……我不可以打死你，譬如——雖然你所做

的事情，據我所知而論，祇是誤了你的車！……（笑）啊，不是！不是！……

不要害怕。……我不過是在說笑話罷了！……（一停）啊——我必須走了。……

……（一停）弄得不好我也許把自己殺死——（一停）但是，你看，這正是果子市的節令，我是喜歡吃黃梅的。……你怎樣吃她們？——連皮，我想。——對

了！……你把她們切成兩半，把你的兩個手指一挾，把汁子吮進去，呃？——

啊，對了！……她們是多麼好吃啊！……（笑。一停）。啊——請替我向你的

妻子和女兒致意，當你回到鄉下去的時候。（一停）我可以想像出她們穿着白

色和藍色的衣服，在一個村口——面的青草上坐着。……（一停）明天早晨請你

替我做點事，當你回家的時候——有嗎？……我想你的別墅一定離車站有些路

。好——日出的時候你一定可以到那裏，是不是？從那裏用步行走回去也是很

有趣的。好——你看見的第一撮青草——就請你替我數數她們的葉子！她們的

葉數就是我妻活的日數！……（一停）……擇一片大的也可以——呃？……（

笑）好——晚女吧！……晚女……（走開，合着轉哼着遠處所奏的曼多林的調子。他先是向右邊的街角走去，繼而想到他的妻子或者正在那裏等着他，便嘴過身子向另方消失。「顧客」坐社郵桌譁然地望着他）。

幕 下

一場把戲

猶大雷辛著

反動好像一隻黑色的鸚鵡，已經伸開它的雙翼，遮住了一切生存和競爭的人。最高而最勇的革命健將都失掉他們的勇氣，有許多都不得已亡命外國——有的人還希望在較好的時期再回來，有的則陷在懷疑和失望裏。

屬於衣一類的就格勞斯曼，他由二十歲一直到三十歲，全在革命運動中工作。在瓦薩城街上，他打破過不止一個防礙物，在瓦薩城的屋頂上，他搖了不止一次革命家的旗子，他也有不少次奮身於鎗林彈雨之中。但定總因他對於

這種聖事的勇氣和信心所助，使他回自戰場時身體平安，精神無挫。

然而末後連他也失了勇氣，每當他回憶已往的活動時——倘若因之被捕，盜刑不過是很小的懲罰——便使他不寒而慄。每夜必夢見執絞人的劊子手，穿着紅衣服，向他龇齒發笑，把他曳到很高的絞架上……逼他向高處爬，一直爬到架頂，那上頭高得可怕。此刻忽又從上面掉下，把他嚇醒，自己已經浸在冷汗裏了，此時他恐怖已極。像影子似的，他蹣手蹣腳地在「和街」的平上行走，一見軍警便打戰，疑心人人都暗探……

現在祇剩這一着了——逃走。然而最奇怪的，在十年革命運動中，大胆出入邊界的格勞斯曼，現在一想到與舊日可靠的同伴一塊出境，竟恐慌異常起來。當他的總友，也都是舊日的革命戰士，問道：「卡尹，你爲什麼老不逃走呢？」他必慄栗地答道：「我一想到邊境便寒戰他們現在查得嚴呢」。

因此他的朋友們——都是作過革命領袖的——沒有一個再來鼓勵他按老法逃

走的了。這更使卡尹胆寒了。像一個野獸在籠內蹣跚來踱去，他成了大瓦薩城的孤影，總想找一條出路……

有一天，他心緒多亂地在薩克公園散步，可是每一轉灣必遇見一個憲兵，後來，他碰見了亨尼西：亨尼西是富人子，在革命時非常活動，和卡尹很熟。亨尼西把他領到一個僻靜地方，向他小聲說：「卡尹，你願意用合法的方法出國嗎？」

「那還用你問！」卡尹連忙回答。

「好，聽我說。我的妹妹厄達要將起程到柏林去見她丈夫散德羅維支。護照上寫好兩個人的名字，但她丈夫固有特別的事，提前出境了……因此你可以用這張護照，假充她丈夫去旅行。」在卡尹的記憶中，閃出厄達那雙黑睛和那迷人的模樣，他雖然認識她，但祇在革命時期同她談過點關於戰爭的事。現在聽說她已結婚了，他覺得心如搔癢，臉都變白了，他連忙答道：「是的，當然，我非常願意假充她丈夫出國。」隨後見亨尼西疑心地望着他，他又加上一句說：「因為

享尼亞向來是個可親的小夥子，他在他背上擡子一下，「你——被擡。我們不用愁那個。」他斷言道。

他們約好一星期後起程，便分手了。

卡尹覺得這一星期過得同一年似的慢，但並不是因為急於要難瓦薩城和撒的恐怖，乃是因為他希望要假充美麗的厄達的丈夫去旅行。他把這件事情看為極重要，每當他躺在他那偏僻的屋子裏時，他冥想出散德羅維支的青年妻子的漂亮面龐——她不久便要受他的照料了。——一種顫動的，新生的熱望佔據了他的心田……

波魯·散德羅維支——波魯·散德羅維支。牠把那人的名字念一遍又一遍，以免在關口上露出馬脚。如此在一個星期中把這名字念了無數遍，他起始覺得自己不再復為卡尹。勞勞所曼，舊日的革命家，而是波魯。散德羅維支，一個柏林大

學的學生，美髮的二十五歲的男子，厄達愛得發狂的人！

「好，這是你的妻子！」厄達的父愛向卡尹說，他是個身量高大，骨格粗闊的猶太人，有一副大的鬍子，在他那貴族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金邊的時鏡。卡尹聽完這話，有一陣溫柔的熟氣佈滿全身。他含羞地偷偷瞟了一下窈窕的厄達，此時她穿着旅行的服裝，正向他嫣然微笑。

「好好照顧她。」她母親增說。她是五十上下的婦人，大眼睛，穿着黑色衣裳。

「她同我眼中的矚子一樣寶貴。」卡尹熱情地隨口而出，忽然自覺失言，臉紅起來。

「千萬別忘您是波魯·散德維支！」厄達警告說，向他發出同樣柔媚而又愛的微笑。

「我一定記得牢牢的。」卡尹用同樣熱情回答。

「這是護照：我現在是在您的手握了。」厄選把本子給他說。

他小心地把牠放在袋裏，凝視着厄達，順口說：「交給我是再妥當沒有了。」

「剛說完又反悔起來。」

到關口要坐三個鐘頭的車。在這三個鐘頭內，他坐在她旁邊，因想與她更親密一點，他忽然轉過頭來，提議說：「我想可以幫助我們免除別人的疑惑，如果我用「你」稱呼您，您也用「你」稱呼我。」

在說完這簡短的提議而等候她贊同的時候，他的臉變紅了，他的心臟亂跳起來。

「我不敢說」她遲疑說「高等社會裏夫婦是否用「你」相稱。」

「但是不如此也許會引起別人的疑心呢——我意思說，「你」比較適宜於我們。」他說服道。

她終於同意了。

不幸卡尹找不出機會用這兩個字。末後，望眼欲穿的機會來了。這時他正凝望窗外。太陽像血紅的圓盤，正落在濃蔭的樹林之後，用它將死的光輝把樹梢都鑲上金邊。卡尹被這美景所迷，喊道，「看哪，厄達，你看哪，多麼美麗！」

厄達站起來向窗外遙眺。「妙啊」她說。

卡尹正坐在她的右旁。可是他並不看落日，却端詳厄達的面龐，他悲哀起來了。

他們一齊坐下，厄達開口說：「您要知道——」

「您要知識，」卡尹改正道。「要是如此，我恐怕要露馬脚了。」

「不要愁那個。」她堅持地回答說，「你要知道我們快要到邊界了。」

「唯其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更須謹慎。那麼，你說什麼，厄達？」

她溫和地一笑，答道「你真要百般的玩把戲啊！」隨後，更戲謔地說，「我說，我親愛的散德羅維支，我們不久便要到邊界了。」

「到邊界怎麼樣？」他也報以一笑，握着她酥軟的纖手。

她並不把手縮回。這使卡尹愈胆大了。他漸漸地接近她，挾得十分緊，溫存地向她小聲說「你是怎樣一個可愛的，乖乖的孩子啊！」

她用她那兩隻黑眼瞅着他，默然無語。

末了，火車快到亞歷山德羅那邊界一站了。火車突然開得猛速驚人。一個高大的憲兵，有一副可厭的鬍鬚，進來了，用官場的聲調喊道：「護照。」

卡尹把護照拿出，交給那憲兵。

「你呢？」憲兵用俄語問厄達。

「她是我的妻子。」卡尹用同樣語言回答。

「好好」憲兵說，好像承認了這對夫婦，卡尹覺得這承認給他以莫大的恭

維。

憲兵把搭客的護照都收齊了，出去的時候把車箱的門鎖上。

「現在我們真是夫與妻了。」卡尹熱情地向厄達小語。

「是的，自然，」厄達點一點頭。

她的勉強承認使卡尹十分快樂，他大膽轉身向她柔聲問，「你要吃一口東西嗎？」

她笑了一笑，溫和的答道，「不是我要吃，或者是您要吃罷——哦，我說錯了，你要吃，親愛的。」她趕快改正。

「是，我真餓了。」

他立起來，把她的旅行袋取過來，其中盛着他們的點心，交給她。

她開了袋子，把她母親預備下的食物拿出。

「祝我母親長壽。」厄達一面吃一面祝道，她那兩隻黑眼變得愈大愈黑了……

「吃罷。散德羅維支。」她催促卡尹。

「是的，我的小鴿子，我吃。」

厄達大笑起來。

「你是個完善的藝術家啊。」她在他耳旁小語道。

「爲什麼？」他問……

「我的天哪！」她小聲嘆，佯爲嗔怒的樣子，因爲他不明白，說完又接續了。

正在此刻憲兵來了，跟着一個長官，交還護照。

「波魯。散德羅維支！」

「在這裏。」格勞斯曼應聲道，心中不無猶遲。

「你呢？」

「我的丈夫。」他指卡尹說

「好啦。」那官長同意了。

卡尹·格勞斯曼此時把革命呀，障礙物呀，和對於軍隊的痛恨都忘了，却對

這位少年軍官深抱感謝；過了一會，等憲兵和官長都出去了，他批評說，「他們中間也有不少好人。」

「盼望厲鬼附着他們兩個人。」厄達不同意，頗拂他意。火車起始開動了。

「我們出境了。」她歡然說。

「我們照舊是夫妻……德國也不比俄國好……我們仍要彼此稱『你』。」

「就如你所說罷。」厄達不關心地回答「就用『你』罷。」

每一停必有許多旅客下車。不久厄達和卡尹就成了車箱內所唯有的一搭客了。

「祇剩下我們！」卡尹歡然喊出。

厄達不明白他的快樂從何處來。她冷冷地望着他說。「現在我可以用你的真稱呼你了。那麼格勞斯曼先生，你在德國有什麼計劃呢？」

「德國，」卡尹一想到這裏便打戰，「德國麼？」他沈默下去。

他囁嚅不能回答。他忽然悟到這把戲已經過去了；他現在又回到真實的，頑

梗的，悲哀的現實世界了；不久瓦散德羅維支將要把這美麗的女子據爲己有，而他，卡尹，則將在孤獨中無目的地在柏林城中漫游。凡此諸念皆把他束縛得不能動轉，他被長遠而艱險的前途的恐懼所壓住了。

他遙瞰窗外，夜色如漆，時時有一個小光——一個渺遠的光芒——閃過而溶於夜之中。

唐人街的故事

美國費爾士著

本篇係由美國威廉·費爾士（William E. S. Fales）所著的短篇集 *Bits of Broke! Chi a* 一書譯出，篇名原為 *Turning of the worm* 為醒目起見，改為今名。費爾士曾於清光緒年間我國居住過多年，對於中國極有好感。他因鑑於當時一般西洋作家不是把中國人寫成詭計多端的惡魔，就是寫成卑污苟賤的畜生，因而竭力在此書中暗示中國人不僅不惡劣，而且誠樸真誠，不過與西洋人在生活上及風俗上略有不同而已。書內共收短篇小說七篇，均以紐約唐人街的華僑生活為題材描寫我國人

的種種機智與美德。可惜出版的時日遠在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當時美國人正因為義和團之亂而把我國目為野蠻之邦，同時中國人又還沒有對於西洋文學開始認識，所以出版後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否則一定會成爲好銷書（Best sellers）之一，不讓賽珍珠專美於前了。但正因爲此書是出版得那樣早，出版於庚子之亂以後兩年，出版於中國人還在苦辦纏足的時代，它的作者更值爲我們的感謝。所以，本篇之譯出，與其說是由於它的文學上的價值，不如說是爲的要表揚這位中國的老友的盛意。

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譯後記。

當貝拉。替爾曼離開泡夫吉普西地方，到紐約來的時候，他的動機是想見見大世面，如之，她對於那家小乾貨鋪的工作已經有點厭倦了，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格朗黛夫人，貝拉對她簡直厭惡到萬分，因爲她有許多地方使貝拉極不舒服。

不知是由於幸運還是命運的驅使，這位小姐一到紐約便認識了一位在賭徒中

綽號「鑽石哈萊」的人。這人一天到晚穿得衣冠楚楚，臉上剃得光溜溜的，而且態度非常謙遜，這些動人的特點是他那職業的主要本錢。

他的職業提起來極為平常，就是把那些被稱為「阿木林」「壽頭碼子」的人的袋中的錢變到他自己的袋裏。不消說，他的道德律的性質是極着伸縮自如，方圓隨意的。

貝拉和哈萊見面之後——使一見而生情。不到一星期，他們就結了婚，並且在斯泰衛由廣場附近租了一層樓，享起伉儷之福來。

剛剛那幾天這位先生的生意很好，於是他兩便在一處大過其一般賭徒們所謂的高等生活。他們赴戲院，赴音樂會，赴屋頂花園，他們在唐人街，在大飯館，在赫曼曼飯店吃飯。他們吃鴉片並且費相當的時間去研究好酒，使他們成爲頭等酒店的内行主腦。

好夢不長，有一天早晨，貝拉接到哈萊一封短信，信內雖只聊聊數字，所傳

來的消息却也不少，可謂此種文字之模範，其文如下：

「貝拉：我有遷地爲良的必要。照着你自己吧，因爲我幾個月之內是對你無能爲力的。最好去物色一個闊老。我們的結婚是假的。——哈萊。」

她把信投在地下。這封信並沒有給她以什麼特殊的打擊，這是連她自己都有點驚異的事。她沒有悟到她的敏感性已經被牠所經驗的那些不斷的物質的快樂所麻木了。她已經不自覺地達到了一種程度，在這種程度上。她的天性只能被物質的原因所影響，而不能被更高一層的原因所影響了。

房租到期了，而她的袋裏只有一塊多一點錢，好在她對世事看得很透，所以倒不至於鼻涕眼淚一大把。說一句心坎裏的話，她並不怎樣後悔放棄她的浪漫生活。不管一個大都市的享樂生活在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看來是如何眩目，結果却一定使人感到傷胃的。

她已經厭倦於那種昂貴的生活，決定再去自食其力。剛巧她的運氣很好。她

在沿占廣場附近的一家領帶工廠裏弄到一個位置，她在泡夫吉普西地方的工作經驗對於她顯出很大的益處。

工廠裏的少女們都是按件數領取工資，而不是按日的；不到四十八小時，貝拉就發現她在她的新職業中每星期可掙八塊錢。她離開了那層舒適的小樓，在離工廠不遠的一個公共住所裏找了一個甬道的房間。她認識了住宅裏的許多別的房客，其中有一位是甬道對面的兩個房間的住客。

這位住客是一個中國青年，名叫李玉，在汪錫昌銀號裏做事。她以前到煙館裏去玩的時候，曾經碰到過幾個杏眼的中國人，因此她對他們已經失去那種對於未知事物所懷的恐懼和羞怯。她注意李玉比起他的別的同鄉要長得好看一點，而且穿得特別整潔。

在她遷入新家以後一個月的光景，有一天晚上她聽見有人在她的門上輕敲了一下，及至開門一看，一個人也沒有，而門鈕上却有一個眸子，裏面裝着一籃紅

中橘子。過了幾夜，門上又有人一敲，而這次門鈕上則是一盒糖果。

糖果之後是半打絲手帕，絲手帕之後是一雙手套，接着又是一卷精緻名貴的絲帶。這絲帶以後又來了一雙法國女鞋，就在這前後她發現一件她疑心已久的事

——送禮的人李玉。

一天天的過去，她看出他的愛情是既深且誠，弄得她對於這件事有點莫明其妙。這少女原是不會生出任何深遠的熱情的，因此她也就不能瞭解她的東方求愛者的情感。他的不斷的傾心贏得了她的感激；同時他的周到使她的生活舒適，甚至幸福。一點一點地，他使他自己成爲她左右不可少的人，因此當他有一天晚上向她求婚時，她竟毫不猶疑地接受了他，也許這是由於她對於工廠裏的苦工，對於那些在工作室中不得不接觸的男女成到了非常的厭倦的關係。況且哈萊既然已經宣佈她的第一次結婚是假的，她覺得愛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

結婚是不平靜地過去了，主婚人是最本區的參政員。李玉送給她許多婚禮，

止他的親友們也按着中國人的照例的慷慨，給他們送禮。

他找了一層較大的樓房，把它用半中半西的樣子佈置起來，

這是一處很漂亮的地方，安排得雅緻可愛。李玉具有一種愛美的天性，所以雖然他並不是一個豪富的人，却肯毫不吝惜地花錢來把他們的家收拾得舒適美觀。他是一個忠誠的丈夫，總是用周旋不息的禮物來表現他的摯情。不到一年的工夫，貝拉已經比她過去一生都闊氣多了。她有許多好的穿戴，一大堆手飾，而且至少有一百玩現款。他本極快樂，但是她的天性是生就了的一堆矛盾，因之，雖然環境很好，她却悵然地回顧到她和鑽石哈萊在嗽獅區半夜裏靠燭燈的那種日子。

她的配偶的種種美德，反而使他感到惡心。他永遠是溫和的，客氣的，遇到的，愛好家庭的。他常陪她到劇院場去；有時天氣好，就帶她到海邊或內地的山林風景區去遊覽。

在她結婚已滿一年之後，有一天她又在百老匯路遇到哈萊。

她的一顆心誠直敢不轉來了。由於見面時興奮萬分，她竟沒有注意他的衣服已經有些破爛，而他的瀟灑的外表也已經大為減色了。

他看到自己對於這少女的舉情仍舊擁有相當的力量，心裏異常高興。於是，一半由於這個原因，一半由於未死的愛情的復活，他居然誘得這愚蠢的女人離開了她丈夫，同他逃走，他們在龐德街住了下來，在短期中，貝拉總算相當地快樂了。然而，不知怎的，她覺得哈萊的舊日的長處已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給她以強烈的樂趣了，她開始注意到它們的空洞性，並且在漂亮的外表下面窺到憂慮和痛苦的身影子。可巧哈萊的事情不大興隆，她就慷慨地把她的錢以及她的比較值錢的手飾交給他。

過了三個月，貝拉又發現自己被哈萊所遺棄了。這次却連一封信都沒有，而且，更糟的是，她的全部的精華也隨着那無義的人不見了。

有一天早晨，當他正出去買東西的時候，他把一切都屈捲一空，等她回來時，她的財產已經幾乎一無所有了。這是她有生以來的最可怕的打擊。只要跟他在一處，她情願恬靜地爲他受窮，甚至爲他挨餓。

這時，和萬分自私而無情的鑽石哈萊對照起來，她忽然想起了李玉的姿態。她覺得她的心陡然沈下去了。接着就人事不省地倒在地板上了。

當她醒轉來時，她感到又難過又無力；有什麼事出了岔子；有什麼事要發生了。她也不知道自己害的是什麼病，她那發熱的想像中忽然生出死的恐怖來。大已快近黃昏，在她窗子下面，電燈剛剛亮了起來。

緊接着死的恐懼而來的，是孤寂的恐懼，是瘋狂地想接近一個她們所知，她所愛的人。這時她所想到的唯一的人就是她的合法的丈夫李玉。

她把僅有一點東西收拾在一處，走到最近的電車站，乘電車到洽占廣場。當她下車時，她膝腿蹣跚，週身都有一種奇怪的無力之感。她葡萄看從那街角走到

那件舊日的公共住宅，緩慢地爬上樓梯，在李玉的門上輕輕敲了一下。她聽見裏面發出一個響聲聽出是他的脚步。

當他扭轉門鈕，動手開門時，她的血忽然向她頭湧了上來，她的筋肉也同時顫抖起來。沒等他來得及開口，這少女已經暈到在他懷裏了。

醒來時她發現自己是躺在一個紫檀木的小榻上。榻的一邊立着李玉，另一邊立着一個醫生。

「夫人，妳病得很利害，」醫生說，「但是，假如妳聽從我的指導而且處處小心，妳就會好的。」

他開了一個方子就走了。

診斷很正確。病象顯出是腸熱症。有八星期之久，貝拉都處於陰陽兩世之間的那種飄渺的境地。然後她開始痊愈起來；又過了兩個星期她才復元。

在這整個的期間，李玉的忠誠簡直深得有些悲慘。在他那黃色的皮膚之下，

有一種強烈而不斷的母愛。他彷彿永遠不離她的左右。他親手清除那兩個房間，然而却做得如此得法，竟從來沒有吵擾過她。她床邊的那張桌子，永遠擺着水果和鮮花，而且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她一覺得有點餓，便有一托盤從什麼地方端來，上面裝着她往日最愛吃的美饌。

整個的事情都彷彿是一個神祕，一個奇蹟。她本來預料着一場辱罵，且會毫無怨悔地去接受辱罵。她本來担心着拒絕，而且假如直截拒絕，也不會感到失望。但這種無限的善意卻超過了她的理解力。

最後有一天，她唐傑健壯起來。在中午，她和李玉吃了一頓愉快的午飯。離開飯桌之後，她把這位中國人在她神志不清的時間替她買來的一件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又對着鏡子把帽子戴上然後轉過身來說：

「你看我這樣子好不好，李？」

這位中國人這時已經直起身來，一面說着話，一面拉着她那監調的短掛。

據她事後回憶起來，在她的長期的病因中，他雖無對她非常親切，却從來沒有吻過她。

他仔細地打量她，但他的眼是釘在她的臉上，而不是釘在她的服裝上。

「妳的樣子很好，貝拉，很康健，很強壯，很美麗。我過去曾非常愛妳，貝拉，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們早已把它忘記了。妳這次病看到我這裏來；我因為曾經愛過妳，所以盡心照護妳。但現在妳既然好了，我也就沒有什麼別的可做了。妳以後也許有緩急之需，也許有爲難的地方，所以現在趁妳一去不回的當兒，妳最好把這筆錢拿去，爲的好在妳得到着落以前，可以快樂度日。」

他把一捲鈔票放在她的手裏，送她走到門口，把門打開。然後他握着手，帶着東方人的那種深不可測的莊嚴的神氣鞠躬下去，一直到她跨過門限，走到看不見時，他還低着頭，兩眼俯視着地板。

懷托爾斯泰

俄國蒲雷著

我可以說是一身都在熱情地愛着他，我覺得我之會會見他幾次也算是我的最大的運氣。

柴霍甫有一次對我說（照例是，突如其來地）：

「聽清楚我的話：托爾斯泰一死就什麼事都完了。」

「文學呢？」

「文學也要完的。」他回答。

這是在克里米（Crimes）的事。那天柴霍甫曾坐車到加斯普拉（Gaspria）

216

去拜訪正從疾病中復原的托爾斯泰。當他東裝就道的時候，他一遍又一遍地說：「我現在完全不知道怎樣好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去見他。我是誰也不怕的人，但是他却使我抖戰！想想吧：他就是寫娜安怎樣看見她自己的眼睛在黑暗中發光的人呵！」

他費了幾乎一小時的工夫來決定穿什麼褲子。興奮地穿着衣服，他完全變得像一個青年人一樣，他的 Pinceen（夾在鼻子上的一種眼鏡）也掉了，只是帶着他那半熱半滑稽的常態，不住的從更衣室裏一時穿這條褲子出來，一時穿那條褲子出來。

「不行，這條太狹了，」他說。「他會以為我是個執袴公子，一個 Check-hote。（註一）」

他又回去穿上另一條，大笑着出來：

「不行！這條街直像黑海一樣寬。他會以為我太愛舒服了。」
當他從加斯普拉回來時，他更興奮了。忍住了笑，他敘述說：

「一個奇怪而又驚人的老頭子！我在她的床上坐了半天，聽着他講東講西！有時也講到我。接着我便站起來告辭。他攔住我的手腕，突如其來地向我說：『擁抱我罷』，接着，吻了我一下，忽然把我的嘴移到我的耳邊，用一個迅速的老人的聲音說：『可是——我可不成贊你的戲曲！沙士比亞是個腐敗的戲劇家，但是你却比我更壞！』」

當天晚上他向我抑鬱而嚴肅地說：

「聽清楚我的話，托爾斯泰！死就什麼事都要完了。……你認識他比我久——千萬把你的印象寫下來吧。只想想我們對那些親見過善希虛的人是多麼羨妬罷！」

△

△

△

△

△

△

我是幾時知道托爾斯泰這個人的存在的呢？總之，是很早罷。還在兒童時代，我就對他有了某種觀念——並不是由於讀他的書，却是由於在家裏常聽到的關於他的談話。無意之中我還可以記起我的父親講到我們鄰近的地主們怎樣讀他的戰爭與和平的話：有的祇讀『戰爭』，有的祇讀『和平』，這就是說，有的把關於戰爭的事都丟在腦後，有的——則正相反。即是在那時，我對托爾斯泰的感情也並不是簡單一致。父親有許多嗜好和缺點——他不理田產，一味放蕩，吃酒，賭錢，有時出去許多星期去打獵。他不時地引普希金或屠格涅夫來辯護他的行爲：

「祇有上帝是無罪的，我們的普希金不是若沒有一瓶香檳酒就一行也不能寫嗎？他也不理他的田產，他完全是個極端的 Bon Vivant（享樂派），一個賭徒，一個決鬥家——像火藥一條急性。總而言之，他和我是一個模子造成的。」

或者：

「屠格涅夫是什麼樣的一個地主呢？他一打獵就是好幾個月，接着不是今天

跑巴黎，就是明天跑巴黎。我至少在管理田畫上還是個專門家，他却在這方面連A和B都分不清。」

有時他也許講到托爾斯泰：

「我和他還有一面之交呢，」他總是這樣毫不注意地說。「我們是在克里米戰事裏在塞巴斯脫堡（Sebastopol）相遇的。又是一個寶貝！一見了紙牌就紅眼

我記得我那時總是帶着羨妬和敬意望着我的父親；他見過托爾斯泰哩！

我爲什麼對於一個我一個字都讀過的人有這種感覺呢？他是個作家，這在我就夠了。我從小就把作家們認做與衆不同的人；不自主地，不自覺地，得便對他們起了一種特別的崇拜，一種狂喜的愛慕，一種不能說的情緒，一直到現在我都不能明白或加以詮釋，正如我說不出我自己是怎樣，幾時，或爲什麼成了一個作家似的。我覺得回答這些問題正如解釋我爲什麼存在是一樣的不可能。當作家

這個職業（好像是弗德魯斯的決定似的）成了我的命運時，詩人和創靈的心靈問的生摺便成了我的一個第二天性，我的確記不起我什麼時候開始讀托爾斯泰，或者我是怎樣竟把他列在別的作家之上。有時一個人可以突然發現一件精美寶貝的東西。我和托爾斯泰的關係却不是這樣：我想不起這種時候。大概地說，我不相信我在兒時，幼時，和青春中所遇的好東西曾有什麼使我突然驚喜；反之，我總覺得我彷彿早已認識了牠們，因此遇見時也不過覺得高興罷了。譬如，我遇見高山和大海時也是這樣。我還可以想起，當我從塞巴斯脫堡火車前一個窗子裏瞥見那隱在朝霧中的碧藍的海灣時，我是怎樣地深深受了感動，開始高興得顫抖起來。但在我的快樂中並沒有一點驚異的成分，因為這不過是因為重見了我所愛的，我所熟見的——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而快樂而已。我之初次讀到托爾斯泰的作品也是這樣。

接着許多年中我只是一味地愛他，幾乎愛他的每一行作品，愛他的人，愛我

心裏所造出來的他的影子。這使我起了要去見他的苦痛的夢想。這夢想是長久的，堅定的，苦痛的，然而怎樣去滿足牠呢？去到雅司納亞，波里亞娜（Yasnaya Polyana）去嗎？請求托爾斯泰讓我至少見他一次嗎？但是，像我這樣一個不知名的流性的孩子，我是憑什麼理由，有什麼臉去出頭呢？有一天我在也制不住自己了：在一個美麗的可愛的夏日，我忽然套上我的套鞋，飛奔過原野的村路，向魯與維司納亞，波里亞娜同一方向的愛弗萊莫夫鎮（Efremov）跑去。——這地方大概離我們的地方有一百哩。一到了愛佛萊莫夫，我便失了勇氣，決定在那裏宿下，把這事再仔細放慮一遍。因為興奮和不能決定應否再向前走，我通夜都沒有睡。我在那鎮裏逛來逛去，一直到如此疲倦，以至，當我在天亮走到市立公園時，我立刻使倒在第一條長凳上睡了。醒來時我似乎已清醒了一點；沈思一會我便，套上套鞋，慢慢地又向家裏走來了。

到了田莊，佃戶們都取笑我說：

「呃，少主人，少主人，你怎樣竟讓套鞋在二十四小時裏跑這麼多的路呢？你是追誰去呀？你愛上了什麼人呀？不用說，十成你什麼都沒弄到手。」

是的，我什麼都沒弄到手：我白白地等了許多年想見托爾斯泰。

不久，因為愛那種純潔，健康，在自然的環境的好生活，——作勞苦的工作，穿簡樸的衣服，不但同情一切貧苦者和受壓迫者，而且還要和一切植物和動物作朋友，——更是因為自己渴嗜藝術家的托爾斯泰，我便成了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自然在這事裏我也不是沒有一點祕密的自私的希望，那就是，希望這種改善可以有理由見他，也許甚至成爲他的親近的一團。這樣，我的訓練，我的試驗，我的托爾斯泰派的入門便開始了。

我是住在波達瓦 (Podava)，爲了那裏也有一羣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原故，我不久便和他們相熟了，在大體上說，他們都是些氣焰萬丈的先生們；但我却竭力忍受着。我第一個注意的是一位名字叫克羅曾斯基的人，他在某種人中是個很出

名的人物，正如那時的風氣，儼然是個加龍甯（John）小說中的主人公，人生的指導者。他是個高瘦的人，穿着高桶皮靴和斗篷，一張灰色的小臉，一雙深藍的眼睛。他們是個狡猾無禮的流氓，一個不疲倦的長舌頭，永遠向人遺着忠告，永遠向人雄辯着，永遠用他那突然的笑話，他那兇惡的反駁，他那在漫遊各城的路中所養成的談話行事的法子來壓人，還有一位波達瓦的托爾斯泰主義者，也就是佛爾肯斯坦博士，在門閥上和性情上都是個貴族（一個和Ob.sky（註））差不多的托爾斯泰式的人物。）當克羅普斯基初到波達瓦時，他第一便跑去見他由他的介紹與當地上等社會開始接近。佛爾肯斯坦介紹他時說，他在神教上是個教師，在遊戲上是個能手。於是克羅普斯基便作了這樣一個演說：

「是的，是的，我已經看見你們在這裏是怎樣活着：你們扯謊，你們貪吝，你們向那早該用炸藥炸掉的教堂裏的偶像們致敬！誰能把這些浸透全世界的謬妄和醜惡完全掃盡呵！就拿下面這件事說罷。當我坐火車從哈爾濱到這裏來時，

一個叫作「車手」的人走到我跟前，對我說：「你的票！」我問：「你這話怎樣講？什麼票？」他回答「什麼，你旅行所搭的票。」於是我便很合理地問：「對不起，我是搭火車旅行不是搭票旅行。」「那麼，」他說，「你的意思是沒有票嗎？」「自然沒有。」「那麼我就要在下一站把你趕下去！」「很好！」我說，「這是你的職務，我的職務是旅行。」果然，到了下一站他們便走過來叫我下去。「但是我爲什麼要下去呢？」我說，「我在這裏很舒服呵。」「你不願意下去嗎？」「當然不願意。」「既是這樣，我們却非要叫你下去不可。」「你們非要麼？我不去。」「既是這樣我們非要拉你或抬你了。」「好，抬我罷，這是你的職務。」你猜怎樣？他們果然拉我而且用手抬我，這在大衆眼前真是一幕好戲。

兩個勇敢的小伙子，兩個本應該去耕地的農夫。」

這就是著名的克羅斯羅。其餘的都沒有他這樣出名，但也都是大人物。此外還有D兄弟，他們是波達瓦附近的地主。雖然外貌很謙卑，實際却是非常地

糊塗，蠢笨，而且自大。此外還有利昂梯葉夫，一個罕見的，美麗的，瘦小的青年。從前做過御林侍官，現在以農夫的勞動自苦，常喜歡欺人地說這種勞動使他快樂。此外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猶太人，外貌上是個純粹的俄國佃戶，後來改名爲泰內羅摩。他對一切人都是奇怪地謙虛自重，同時又是一個討厭的修詞家和詭辯家。他的手藝是桶匠。我之加入那裏也是由於他的保護。在「教義」上和自食其力的方法上他是我的主要的教師；做了他的徒弟，我學會怎樣把鐵箍釘木桶上。那些木桶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也是因為牠們多少與托爾斯泰有點聯接，使我可以希望有一天見到他，與他認識，與他接近。的確，使我大喜若狂地，這個希望不久便出人意外的實現了。當全體兄弟都開始把我認爲自己人時，佛爾肯斯坦便邀我（這是在一八九三的底）和他一同做一個旅行，先去拜訪哈爾可夫省的「弟兄們」，然後就到莫斯科找托爾斯泰。直到現在。

「一勞苦旅行！我們坐三等車，時時換着車，馬車也是永遠最「下等」的。我們祇吃「素」東西，換一句話說，簡直吃垃圾。有時佛爾肯斯金還要發性子，當車停住時，他忽然會跑下去，到小食店帶着餓鬼的神氣一口氣灌下兩杯燒酒，塞進一些燙熱的包子，回來還對我這樣說：

『我又縱慾了，因此我很苦癩。雖然如此，我現在仍舊可以和自己打仗，仍舊知道是我制住包子，並不是包子制住我。我不是包子的奴隸；我要吃牠們就吃牠們，我不要吃牠們就不吃牠們』。

這次旅行的最苦的部分就是我恨不得一時就到莫斯科。可是我們所選的却是最壞的，最「平民」的火車，此外我們還得和希爾科夫（Hil'kov）地方的「弟兄」們相處些日子，和他們每個人都交接一遍，爲的好「勉勵」我們各人。我們和他們相處了三四天，在這期間我對那些帶着聖容道貌的中產農夫，對於他們給我們在他們的草房裏所備的臥具，對於他們的馬鈴薯包子，對於他們的唱聖詩，

對於他們的所講的那可怕的沒有頭的與「領袖和牧師」的鬥爭情形，對於他們那關於聖書的毫末俱分別博學的討論——生了極端的恨惡。末了，在一月一日那天我們又上了旅途。我記得那天早晨在路上走着時我的心裏是如此快活，竟使我完全忘了自己，順口而出地說：「新年快樂，佛爾肯斯山下」爲這個佛爾肯斯堪便把我大罵了一頓：「新年，什麼是新年？」我可曾理會我所說出來的是什麼廢敗的蠢話嗎？但是我却不在意，我默聽着他的申斥，心裏想：「很好，很好，也許這是無聊的蠢話，但是明天晚上我們就可以到莫斯拜，後天我就可以見託爾斯泰了……」的確，事情果然是這樣。

佛爾肯斯山把我氣傷了：我們剛一到了旅店他便跑去見託爾斯泰，却不肯帶我去。「不可能呵，」他說，「不可能呵。託爾斯泰先生是必須事先通知一聲才能見的。我先去告訴他罷。」他急急地走了，夜裏很晚他才回來。他也不對我述說他拜訪的情形，祇是隨口他說了一句：「我覺得就好像喝了一杯生命之水似的

「從傷口裏噴出來的氣味，幾可以十成地斷定他在生命之水外還喝了一些法國葡萄酒，大概也是爲的要證明是他制止法國葡萄酒，不是法國葡萄酒制住他罷。然而他也作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他的確已經告訴託爾斯泰我要去拜訪。我真希望不到他竟會這樣熱心；他其實倒很可愛，不過舉止却輕浮怕人，這位漸漸發胖的皮色深黑的，漂亮的，微帶女性的人。但是他的確通知了託爾斯泰，因此我便終於——在第二天晚上——心臟亂跳着跑到漢冒夫尼基田莊。

我怎麼能夠把我到了那邊的情形通通描寫出來呢？

那晚是一個有露的月夜。我跑到那裏，便停了脚步控住自己的喘息。在那條小空街上一切都沈悶無聲。在我的面前是一座大門，一扇敞開的小門，一個滿覆殘雪的落。靠左邊我不見一所老舊的木房子，有幾個窗子裏露出紅色的燈光，再向左去，在房子旁邊展着一塊很大的果園，果園上面，天空裏各色的冬天的星光正帶着一種幻渺的美閃爍着。的確，那時一切都像一個神仙故事。怎樣一個奇

怪的果園，或棧一個特別的房子，那些燈光的窗子是怎樣神祕而且有著重，在牠們後面他——他！而且是怎樣一種寂靜我可以聽見我的心臟在撞打——這自然是由於快樂然而不是也由於我在疑心着我應不應該向那房子裏窺一下就跑回去嗎？我拚命地跑回院子，跑進那門廊，拉了鈴。門立刻就開了，我看見一個穿燕尾服的僕人，一個輝煌的甬道，又舒服又溫暖，衣架上掛着許多皮衣，其中有一件羊皮外套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在我前邊是一個鋪着紅地毯的陡直的樓梯。在右邊，在樓梯下，我看見一個關閉的門，門後可以聽見琵琶和歡樂的青年人的聲音，就好像全不注意他們是在這個非常的地方似的。

「貴姓？」

「蒲甯。」

「對不起，請再說一遍，先生？」

「蒲甯。」

「是了，先生。」

那僕人走上樓去，但立刻，使我很吃驚地，便扶着扶欄連跌帶滑地跑下來。

「請到小客室裏等一下，先生。」

到了小客室裏我更是驚訝：我剛剛走進去，室裏後方的一個小門便開了，從裏面龍鍾地顯出——跳過兩三級門後的台級——一位身材高大，鬚鬚花白，兩腿微曲的老人，穿着一件寬大的家裏做的灰法蘭絨的外衣，一條與Pantaloons（註）相似褲子，一雙大頭的鞋，靈速，輕便，可畏，一雙射人的眼，一副下垂的眼。他一直向我走來（這時我覺得他的步伐和軀架與我的父親非常相像），很快約，輕輕地點着頭，他走到我的跟前，伸出——或者不如說扒出——一隻大手掌來，手心向上，輕輕地把我的手握著，出人意外地臉上露出一副迷人的笑容，又溫和同時又憂鬱，簡直說有點慈悲。這時我沒有見那雙小眼一點也不可畏或射人，只不過像動物的眼睛一樣尖銳罷了，雖然在他們裏面也有些憂鬱和慈悲。他的

稀淡的花白殘髮，髮端卷曲着，是照農人的式樣在中間分着的，他的兩耳開得非常的高，他的突出的額角覆着他的兩眼，他的鬚鬚是乾，輕，而且彎曲，透明得可以望見牠後面那略略突出的下頷。

「蒲雷？我在克里米所遇見的不是你的父親嗎，那麼你與格老梯康也是親戚了？唔，你來莫斯科是要久住嗎？有什麼目的？見我？一個青年作家？接着寫下去罷，假如你覺得有寫的要求，不過要記得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做爲人生的目的。……請你坐下把你自己說給我聽聽罷。」

他總是像他進來時一樣生動地談着帶着他的例常的禮貌，假裝看不見我的窮窘，時時替我說話，替我分解困難。他還說了什麼呢？他祇是一味地發問——我後來聽見人家說，他是最愛這樣做的。

「獨身者嗎？結過了婚？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同居就得把她當個妻子看待，永遠不應該離開她。你願意過一個勞動的簡單生活，那很好，不過不要囑額，不要

爲這種生活所限制。一個人無論在何種生活裏都可以做好人。」

我們是坐在一張小桌的旁邊。一盞很高的瓷燈柔柔地在一個紅色的燈罩下燃着。他的臉是隱在燈後，在一種淡淡的黑影裏。我只能看見他的外衣的灰色的軟布和他的大手——我願意用狂喜的溫柔去吻他的大手。我聽着他那老年的，微笑的，與他那突出的下頷合諧的聲調。忽然我聽見一陣沙沙的綠綢聲。我抬頭一望，吃了一驚，立了起來：一位穿着華麗的黑衣，梳着精緻的頭，帶着活潑而深大的眼睛的細高的女人正壯嚴地從客廳裏向我們走來。

「里歐，（註四）」她溫和而堅定地說，「你忘記了他們正在等着你呢。」

他也立起身來，舉着他的眼眉作了一個抱歉的，幾乎可以說犯罪的微笑，用他的小眼——在牠們裏而我仍舊可以看出某種動物似的悲哀——直直地望着我，又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裏：

「唔，再見，再見，上帝祝福你，當你再來莫斯科時就來看我。對於生活不

要大奢望；你現在的景况是再好沒有了，生活中沒有快樂，祇有牠的熱光——你應該撫養牠，和牠同處。」

我走了出去，完全迷亂地跑出去了，那晚上發了一夜的瘋，那時是如此清晰，如此混亂地在夢中一遍一遍的見他，一直到目前想起來都害怕。我時時從夢中醒來聽見自己正胡言亂語作着夢囈。

當我回到波達瓦以後我便和他寫信，也接了他幾封和善的回信，在回信中有一封他曾勸我不一定作一個托爾斯泰派，然而什麼都不能把我拉回：實在的，這時我雖然停止了釘鐵箍，但我却開始販賣調解社（駐五）所出版的小書了。我未經法律許可就把牠們拿到市上或村集上去賣，因之就被捕坐獄。很慚愧地，我竟受聖諭被赦免了。後來我開了一個書店，做了調解社波達瓦分店，却又把眼目弄得一塌糊塗，使我幾乎自殺。我到了莫斯科，在那裏我有很久的時候以為我自已是那些調解者的領袖和那些常在書局裏逗留着互相以生活問題相糊磨的人們的。

同志和弟兄。我在那裏又見了尼爾斯泰幾次。他常常在晚上忽然走進來，——或者說不如跑進來，因為他是用一種輕飄怕人的步伐走路——穿着他那羊皮的外衣在那裏坐個半小時或一小時，四面被弟兄們圍着，他們常問他這樣的問題：「託爾斯泰先生，假如現在有一隻老虎來追我，我應該怎樣？」

每到這時候他總是偏着地微笑着說：

「老虎？什麼老虎？老虎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呀？我生就沒見過一隻老虎。」

我祇再到他家去過一次。他們領我走過小客室——就是上次我和他在那紅色的燈旁所坐的地方——走過那小門，走上他後面的小台級，走進那小甬道。我膽怯地在右邊的門上敲了一下。

「進來！」一個老而尖的聲音回答。——

進了門，我看見一間小的屋子沒在黯淡的燈光中，因為屋裏一隻燃兩支蠟燭的古老的燭台正被一個金屬罩子覆着，接着我便蹣跚出在那放着燭台的桌子旁有一

個皮榻，託爾斯泰手裏拿着一本書正坐在那裏。我一進門他便立刻立了起來。彷彿十分笨拙地，甚至十分偏竄地，他把那本書丟到榻角。然而我的眼却很尖，我立刻就看出他是在讀，這就是說，重讀（也許和我們這些罪人一樣，這是第十次了）他自己的小說，剛出版的主人與工人。因為我對本書非常熱情，我便蠢笨地大大稱贊了一回。他的臉一直紅到頭髮根裏，搖他的手

「唉，不要這麼說了！唉，你說的是什麼！你說的是什麼！牠簡直是本壞東西，腐敗得便我都羞駭在街上走！」

他的臉那天晚上非常奇怪：瘦，黑，嚴厲，就好像是銅鑄的似的。他那時正非常傷心——他的最後的孩子剛剛死掉——七歲的萬亞。當我們讀完了主人與工人之後，他便精神百倍地提起這男孩。

「是的，是的，他是一個好看，一個可愛的男孩。這怎麼講？他死了？世界上沒有死，只要我們愛他，我們紀念他，他就沒有死！」

於是我們便一同走路到調解社。那是個三月間的夜裏，春風吹着街上的梧桐。我們悄悄地走過覆着殘雪的少女。他很快地跳着一道道的溝渠，我幾乎跟不上。他突然地，嚴肅地，尖刻地，說了一遍又一遍：

「世界上沒有死。世界上沒有死！」

世界上沒有死……然而，唉，在他躺在阿司塔波佛 (Астапово) 將死的那幾天，我却大哭了，這樣的哭法在那以前我平生只有三四回。我時時地回想着我見他的最後的一瞥。我那時正是一個冷風刺骨的晚上，我在莫斯科的阿巴特區走着，燈光在鋪店窗子背後輝煌地燃着，在霧中作白色。忽然他跨着他那突突的步子一直向我跑來，和我撞個滿懷。我停住了脚步，取下我的帽子。他也站住了，立刻便認出了我：

「呵，是你嗎？晚上好，晚上好！請你戴上罷，戴上你的帽子罷……唔，你現在怎麼樣，在什麼地方，一切都好麼？」

他那老臉是被冷氣侵得如此僵黑，簡直使人見了傷心。他的頭上戴一頂淺藍色的毛線織的帽子，好像這女人們所戴的一樣。他那隻從毛線手套裏伸出來的大手是冰一樣的冷。在談話的末後他頻頻地用他的冰手堅定而溫和地握緊我的手，憂鬱地用眼望住我的眼，擡着眼眉說：

「唔，基督與你同在，基督與你同在。再見……」

註一：Chekhole 是契霍甫寫滑稽小品時所用的筆名。

註二：安娜卡列甯娜中那懶惰，墮落，而又可愛的貴族。

註三：與織子相連的褲子。

註四：托爾斯泰名。

註五：托爾斯泰曾發起了一個慈善出版社，就是調解社，把托爾斯泰所愛的

作家的作品翻印販售。